



Roses in the Wind
Memories of our family's friendship
with Madame Sun Yat-sen

风中玫瑰

——回忆我家与孙夫人宋庆龄的友情

[法]高醇芳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

编审委员会

顾问

龚心瀚 金冲及 胡锦涛 张 磊 林家有 姜义华 熊月之
沈志华 李玉贞 盛永华 吴景平 邵铭煌 陈立文 宋曹琍璇

主任

鲁 平

副主任

许德馨 薛晓峰 秦 量 艾柏英 马玉成

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

季红星 沈渭滨 蔡建国 沈海平 朱士忠 王金山 邹 镭
黄亚平 刘金驰 陆柳莺 陈亚玲 刘国友 孙娟娟 朱玖琳
邵 雍 王锡荣 宋时娟

总策划

黄亚平

策 划

沈海平 朱玖琳

总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被誉为“国之瑰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在有关部门推动下，宋庆龄文献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逐步展开，先后出版了《宋庆龄选集》（上、下卷）、《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和《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等资料性著作，推动了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随着学术研究的愈益深入，海内外对宋庆龄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参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大家普遍感觉现有的宋庆龄文献资料已不敷使用，亟需有关部门开展有计划、全方位、系统的宋庆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以满足广大学者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为此，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决定联合开展此项工作，编纂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为有志于从事宋庆龄学术研究的广大学者提供服务，以期宋庆龄学术研究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大突破和成绩。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计划编辑出版六个系列，即宋庆龄的“档案文献”、“往来函电”、“回忆口述”、“报刊史料”、“海外译著”以及“最新研究”，将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但过去从未在国内公开出版，或虽已零星出版但从未完整、系统公开出版的有关宋庆龄的各类文献资料，以及海外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或文献类著作，分门别类予以编选出版和译介，同时也收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系列研究成果。

编辑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蕴含着非常大的工作量和难度，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充分支持和协作。为此，我们特地将系列丛书设计成开放的形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将符合这个系列丛书要求的作品或项目计划，交与我们评审，如果获得通过，我们将给予包括出版经费在内的各种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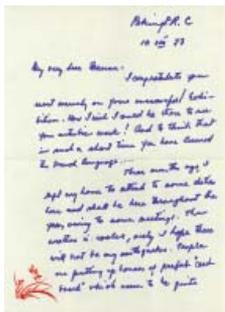
2011年是宋庆龄逝世30周年，我们特地选择今年推出这套丛书，以对这位一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女性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怀念。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

编审委员会

目录

Contents



总序

1. 重庆望族的英国大嫂 /1
2. 抗战中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坚分子 /17
3. 胜利后父母赴海外购置毛纺机器马达 /20
4. 回沪后继续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骨干 /22
5. 上海五六十年代的情景 /27
6. 乌云密布的恐怖日子 /42
7. 申请回英国探亲难于上青天 /51
8. 去找宋伯母、廖伯母 /54
9. 寒夜中送来的柠檬蛋糕 /56
10. 母亲与宋伯母的最后的一面 /58
11. 我为出国偷学国画 /61
12. 告别中国，告别宋伯母 /62
13. 香港小住 /65
14. 孤身去巴黎 /69
15. “真正的艺术家” /71
16. 为宋伯母提供染发剂 /76



17. 宋伯母为醇英一家饯行 /77

18. 法国芥末 /78

19. 一张 25 美元的支票 /80



20. 宋伯母给我寄送国画图片、剪纸、菜谱等 /82

21. 宋伯母给母亲和醇英的亲切来信 /88

22. 宋伯母对永清、永洁的爱护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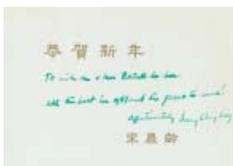
23. 宋伯母请我到家午餐 /92



24. 珍贵的玫瑰绢花 /96

25. 两张贺年卡 /103

26. 沉痛悼念宋伯母 /106



27. 故居画展献给宋伯母 /108

28. 父母在休市长眠 /109

29. 慈爱永留人间 /114



附录 1 宋庆龄致高醇芳函 /115

附录 2 宋庆龄与高施嘉德来往函 /128

附录 3 宋庆龄致高醇英函 /138

附录 4 十一叔叔高士恕致友人函 /141

后记 /143

1. 重庆望族的英国大嫂

很多年前，国内的朋友给我们寄来了一篇剪报文章，上面写着，1997年重庆嘉陵江上建造了“高家花园大桥”。老朋友还想到我们，特地让我们这些迁居海外的高家的后代看看，留作纪念。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临时首都。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938年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在1941年底迁到重庆。高家和宋庆龄曾经有过一段交往，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友情史。当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提议我动笔写一写宋庆龄与我们高家的关系，并尽可能写成回忆录出版时，我很感动。



父亲高士愚（1912-1993）



1980年3月3日，我和宋伯母在她的北京寓所



母亲高施嘉德（Marjorie Scott，
1913-2009）



祖父高秀山 (1885-1942)



祖母童云仙 (1895-1957)

我从小就特别珍惜宋伯母和我父母的友情，经常听到父母谈起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感到非常光荣。但我们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我们家和宋伯母的关系。一来是低调，二来也算是“保密”吧。

先从我父亲高士愚说起。我祖父祖母一家在重庆很有名望。祖父高秀山，字志敏，原籍河北省通县东石村（今北京市通州区东石村），蒙古族，经北京、广州，辗转来到重庆创业安居。他是重庆商会主席，也是河北同乡会（抗战时扩大为冀鲁东旅渝同乡会）的主席。他在重庆林森路48号开设“美趣时”商行，销售染料、肥田粉、化工原料等，是英国卜内门公司（Brunner Mond，大英化学工业公司ICI前身）在四川全省的独家经销商。在四川各地好几个县城都有美趣时分行。他还开设分公司“慧苓商行”，销售香水、甘油、口红、雪花膏等化妆品。他也生产放脚女袜和提花棉织毯在店里销售。

祖母童云仙，来自重庆巴县瓷器口童家桥，生有17个子女。我父亲是长子。后来他在沙坪坝买下了大批土地，修建了纺织厂房和住房。他还请了在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的杨典章的弟弟杨定伦把他从南京带来的许多外国名种花卉种在石坡梯田上。这些名花异卉艳丽多彩，大家都可前往观赏，当地百姓就称之为“高家花园”。

祖父通过上海ICI总公司经理联系到了英国利兹大学纺织系主任巴克教授。当时巴克教授已退休，正在上海交



英国利兹大学主楼

通大学筹建纺织系。1904年正式成立的利兹大学是英国最大的理工大学，纺织系尤其是毛纺教学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我父亲得到教授的欣赏，被推荐去利兹大学留学。于是父亲在1934年去英国留学，就读于利兹大学纺织系和染料化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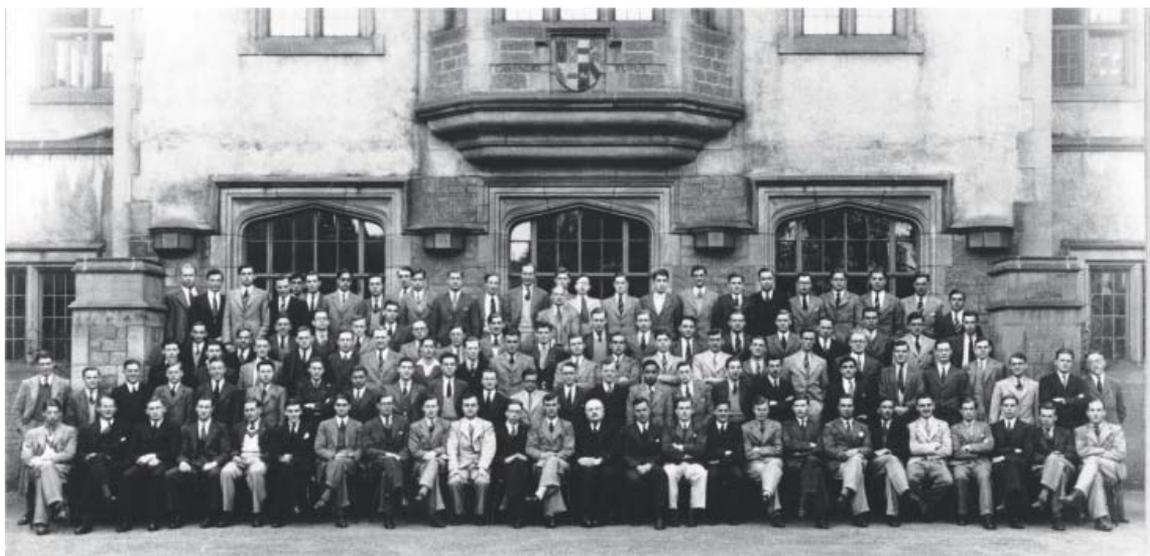
父亲（右）与他大伯（中）、八弟



1935年，父亲在英国利兹大学学生宿舍，准备参加晚会

會年五三九一會 CENTRAL UNION OF CHINESE STUDENTS JULY 24th 1935		總生學國中 留英中大學生總會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	
NAMES	ADDRESSES	NAMES	ADDRESSES
王顯耀 H.Y. ONG	50 GLEBECH RD. N.W. 3	胡百全 PC Woo	101 Conderdale Mansions, London, W.1
陳元 H.M. TAN	22 BUCKLEIGH RD. S.W. 11	陳樹元 Y.Y. Chan	2, Hermit Rd. Kellogg Park, N. W. 2
林毅生 T.H. SIM	100 SPOONWOOD, ROTHERHAM	M. To	11, Mann Road, Finsbury, Middlesex
高士惠 Joe High	Baronscourt Hill, Kenton, N. W. 2	許志堅 SHU	11, Mansel Street, Glasgow, Scotland
張明生 De Ching Sing	Abraham Road of Putney, S.W. 15	王瑞碧 J. C. Wang	211, West Regent Road, Glasgow, Scotland
吳克培 H. K. Fung	Greenwich, London, S.E. 18	S. C. Tsai	28, Holland Park Avenue, London, W. 11
吳大德 J. Sun	14, London, W. 11	陳又華 CHAN	25, Colgrave, Kellogg Park, N. W. 2
何愛倫 Helen Ho	11, Waverley Park Road, Putney, London, S.W. 15	劉念英 M. Liu	42, Abchurch Lane, London, E.C. 4
田桂才 C. C. Tseu	The Chinese Legation, London	D. Shaw	53 W. H. St. N. London, W. C. 1
		劉煥 Chan Sun	15, London St. N. E. C. 1,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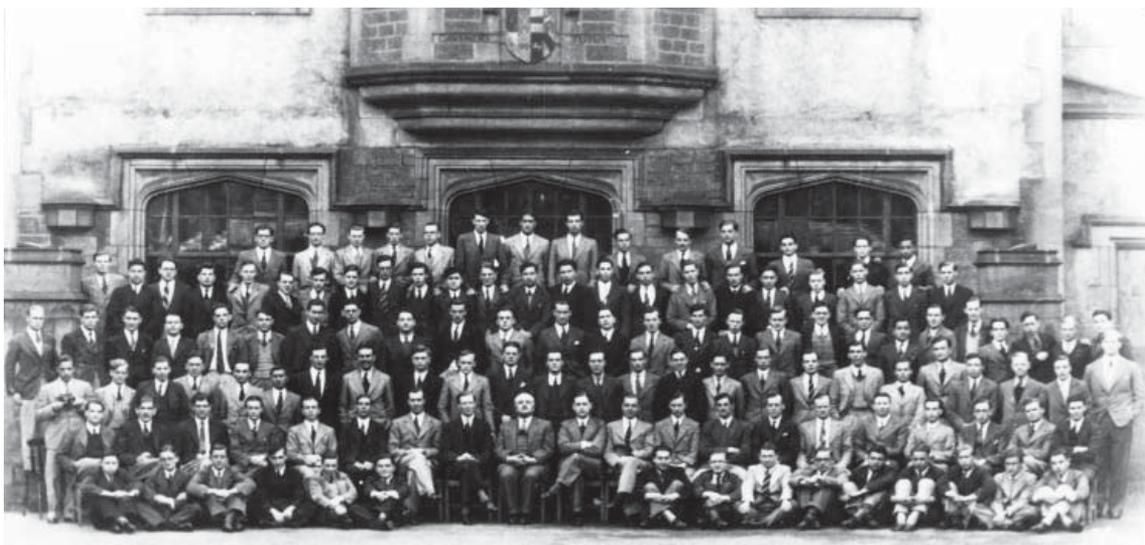
留英中国学生总会年会 1935 年通讯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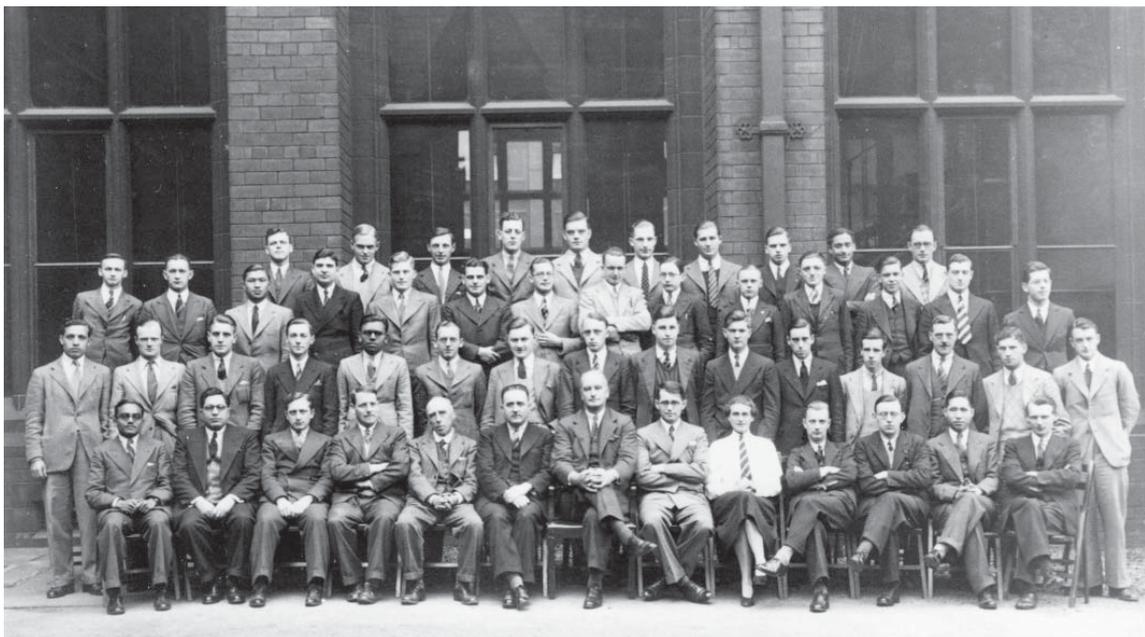
1935-1936 学年，利兹大学学生宿舍 Devenshire Hall，二排左八为父亲



1936 年 7 月，留英中国学生总会年会合影，前排右四为父亲



1937-1938 学年，利兹大学学生宿舍 Devenshire Hall，三排左六为父亲



1937-1938 学年，利兹大学染料化学系合影，三排左三为父亲



1928年，母亲15岁时



1929年，母亲（左）与她的妹妹



1933年，母亲（右）在英国利兹与朋友们在一起



1931年，母亲17岁时



母亲（右）与朋友玛菊瑞·芝瑞珂（Marjorie Drake）摄于1934年



母亲家族在英国的住宅



1934年8月，母亲（前左）、外婆（右一）和母亲的两个姨妈在英国农场



外婆



1937年，父亲（右一）和母亲（右二）在利兹大学打网球



1938年，父亲（右）在利兹大学毕业联欢会上表演京剧，扮演王宝钏

1936年秋，父亲在他海外参加的第一个舞会上，遇见了金发碧眼、娇小玲珑的玛菊瑞（Marjorie）小姐。父亲对她一见钟情，在那天的舞会上一直与她跳舞，散会后又殷勤地开车送她回家。其实，我外婆家离舞厅非常近，走走十分钟就到了。以后，父亲又对母亲紧追不放。

我母亲玛菊瑞·斯考特（Marjorie Scott）是英国北方约克郡人，跟母亲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住在利兹市。她在父母离异后离开学校，在 Burton 雨衣厂当会计。

当时在英国没有多少中国人，利兹大学只有两个中国留学生。我外婆是一个很开通、很善良的人，说高士愚一个人远在国外一定很寂寞，便鼓励我母亲跟我父亲做朋友，一起出去跳舞游玩。我父亲是很英俊的，风度翩翩，一番诚意终于赢得了我母亲的芳心。

父亲在四年内学完了六年的课程，作为优秀生毕业。在毕业典礼仪式以后，有个毕业生联欢表演会。父亲是京剧票友，他和另一位中国票友表演《王宝钏》。父亲借用一位英国女同学梅波（Mable）的长裙和一件宽大的上衣作为戏服，腰里缠上彩带垂吊，头上插花戴饰，扮演青衣王宝钏。在20世纪30年代，留英的戏剧家熊式一翻译改编了中国传统戏剧《王宝钏》，轰动了英国。我父亲大概还是最早在英国演唱介绍中国国粹京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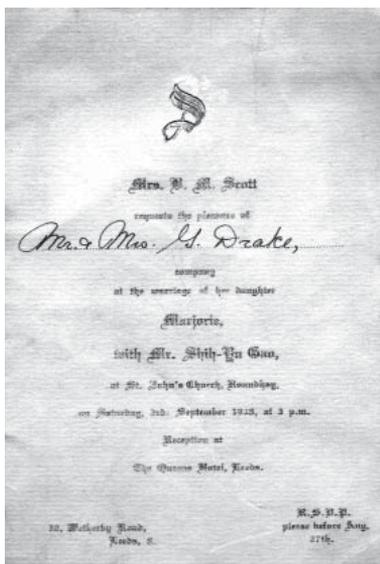
父亲（左一）偕同母亲（左二）参加利兹大学夏季舞会，在学生宿舍门前，同参加舞会的朋友们合影



1938年7月，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合影，坐椅者右一为父亲，右二为母亲——唯一的英国人，右八为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



母亲与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中）等人合影



父母婚礼请柬



《约克郡晚报》对父母婚礼的报道

毕业以后，父亲于1938年9月3日在利兹圣约翰教堂迎娶了母亲。当日，《约克郡晚报》还特意派记者来，以“一个中国学生的浪漫史”为标题对婚礼作了报道。

那时，对英国人来讲，去中国就像去月球，是一件非常遥远神秘的事。当时也正是南京大屠杀后，抗战最艰难困苦危险的时候，但母亲毫不迟疑地跟随父亲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



1938年9月3日，父亲在利兹圣约翰教堂迎娶母亲



我父母的结婚照，1938年9月3日摄于英国利兹



母亲的婚纱照



在英国 Bath 度蜜月时，父亲为母亲（右）所摄照片



1938年10月，父亲带母亲回中国途中，在从马赛去越南的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上。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也是乘坐这艘船



1938年11月，父母到达中国，过海关

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我父母先坐船到法国马赛，继而乘上盎特莱蓬（Andre le Bon）法国邮船——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也是乘坐这艘船，在海上颠簸近一个月后，抵达越南海防。在海防，他们转乘火车到河内，在河内住一宿，再到边境城镇老街住一夜，然后乘火车去昆明。赴昆明的火车只有一节车厢，样子就像是用绳子捆绑起来的铁皮箱，开起来时摇摇晃晃的，发出叽叽嘎嘎的声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蹒跚而行的火车外面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深渊，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噗哧噗哧艰难地行走了一整天。在我父母抵达昆明的第二天，这条铁路就被日本飞机炸毁了。

我父母在昆明等了几天后，便乘坐邮件飞机来到了父亲的家乡重庆。在重庆，他们举行了中式婚礼，英国新娘规规矩矩地向公婆行了中国式的磕头礼。父亲照重庆语音给母亲译了她的姓 Scott，给她取了个寓意美丽善良的中文名字——高施嘉德。

父亲在1939年4月带母亲一起去乐山（当时叫嘉定）。他在乐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校长刘式庵是安徽人，留英的老前辈，夫人也是英国人。

1940年2月17日，我的大姐醇英在重庆南岸加拿大教会医院出世，她的样子完全是个洋娃娃，可爱极了，全医院的人都跑来看她，看我母亲。其中有一位中文名叫汪小玲的德国犹太人，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逃离了法西斯德国，跟中国人并肩参加抗日战争，是个随军护士，受了伤也住在医院。母亲生醇英时痛得尖声大叫，汪小玲闻声马上来看这位难产的英国少妇。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

乐山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家居。日军疯狂轰炸乐山，我父母经常去吃美味红油抄手的乡村小饭铺也惨遭夷平。



1938年11月，父母过昆明



母亲在珊瑚坝机场
与父亲的七妹合影



1938年11月16日，父母（前排中）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

我父亲在重庆开办了理治纺织染厂。1940年他向刘校长请辞获准后就偕同妻女搬回重庆。1940年6月，父母带着才三个多月的小宝宝坐水上飞机回到重庆。半途上遇到日本轰炸机，就在他们乘坐的飞机上盘旋。飞机紧急降落在一条小河中，大家都上岸躲在庄稼田里。日本轰炸机造完孽飞离后，尽管当地农民在战火中自己都缺食少吃，却都拿了饭食点心茶水来送给避难乘客解饥止渴。我母亲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

重庆自1938年2月起遭受日军残酷大轰炸。日机疯狂投掷燃烧弹和炸弹，人口稠密的重庆市区陷入烈焰浓烟之中，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祖父出资创建了重庆救火会，在日寇炸弹烧城时灭火拯救居民。他也为家族、店员修筑了防空洞，并采用防空工程处建议，挖通到有八个洞口的东水门市民公共防空隧道，与其相接。1941年9月初的一天，日军狂轰滥炸，抛下的硫磺燃烧弹在东水门公共防空隧道的洞口引起大火，炸毁了洞口。人们在烟雾弥漫之中无法出隧道，生命危急，非常恐慌。我父亲立即打开了通往高家防空洞的木栅门，维持秩序，让受困市民一个一个从我家美趣时商行的洞口疏散出去，走到街上。



父亲在重庆的高家花园



1940年，日军空袭造成重庆大火



1940年，在乐山（时称嘉定），母亲（左三）怀抱醇英与父亲等合影

2. 抗战中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坚分子

我母亲第一次去宋府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会议时，在座的还有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倪裴君等几位理事。宋伯母热情地欢迎了我母亲。从此我母亲和父亲就成了“保盟”的中坚分子，参加支援前线抗日军队工作，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救助战争孤儿。

宋伯母把自己的家都奉献出来了。她家的底层就是“保盟”的办公室，经常举办理事会议。“保盟”致力筹集资金，购买、制作衣鞋物品供给前方的士兵以及后方的孤儿、贫困家庭。募捐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找银行和企业捐款，举办慈善捐款舞会、音乐舞蹈表演会，收集捐献物资等。

我母亲奔走于银行企业之中，筹集了许多捐款。她还广泛发动在渝的外籍夫人为“保盟”出力，特别是国际妇女俱乐部（International Women's Club）的成员，那些嫁给中国人的德国人夏太太、汪小玲和英国人刘太太等。我姐姐的干妈张训恭（Lola Chang）夫人，以及后来也成为我干妈的翟克恭夫人，虽然是日本人，也都积极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

我父母的家在祖父创办的美趣时商行二楼，宋伯母也常去那里商议交谈。她每次来我父母家，外面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父亲也关照他的小弟妹们乖乖地站好。

因为父母家位于市中心，比较宽敞，大家来去也比较方便，所以当“保盟”收到布料等物品后，均由我母亲发送给大家做军鞋棉衣等，做好再集中在我家，由我母亲负责运送到宋伯母家。我母亲也亲手织毛衣、做衣服，还让家里保姆帮着一起做。有一次宋伯母收到了美国人捐赠的许多毡帽，心灵手巧的中国妇女就把它改做成非常暖和的毡鞋送给军队士兵。

“保盟”也组织音乐文艺表演会进行筹款。留学英国



父亲和母亲在重庆美趣时商行二楼的居室前



母亲寄给英国外婆和姨妈的剪报——歌唱家张训恭夫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



1938年7月，在留英中国学生年会上，钢琴家李翠贞夫妇（右一、右二）与父亲（左一）和母亲（左二）合影。右三为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

的钢琴家李翠贞、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张训恭夫人都曾献上自己的艺术，参加义演。1945年5月18日，宋庆龄在新建成的胜利大厦举办大型筹款舞会，重庆很多中外显要人士都参加了。我母亲依然是主要负责人。那天，我父母还表演了拿手的探戈舞等。商震将军和他夫人非常欣赏他们优美的舞姿，请我父母教他们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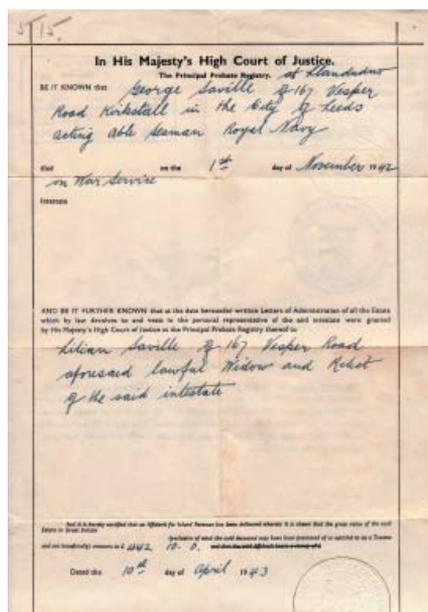
宋伯母没有子女，但非常喜欢孩子，也非常看重友情。她跟我母亲说，你的子女都是我的干女儿、干儿子。1945年2月17日，我二姐在重庆出生，取名“醇莉”，有“胜利”之意。我父母在无锡同乡会馆设满月洗礼酒宴，邀请了二百多人。宋伯母亲自出席祝贺，在来宾册上签了名。那天，贺耀祖市长和夫人光临了，干爹杭立武（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赠送了小金手镯，基督教牧师也来了。我母亲一向热情照料在重庆的英国皇家空军青年士兵，为他们做蛋糕庆祝生日，带他们到处游览，他们非常喜欢这

位同胞大嫂。庆祝醇莉满月那天，他们出动了自已的乐队，带上提琴和各种铜管乐器，甚至还把他们军营里的钢琴都扛来了，热闹了一番。

宣布抗战胜利那天，全城沸腾，欢庆胜利。当天，我父母看完蒂娜·德彬（Deanna Durbin）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回到美趣时的家时，大家都在大堂里等着他俩，桌子上摆着满满一碗茅台酒。我母亲想起她的诺言：抗战胜利那天，一定要喝一碗茅台来庆祝。见到此景，她马上明白了。她高兴地径直走向桌子，举起碗欢呼：“胜利！干杯！”一口气喝完，然后马上就醉倒在地，昏睡过去。这是她一生中唯一喝醉的一次，是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而醉。

抗战中，不但我母亲在重庆参加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抗战，我二姨妈莉莲（Lilian）的丈夫，一位英俊的英国年轻小伙子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l）也参加了英国皇家海军，远征香港抵抗日军。1942年11月1日，日军狂轰香港，炸毁了姨夫服役的军舰，姨夫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英勇捐躯。

姨父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l）阵亡通知书。姨父是英国皇家空军二等水兵，1942年11月1日在香港阵亡



3. 胜利后父母赴海外购置毛纺机器马达

1946年4月，我父母带着六岁的醇英和一岁多一点的醇莉，由英国军事办事处出面帮忙买到机票，经过印度加尔各答等候了一个月，再飞往英国。父亲购买了整整一个毛纺厂所需的机器，海运到上海。8月，他们坐船两周，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再坐火车去美国纽约。在加拿大，父亲遇见了来自纽约的舒自清。舒先生是周恩来组建的广大华行美国分行的总经理，为中共做国际贸易，挣得大量外汇、西药等。我父亲当时当然不知道，是后来舒先生在北京当了大官后父亲才知道这个背景。（舒先生夫妇俩“文革”时被当作“美国特务”批斗得很惨，并秘密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舒自清很大方地把自己的住房甚至汽车钥匙都交给父亲，让我父亲一家住在他家。在纽约，我父亲购买了毛纺机器需要的小马达、BUICK汽车以及一些家具，运到上海。



1946年，从英国到加拿大的船上



1946年夏，母亲（前左二）带醇英（前左四）、醇莉（前左三）和父亲（站右）回英国探亲



1948年2月17日，母亲给醇英和醇莉（前排中坐者）做生日

巧得很，由美国三藩市（又称旧金山）开往上海的轮船仍然是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船。此船战时改成军用船只，战后又恢复民用。在船上，醇英和醇莉都得到了生日蛋糕，她俩都是2月17日出生的，只是相差了五年。

到上海后，我父母一家住进了江苏路237弄17号的英国式花园洋房。原来在重庆的工厂已改组成为民治纺织染厂。父亲在上海杨树浦军工路一条支路上建造了民治分厂，安装了英国的机器和美国的马达。政府就根据工厂名定名这条马路为“民治路”。父亲是民治厂的总经理兼厂长，生产绒线。他还很幽默地给他工厂生产的绒线牌子取名为“英雄牌”、“美女牌”和“金钱牌”。他是中国民族毛纺工业的先驱者。



1946年，父亲在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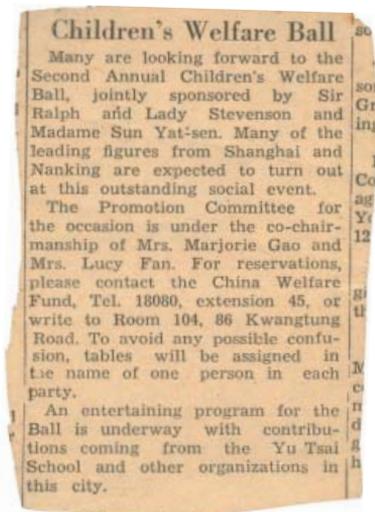
4. 回沪后继续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骨干

抗战胜利后，宋伯母回到上海，“保盟”亦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我父母从国外抵沪定居后，宋伯母还亲临江苏路我家问候，表示欢迎。我母亲也立即又投入基金会的活动。

1947年11月10日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成立。1948年11月20日基金会举办儿童福利舞会时，我母亲任联合主席（另一位联合主席是 Lucy Fan）。基金会也组织大型义卖会、义演会来筹款。有些美国朋友捐赠了许多西式童装进行义卖，我母亲说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在福利会购买的。基金会设有儿童福利站，为贫苦儿童提供豆浆等营养食品，教书识字，在医疗药品、儿童福利、文化艺术教育等众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伯母甚至还把她母亲的房子奉献出来，开办了托儿所。



母亲寄给外婆和姨妈的剪报——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委员会理事在讨论救助5000名穷苦儿童的工作



母亲寄给外婆和姨妈的剪报——报上刊登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第二届儿童福利舞会的报道：“人们翘首以盼第二届儿童福利舞会，它由莱尔富先生（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女士和孙中山夫人共同举办。上海和南京的许多要人将出席这一盛大的社交晚会。舞会筹备委员会由联合主席高施嘉德太太和范沈颂萱太太负责……”



母亲寄给外婆和姨妈的剪报——1948年6月3日，为募集儿童防痨基金，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南楼）主办义卖会。义卖会即将举办前，儿童福利委员会委员在华懋公寓作最后的讨论。下图左二为母亲



母亲珍藏的第三届儿童福利舞会宣传册

后来我的英国外婆也到了上海。那时我刚出生不久，很福气，有外婆整天抱着我。

1948年春天，宋伯母特地请了我们高家三代人到她靖江路家中做客。宋伯母和我外婆、母亲、两个姐姐一起在花园里散步，还让三岁的醇莉坐在石象上玩，我父亲照了几张相片。这是宋伯母居住在靖江路别墅时仅存的照片，也是宋伯母与一家三代合影的唯一照片。宋伯母一直把照片珍藏在她的相册里。

由于内战战火渐渐逼近上海，我父亲觉得英国岳母留在上海可能不太安全，就赠送给她一大笔钱，让她在英国选她喜欢的地方购置房子安度晚年。



1948年6月，外婆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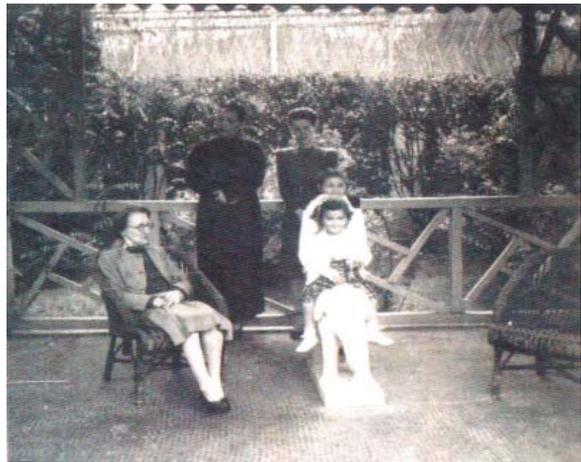
1948年5月3日，上海，我们姐妹仨



1948年7月，上海江苏路237弄17号花园，外婆与我的九、十、十一叔叔



1949年2月17日，醇英、醇莉生日，全家在上海江苏路家汽车前合影



1948年5月，宋伯母（后左）在上海靖江路寓所招待母亲（后右）、外婆（前左）、醇英和醇莉。此照宋伯母保存在自己的相册中



宋伯母在上海靖江路寓所招待母亲、外婆、醇英和醇莉

1949年春，宋伯母组织“三毛乐园会”筹集捐款。我母亲带着宋伯母的信函奔走于银行和企业之间。大多数银行公司都很配合，承诺每月固定捐献一定数量的银元。尤其是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银行，都敬仰宋伯母，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纺织工业界的募捐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父亲是毛纺企业家，在实业界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热心捐款。只有一些中国银行不肯解囊。“三毛乐园会”会员都发有一个漫画家张乐平设计的别致的纪念徽章。我母亲筹集到许多捐款，宋伯母在庆祝会上特地赠送给她一个竹刻笔盒，以示感谢。

上海时局动荡。那时上海的卫戍司令要死守上海。一个姓王的闸北保安司令，是我父亲购买青云路房子时认识的卖主。王司令说，工厂是目标，修造防御工程需炸毁父亲的工厂。刚建造的工厂，父亲怎么舍得被毁掉，于是他就请王司令帮忙。王司令说这是一个营长的命令，但他愿意帮忙疏通。他家在四川，需要几张飞机票给他的家属回四川。我父亲就送了他几张飞机票，他很感激。疏通结果，工厂不炸了，保住了。

有一个叫王战辉的国民党中将他手下的一个叫李冠的少将，都很喜欢跳舞，经常找我父亲一起去舞厅。他想让父亲给他们两人找老婆，并且他俩也想到我父亲的工厂里当工人留在上海。我父亲怕共产党来了说他厂里窝藏国民党，他担当不起。有人说，给他们一些金条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找老婆就是了，每人10条。但是哪儿弄这20条金条送给他们？工厂刚修建，需要流动资金运作。没办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1949年5月，我父亲携全家坐飞机去了香港。我们在巴丙顿道17号安了家。父亲的事业做得很好，母亲也很喜欢香港。



宋伯母1949年赠送给母亲的双层竹刻笔盒，现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1950年1月，我在香港



母亲寄给外婆和姨妈的1949年1月6日剪报——中共的军队正在步步紧逼，成千上万个家庭正乘坐舢舨向黄浦江入海口挤去

1950年，宋伯母给我父母去信，说中国现在稳定了，国家需要他们，大家在国内都很好，热情洋溢地邀请他们回上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父母欣然接受了。虽然所有的亲友都劝说父亲不要回去，但他们还是听从宋庆龄副主席的话回到了上海。

1950年4月，父亲先回到上海。当时民治上海分厂已按照通常情况接受了军管。军管代表在厂内召开全体员工露天集会，欢迎父亲回上海。6月，父亲携全家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1950年，香港，母亲和我



1950年，香港，十六叔叔、大姐、十一叔叔、十七叔叔、母亲和我

5. 上海五六十年代的情景

1951年5月20日，弟弟在上海出生，取名醇华，中华民族的华。父亲的唐司机开汽车送我和二姐去医院看望母亲。护士好喜欢我们这两个“洋娃娃”，让我们唱歌跳舞。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我们姐妹俩就给护士们来了个表演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地上开红花……”

好不容易有了个男孩子，很可爱的男孩子，祖母当然非常开心，不再嫌她的洋媳妇只会生女儿了。总算有个孙子了，高家的大孙子。

回到上海以后，变化就越来越大。不久就是“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被当作“大老虎”关在厂里。厂里人到家中来找罪证，但是一根绒线也没找到，我父亲根本就没有贪污。我母亲不懂什么叫偷税漏税，还以为说的是抽水马桶漏水了。她说，马桶没有漏水呀。



1951年7月15日，母亲和弟弟醇华



1953年5月，祖母（站着）、母亲、弟弟和我



1965年5月20日，上海江苏路家中花园，母亲与14岁的弟弟醇华



1955年1月，母亲与印度驻沪外交官夫人合影



1955年6月，我父母参加英国驻沪外交官举办的英国女王生日宴会



1957年8月，上海康健园，我们全家

后来父亲根据《解放日报》上写的他的偷税数额写了坦白书才得以过关。厂里问他为什么不早坦白，他说，我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就照着写了。既然是报上登的，大概就不会错吧。其实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父亲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得有个使人满意的交代，父亲就想出了这一招。

运动使父母受了惊吓，过后就想离开上海去英国。但是当时办出国手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我父亲就还是留在了上海，以为运动已经过去，没有问题了。

但是，1955年11月，公司合营了，工厂也改称华丰毛纺厂。政府派了个公方厂长来，父亲就退任副厂长、副经理。汽车已经不能再有了。华丰厂在上海东北面杨树浦的黄兴路，离我们家非常远。父亲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做些体操运动，五点出发，在愚园路江苏路口乘坐21路无轨电车到终点站，再换61路公共汽车，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路上要两个多小时。他还是很乐天，星期四厂休，他就去打网球。父母非常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吃饭跳舞，弹琴唱歌。我家真成了“人民外交”的场所，在沪屈指可数的外国外交官员、各国朋友，都常常到我家来玩，来过节。

我父母热爱音乐、舞蹈和绘画。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我从小也非常喜爱各种艺术，喜爱音乐。我家一楼有一架三角大钢琴，二楼有一架小钢琴。我父亲还收藏了一些名家油画，其中有一幅图尔奈的风景画。他自己也画了亚当和夏娃大幅油画，是临摹名作的，挂在二楼走廊里。他还收藏有大英博物馆的绘画全集，我经常拿出来翻阅欣赏，感觉里面的画真美呀。

住在我们楼上的十一叔叔高士恕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家，也是作曲家、指挥家，还会修提琴、制作提琴。

十一婶王珏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主要演员。她的大哥王羽是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夫人林明珍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第一位主演《蝴蝶夫人》的中国歌唱家。她的三哥王砾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首位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大提琴演奏家。我的十六叔叔高士衡也是小提琴家、作曲家，后来担任广州交响乐团的指挥。他们天天在家里练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练声唱《蝴蝶夫人咏叹调》等等。

我的十四叔叔士孟、十七叔叔士策^①小提琴也都拉得很好。十三孃孃士苓^②和十七叔叔的水彩画、油画都画得很好。九叔叔士彦生有一副好歌喉，经常跟十一婶一起弹琴唱歌。

我四岁时，钢琴老师沈理宜到我家来给我的两个姐姐上钢琴课，我也要学，母亲说我年纪还太小，等六岁时再开始学。但我坐在钢琴椅子上不愿下来，母亲就让步了，我就开始学钢琴了。十一叔叔说我耳朵很好，不学小提琴可惜了，而且左手小拇指也够长，超过无名指第二节，可以学提琴。我八岁那年，他带了我到大光明电影院附近的一家乐器店，买了一把儿童小提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生日礼物。从此我就开始学小提琴了。

我也很喜欢画画。幼儿园时，我有一幅《小白兔》和一幅《修路图》被选中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画展和日本国际儿童画展。小学三四年级，我还去哈定画室学了几天素描。

我家就紧挨着江苏路第五小学（原中西小学），在市三女中（原中西女中）隔壁。下课后，同学们就到我们家来，做功课，打乒乓球，排练节目。我教大家跳舞，编了许多舞蹈。服装大多是我自己做的，也有一些是我姐姐的演出服装。学校的文艺演出都是我负责编排的。我们还作曲、画画。

① 高士策是著名多产高级建筑师，荣获国家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② 高士苓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1953年，十三孃孃、我（右）和弟弟在家中花园里



1957年，上海江苏路家，九叔叔、醇莉在唱歌弹琴，我在拉小提琴



1972年在上海中山公园，我和大姐（右）碰见我们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沈理宜（中）



1954年，母亲在上海江苏路家中花园

我母亲给同学做好吃的西式蛋糕，请大家吃点心，有时还拿出家用电影放映机给大家放映美国迪斯尼动画片，同学们都亲切地叫她“高家姆妈”。

小学四、五年级春节时，我们的舞蹈小组跳我自编的《扑蝶舞》，去工厂给工人演出。同班同学虞世纬穿学校的粉红缎子腰鼓服装，皇甫璘穿绿缎服装，我呢，拿着一杆蝴蝶逗引她们。音乐也是我自己作曲的，由吴永基二胡伴奏。

我母亲很注重孩子的文化艺术教育，我和姐姐都学了钢琴、芭蕾舞。醇英有音乐舞蹈天分，六岁在英国就开始学芭蕾舞和钢琴，九岁在香港就已经能穿脚尖鞋跳芭蕾舞了。

当时在上海有些俄罗斯舞蹈艺术家教授芭蕾舞。先是在俄罗斯会馆，有索可尔斯基、巴拉诺娃夫妇。他们两位1950年就到北京去了，在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舞蹈团任教。后来成为我大姐夫的王庚尧曾是他们的学生。



1953年，我（二排左四）在中西幼儿园小班。这里如今是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可惜“龙墙”已拆除了



头上有大蝴蝶结、喂小鸭子的是我



1960年，我家花园，江苏路第五小学我班同学排练舞蹈，我（后排左五）编舞教大家，服装也全是我们的，有的是我自己做的

还有漂亮的尼娜小姐等老师教课。我们喜欢在课后买一位俄国老太太做的俄式苹果馅儿饼吃。那里有时也放映非常好看的芭蕾舞电影，有乌兰诺娃等大师的表演。后来，会馆关闭了，俄国人也都离开了中国。还有一位叫伏尔斯基的老师在茂名路开办私人舞蹈班，我父亲也去跟他学过健身体操舞蹈。醇英和胡蓉蓉、吴静珠、邬美珍、李葵等日后著名的芭蕾舞家或者芭蕾舞教师、舞校校长，以及后来进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郑美萍都是同班同学。

我大姐醇英学得非常好。她有灵气，专心刻苦，脚尖功夫好，舞姿优美。1951年5月醇英才11岁，就出演俄国老师编导的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宝石花》中的绿宝石独舞，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1953年5月31日，舞蹈班又在改称艺术剧场的兰心大戏院演出，醇英表演世界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糖果仙子，我二姐表演俄罗斯民间舞蹈，扮男孩跳双人舞，我呢，满头卷发，抱着娃娃和几个外国小女孩一起表演《娃娃舞》。晚会非常热闹，谢幕时台上放满了五彩缤纷的花篮，非常漂亮，很壮观。



我的京剧戏装照



1960年，我和同桌、越剧迷金家琦（右）在照相馆拍的戏装照



1951年5月，醇英才11岁，就出演俄国老师编导的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宝石花》中的绿宝石独舞，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中间坐着的是醇莉

醇英也经常在美国总会和八仙桥青年会的晚会上表演独舞，有《印度舞》、《匈牙利舞》、《意大利舞》、《肖邦华尔兹舞》等。特别是根据英国作曲家凯特贝尔的《中国庙上花园》乐曲而创作的中国芭蕾舞，手持折扇，足立脚尖，身着中式绣花衣裤，把中国舞蹈和西方芭蕾糅和在一起，非常优雅。

1955年2月，醇英还不满15岁，表演《天鹅湖》中的白天鹅独舞，以及她们联群中学的《藤圈舞》，荣获了上海市中等以上学校文艺汇演优秀奖，并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群众文艺观摩演出。那年5月，她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了这段世界名作白天鹅独舞。这汇演中唯一的芭蕾脚尖舞节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欣赏。醇英是中国舞台上第一只“白天鹅”。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来上海招生。醇英非常高兴地去投考，但学校体检查出她肺部有钙化点，没有录取。醇英很伤心，第二年夏天，她带了X光片和医生出具的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证明来到北京，再次去舞蹈学校报考，但学校还是没有接受她。其实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



1953年5月，我们三姐妹参加舞蹈班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的演出



1954年，醇英表演印度舞



母亲寄给外婆的剪报——1955年2月10日的《文汇报》，醇英表演“白天鹅”、“藤圈舞”



1954年的“白天鹅”醇英



1955年的“白天鹅”醇英



1958年苏联大剧院芭蕾舞大师古雪夫（左四）与他在中国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北京舞蹈学校的第一批男生王庚尧（左一）、孙正廷（左三）、吴祖捷（左五）等

母亲是英国人，阻力很大。我母亲感觉很不理解。她从未向宋伯母请求过任何帮助，这次为了女儿的事业，她特地给宋庆龄写了封信，请她帮助。宋伯母跟舞蹈学校的校长戴爱莲联系后，学校同意醇英作为自费试读生，插班到三年级学习。1957年，这名舞校唯一的自费“试读生”，成了在中国上演的第一个世界经典法国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的女主角。

1958年，北京舞蹈学校芭蕾舞科学生在天桥剧场首次演出世界名作《天鹅湖》。苏联大剧院的芭蕾舞大师古雪夫担任编导，亲自挑选了醇英和白淑湘担任女主角，同时演“白天鹅”和“黑天鹅”。男主角是吴祖捷、孙正廷和刘庆棠。醇英漂亮的舞姿还印上了中国明信片。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片，明信片采用的照片的颜色都是手涂的，黑天鹅也染成了紫红天鹅。

1960年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招待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的《海侠》芭蕾舞剧，醇英担任技巧难度最高的女主角格尔娜拉。演出圆满结束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上台祝贺，和全体演员合影。周总理跟醇英握手时，亲切地说：“啊，你就是那个跳天鹅舞的吧？”醇英非常惊讶，总理有那么好的记性，居然还认得出她。



1958年，醇英在芭蕾舞剧《天鹅湖》中主演“白天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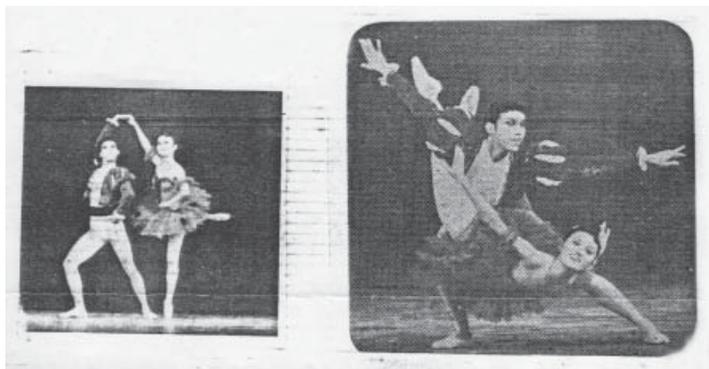


1962年，醇英主演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

196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周总理、陈毅陪同西哈努克（站者右七）、宾努（站者右五）亲王观看中央芭蕾舞剧团的《海侠》，醇英（站者右四）主演



1961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醇英与吴祖捷表演的《唐·吉诃德》双人舞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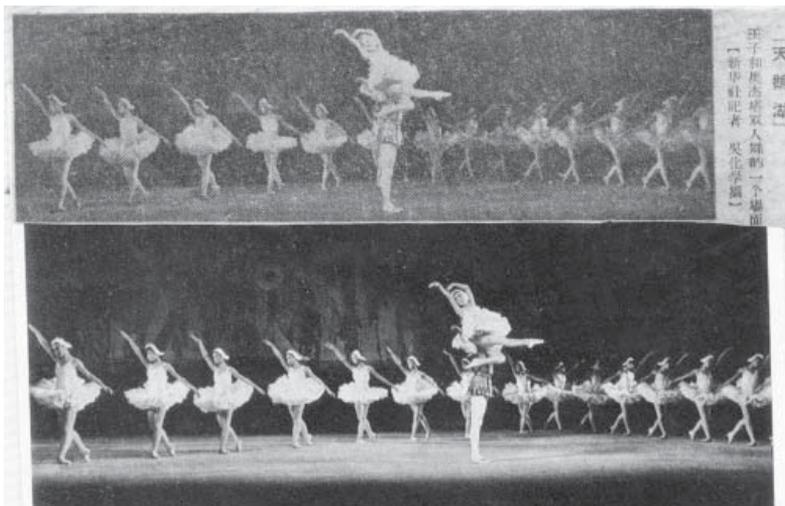


醇英也是中国第一个跳顶级难度的《唐·吉诃德》双人舞的芭蕾舞演员。她和舞伴吴祖捷一起，1961年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独舞双人舞汇演。作为压台戏，她纯熟优美的动作和轻巧灵敏的旋转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下，醇英又辉煌地在台上飞速地用脚尖转了两大圈。

1962年，瑞典皇家芭蕾舞团到中国演出，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的芭蕾舞，非常傲气。但是看了醇英和吴祖捷在《唐·吉诃德》中双人舞的精彩表演以后，佩服了，自认不如，马上就客气了，乖乖地收敛了他们的傲气。醇英为年轻的中国芭蕾舞事业争了光。



1961年，醇英表演芭蕾舞剧《唐·吉诃德》独舞。此舞表演技巧极高，醇英是中国表演此经典芭蕾舞的第一人



1959年出版的《天鹅湖》第二幕明信片——醇英主演“白天鹅”。上为《人民日报》剪报



1959年5月出版的《天鹅湖》明信片——醇英主演“黑天鹅”



1959年9月17日《光明日报》上刊登有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梅兰芳、田华、赵青、侯宝林等大师的照片，中间的白天鹅是代表中国芭蕾舞界的醇英

如果没有宋伯母的亲切关怀，中国就会少了一位杰出的芭蕾舞艺术家。为了此事，我母亲心里一直非常感激宋伯母。

我二姐醇莉钢琴弹得很好，舞蹈也跳得很好，也是一个艺术尖子。她出演过《小红帽》等，非常出色。

1953年6月1日，一直非常关注儿童教育成长的宋伯母指示中国福利会，在哈同花园旧址建立了上海市少年宫。跟我大姐同班一起跟白俄老师学芭蕾舞的邬美珍，担任第一任舞蹈小组指导员，醇莉也是第一批舞蹈小组成员。

1955年，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成立，醇莉是舞蹈团台柱，担任主演。我呢，经常跟着她们到处演出，为姐姐跳舞练功和演出弹钢琴伴奏，有时还客串上台演出。记得最有意思的是苏联大剧院芭蕾舞团来上海演出，有芭蕾舞大师玛雅·普莉谢斯卡娅主演《阿拉丁神灯》。有一场需要一些小孩参加演出，就请少年宫舞蹈组去客串。人还不够，就照例带上了我这个编外妹妹一起去了。化妆师给我们化了妆，穿上阿拉伯男孩的服装，头上缠个大头巾。我们还是很聪明机灵的，只匆匆走了一下台，就听指挥到时候上台，坐在绣花方软垫上。哈哈，居然能坐在舞台上观看大师们的精彩演出。

1960年，上海舞蹈学校成立。二姐醇莉当然也去报考。但是，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尤其是因为母亲是英国人，即便她非常有天分，舞蹈跳得比谁都好，学校仍没有录取她。她很伤心，也很坚决，一心要想学舞蹈。因此，她离开上海，远赴广州，进入了广东舞蹈学校。跟大姐醇英一样，15岁就离家去专门学习舞蹈，开始艰辛的艺术生涯。

十六叔叔高士衡也在广州，是广州交响乐团的小提琴独奏家、指挥和作曲家。舞校和乐团都在古刹光孝寺内，由此，对醇莉也就有个照应。

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使醇莉营养



1961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称赞醇英舞技的报道



1961年12月，尼泊尔王后参观北京舞蹈学校，醇英与未婚夫王庚亮演出后在礼堂外合影



1958年，刚满13岁的醇莉主演舞剧《小莉的梦》

不良，频频得病。母亲很担心，希望她能够回上海来。

正值廖梦醒伯母来上海，请我们去国际饭店午餐，我们也请她到家中做客吃饭。她跟我母亲一样，个子不高，只是比母亲胖一些，很福相。她非常慈祥热情，跟我非常亲热，也最喜欢听我拉小提琴了。一天，廖伯母与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认识我父母的赵忍安来看望我父母。廖伯母关心地问我母亲子女的情况。母亲就告诉她，醇莉在广州，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得到帮忙使她回到上海继续学习舞蹈。廖伯母就请赵部长负责落实这件事。醇莉这才得以回到上海，并终于如愿进入上海市舞蹈学校。

因为叔叔是音乐家，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来上海演出的中外精彩演出我全都有内部票子，统统看过，一个不漏。苏联大剧团的芭蕾舞一来必看：莉碧辛斯卡娅的《浮士德》在文化广场舞台上满台奔飞，普莉谢斯卡娅的天鹅两条手臂婉然如水，初出庐茅的马克西姆娃和瓦西列耶夫舞姿优美之极。小提琴大师奥依斯特拉赫在大光明电影院独奏，走廊上全加满了座，最后还加演奏了十首曲子。许多东欧国家的民间歌舞团，服装鲜艳，表演欢快。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俄罗斯小白桦树舞蹈团，演员都漂亮非凡，能歌善舞，整台节目幽默热闹。还有英国蓝伯特芭蕾舞团、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等等。

我大姐所在的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到上海来演出时，我最开心了，去人民大舞台看大姐他们演出。大姐脚尖上的圈转得飞快，像个陀螺似的，我在国外至今还没看到过有其他女演员转得那么快。

1961年，王庚尧和他的舞伴陈爱莲参加了中国艺术家表演团赴北欧挪威、瑞典、芬兰三国演出。同行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笛子演奏家陆春龄，歌唱家胡松华、王昆，口技表演家孙泰等。他们俩表演《鱼美人》第一幕

双人舞和妖女诱惑猎人的“蛇舞”。

1962年，王庚尧和陈爱莲又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他俩表演了精彩的“蛇舞”和《小刀会》的“弓舞”，荣获了两个舞蹈比赛的金质奖章。

王庚尧想念我姐姐，给她发了个电报，但是发报员把短短的电文弄错了两处：“高醇英”成了“高醇英”，结束语“吻你”成了“咱你”，我们看了都笑坏了。

1964年，王庚尧参加了中法建交后中国第一个出访西欧演出的大型艺术家代表团，和陈爱莲演出舞剧《鱼美人》的片段“蛇舞”等，《小刀会》片段“弓舞”等。代表团中有著名京剧艺术家杜近芳、张美娟、童祥苓等。

而我大姐醇英，由于母亲是英国人，虽然是中国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一切出国演出却一概被排除在外，她的表演节目都由其他演员顶替。1962年初，芭蕾舞团从缅甸演出回来后，她忍不住伏在舞伴吴祖捷肩上哭了。

在1964年，氛围宽松了一点，醇英作为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到深圳演出，但终究还是没有越过国境。

我也是个影迷，所有的中外电影都去看。第一次是我大姐带我去长宁电影院看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当时我还很小，看到影片中炸弹横飞的战争场面时，我吓得躲到椅子下面去了。

一、二年级时，愚园路采芝村里的东辉小学（后改为愚园路第二小学）老师带我们去看中国动画片《小猫钓鱼》，其主题歌“太阳光晶亮亮，雄鸡唱三唱”，我到现在还唱得出。我家附近愚园路上还有一家小而简陋的大沪电影院，我经常带了拷扁橄榄、嘉应子等零食去看老片子。《夜半歌声》也把我给吓着了。

我还经常和朋友一起骑脚踏车到国泰、美琪、平安电影院去看各种电影。



1962年，陈爱莲与我姐夫王庚尧表演舞剧《鱼美人》中的“蛇舞”，荣获赫尔辛基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



1963年9月3日，父亲和母亲结婚25周年纪念

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是在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是苏联和印度合拍的《三海旅行》，美极了。第一部立体电影是桑弧导演的《魔术师奇遇记》，1962年在东湖电影院上映，我们戴了左右红绿两色的眼镜，惊呼火车从头上开过。

20世纪60年代有过一些根据俄罗斯文豪巨作改编的经典影片：《白痴》、《白夜》等等。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电影就没了，大姐所在的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的苏联专家也都被送回国去了。

1965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王庚尧是《秋收起义》领舞，拿着火炬在巨大的舞台上跳了一段精彩的独舞。拍摄《东方红》后，原来要拍摄《鱼美人》了，结果整个中国歌剧舞剧院都要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拍电影的事就搁了下来。接着就是“文革”了。

“文革”前夕，江青要看《天鹅湖》，醇英担任了女主角黑天鹅。演出完后，江青说：“你们团的技术很好。”后来她又严厉批判此芭蕾舞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从



1963年，母亲在杭州



1965年，母亲在上海江苏路家的凉台



1965年，母亲在上海江苏路家与忠实的伴侣 Aly

此《天鹅湖》就遭禁演了。这是醇英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演《天鹅湖》，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中国舞台上献艺。芭蕾舞团演员不久就都被送到北京郊区小汤山和朱辛庄“五七”干校改造；庚尧所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也到河北蔚县农村军垦部队参加斗批改。醇英、庚尧正值舞蹈艺术顶峰时期，舞台生活就此戛然而止，完全断送了。

然而，在干校中，同事偷偷地跟醇英说，她那钉子一般稳当、辉煌的32个脚尖单腿甩转“拂而得”（发音dei），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电影没了，西洋音乐被禁止了，古典芭蕾舞也不能演了，什么文化都没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



1964年9月，父亲在上海江苏路家中花园



1962年全家照

6. 乌云密布的恐怖日子

“文革”也大大地伤害了我们家。

我们家被正式抄过两次，家具除了床、饭桌和椅子之外，都被红卫兵造反派用卡车运走了。运不走的雕花梳妆台，被作为“四旧”，把镜子砸了。冰箱也被视作为奢侈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红卫兵说，很多人都吃不饱，你们还有吃剩的放在冰箱里？这也是罪状。他们把壁炉的砖头拆下来，想要找“金砖”；把春天刚种下去的一排小杨柳树也全都连根拔起，想找埋藏在地下的金银财宝。他们本事也真大，居然还经过寻灭白蚂蚁的通道钻进房子底下搜查。

红卫兵迫使父亲站在一个凳子上“低头认罪”，在花园里开斗争会。他们在一个大灯罩上面加了个白纸卷的漏斗筒，做了个高帽子，上面用墨笔写上“打倒资本家”，放在一旁吓唬我父亲，说如果他不老实就给他戴上。他们把母亲带到窗口边，让她听斗父亲的口号声：“打倒高士愚！”“打倒资本家！”“打倒洋奴！”“打倒卖国贼！”……当然还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各种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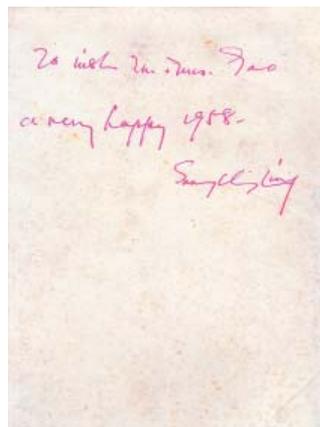
那天，造反派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把抄走的家什、钢琴装满两卡车开走了。家中一片狼藉，抽屉全空了。红卫兵把所有的手表、首饰、银行存折，所有的现金，甚至换外汇配给的粮票，全都给抄走了。最使我母亲伤心的是，红卫兵把她放在梳妆台上的订婚戒指也给抄走了。这是父亲在英国第一次和她约会时给她戴上的戒指，她非常珍惜。这是她和父亲的信物，她和中国结缘的信物，在抗日战争中也一直没有丢失，现在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永远离开她了。

母亲早就受不了了，室外是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但她却冷得直发抖，她从地上乱物堆中捡起一件被刀子划破了的豹皮大衣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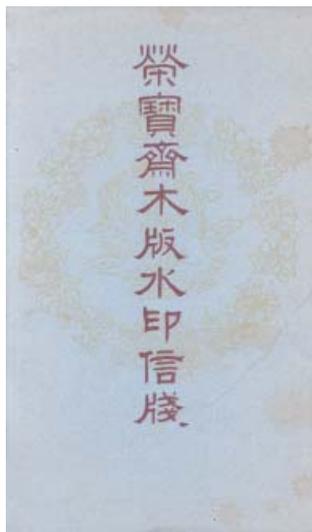
家中也不允许有保姆了。我们的好阿姨佩吉只能整理包袱，流着泪回家了。

宋伯母非常注重友情，她每年都要给我父母寄圣诞卡祝贺新年，也给我母亲写了很多信。每次信封上都注明“Confidential”（密件），可惜这些信件在“文革”中都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张 1958 年她用两张宋画印刷品制成的贺年卡。她也送给我母亲一些非常雅致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信笺，抄家时侥幸没被发现而保存了下来。

我家跟宋伯母一起拍的珍贵照片都被红卫兵抄走烧毁了，现在留下的几张多亏了我大姐。1966 年“破四旧”时她把照相簿大胆地藏到她丈夫王庚尧父母家。庚尧父亲是工人，母亲瘫痪在床，住在北京后海附近德胜门内大街蒋养房羊房胡同的清贫小屋，



宋伯母 1958 年送给母亲的用两张宋画印刷品制成的贺年卡



1950 年代宋伯母赠母亲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信笺

不会遭到抄家，比较保险。

父亲工厂的造反派还算手下留情，没有把我们扫地出门，而留下了二楼整个一层给我们居住。但是每天都有各路红卫兵来家进进出出，全家人终日惶惶。有一帮红小兵还干脆搬了进来，把稻草铺在地上睡觉。

1966 年 12 月 25 日，十多个小学生红小兵来我家闹革命，他们不懂规矩，看到二楼的书房贴了封条，就扯了下来。一看里面有一架钢琴，就乐了。他们要我们弹钢琴

给他们听，还要我母亲给他们唱英国歌曲。我们哪敢唱，就弹唱了翻译成英文的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We are marching on the great road……

到底能用英文唱的革命歌曲很少，一会儿就没了。红小兵们兴致很高，一定要我母亲唱英国歌曲。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英国歌曲。我们就即兴弹唱了：“玛丽有只小羊羔”、“伦敦桥塌了”等。因为是圣诞节，我们干脆就大唱圣诞歌曲：“平安夜”、“铃儿响叮当”、“普世欢腾”……红小兵们好开心，我们也很开心。我母亲既笑又含泪水，酸甜苦辣齐聚心头，说道：真是圣诞节，周围有那么多孩子。

那些红小兵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许多稻草，铺在房间里、走廊上，打地铺睡觉。楼梯上也全是稻草。一天，一个红小兵肚子痛，我和二姐就马上把他送到了长宁区中心医院看病。孩子们觉得我们人很好。后来那孩子的家长把他接走了，其他孩子不久也都走了，房子里剩下满地稻草。

我父亲还在厂里挨斗挨打，被罚天天扫地。但父亲很有幽默感，说他天天在地上练写大字。他原先做的绒线起球问题解决办法研究，以及中英文纺织词典的编写工作，此时当然都统统停止了。

抄家后在厂里开批斗会，红卫兵把我母亲的波兰朋友张夫人从巴黎寄来的流行式卷发假发套戴在父亲的头上，在他脖子上反系了许多领带，命令他手里拿一个搪瓷面盆像猴子耍把戏那样敲打，在厂里游街示众。面对这样的人格侮辱，父亲还是不乏独特的幽默感。他低着头偷偷地看周围人，看到有两个小姑娘捂着嘴在偷偷地笑，心想他这副模样的确是很滑稽的。

一天，挨斗以后回家，他说：“红卫兵骂我是卖国贼，哎哟，这是在捧我呢。首先，卖国的前提是要有国家可卖。我又不是国家领导，哪有资格卖国。他们说卖国，是把我当成国家领导了，呵呵，且不是在捧我吗？”

幸亏父亲在这种非常时期还保存着他的幽默感，否则他可能会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不堪人格侮辱和残酷批斗而走上绝路了。

最惨的是，公方厂长在斗争会上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我父亲在“牛棚”里看到他在批斗会后连路都走不动了。虽然当时禁止“牛鬼蛇神”之间有接触，我父亲还是很礼貌地跟他打了招呼。一个多小时之后，公方厂长就因伤势过重而惨赴黄泉了。他的肾脏都被打碎了。

“文革”中，许多朋友都被迫害致死，有跳楼的、上吊的、开煤气自尽的……到处乌云密布。

我父母的朋友张家瑾的妻子也是英国人，儿子跟我同岁，我们小时候每年过圣诞节张叔叔都扮作圣诞老人，扛着大口袋，摇铃进来，给我们分发礼物。他是个非常慈祥的好人。他原来是驱逐舰“重庆号”的第一轮机官，1949年后在解放军海军里工作了六年，复员后到英国人开的BOWEN毛纺厂任总工程师。1966年“文革”伊始，他就挨整，在工厂里被隔离审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国际间谍。6月12日，他的妻子、儿子接到通知到厂里验尸，见到他满身都是遭到毒打的青痕。厂里却说他是吊死在柜子里，畏罪自杀。

我母亲在重庆就认识的德国犹太人汪小玲，一向非常积极，努力工作，在复旦大学教外文。她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残酷批斗。她的女儿，跟我同岁，也在复旦大学工作，因不堪欺凌，从窗口跳下自杀。汪小玲失去爱女，被逼疯了。要知道她在“二战”时好不容易逃脱了德国法西斯的迫害魔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同患难，并肩作战，参加抗战医疗护理工作，不料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我父母在英国和重庆的好友郑念，从澳洲回国，是壳牌石油公司驻上海的经理，被当作“国际间谍”抓进监狱，关押六年半。她的女儿郑美萍从小跟我们一起学舞蹈，后来考进上海电影学院，是位美丽年轻电影演员。她因受母亲冤案牵连，被活活打死，扔出窗口，说是自杀。



1953年圣诞前夕，站者右三是张家瑾叔叔



1950年代初，上海兰心大戏院，坐着左一为郑美萍，左二为二姐醇莉，后排中间为大姐醇英



1951年，我家和弟弟醇华的
干爹石学衡（后左二）一家

我弟弟的干爹石学衡，也是我父母在重庆就认识的老朋友，我们全家每年春节年初二都到他们家过。他是非常慈祥的好人，后调到石家庄工作。“文革”中也被迫害致死，连尸首都找不到。

为“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募捐演出的杰出留英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因不堪红卫兵侮辱批斗，穿好旗袍，涂上口红，化好妆，静静地躺在床上开煤气自尽。当时穿旗袍、化妆、涂口红，都是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被禁止的。

抗战时母亲在重庆认识的好朋友德国人夏太太，曾经为保卫中国同盟出力，她的中国女婿也遭受迫害，撇下爱妻幼子，跳楼自杀。

市三女中我们优秀的音乐老师何义发在遭受红卫兵批斗的第二天，就吞服家中的消毒药水自杀了。

大文豪、大翻译家傅雷就住在我们家斜对面的弄堂里，夫妻俩双双开煤气自杀。

20岁时就为国争光、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钢琴比赛金质奖章的年轻钢琴家顾圣婴，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愚园路宏业花园里，因不堪批斗、蹂躏，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年仅29岁。

指挥家杨嘉仁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首任指挥系系主任，曾经教过顾圣婴、傅聪、樊承武、陈燮阳、卞祖善等中国优秀音乐家。他教过王珏乐理及和声。他非常风趣，第一堂课介绍自己的名字时，在黑板上写：羊+人=怪物，把学生逗得哈哈笑。夫人程卓如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一任校长。他们“文革”一开始就遭到残酷批斗，毁灭性的抄家，许多珍贵的教学资料和其他资料都没了。他们不堪忍受凌辱折磨，1966

年9月6日，在家里打开了煤气，共赴黄泉。

在北京，醇英的同学、姐夫王庚尧的舞伴陈爱莲，其丈夫卧轨自杀。

指挥《天鹅湖》、《红色娘子军》、《海侠》等芭蕾舞剧，《白毛女》、《茶花女》等歌剧的黎国荃，是中央歌剧舞剧院首席指挥，大歌舞《东方红》的总指挥。1966年8月26日，他被剃光头批斗的第二天，不堪侮辱，悬梁自尽。

还有我十一婶婶王珏，她的父亲叫王泊生，是有名的京剧老生，1929年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教务主任，1934年在济南任山东省立剧院院长。剧院开设表演系，包括京剧、话剧、昆曲、地方戏、歌剧等，培养出许多中国著名优秀演员。剧院还设有音乐、舞美系等。王泊生的夫人吴瑞燕是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担任剧院教务长。李云鹤（即江青）年轻时在济南是王泊生夫妇的学生。抗战时王泊生带剧院几十名师生风尘仆仆从济南到重庆，一路上到处排演弘扬民族气节的《岳飞》、《文天祥》等剧目，深受欢迎。1938年到重庆后剧院改名为国立实验剧院。我祖父是北方人，当然喜欢京剧。作为冀鲁东旅渝同乡会主席，他热心帮助同乡，赞助剧院，把剧场的前三排座位都包了下来。王泊生抗战胜利后去了北平。

1949年1月，王泊生跟傅作义一起，出北平城迎接共产党的军队。江青很快去他们家见她昔日的院长。一年多以后，王泊生就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1965年“文革”前夕他突然死于监狱。1966年8月“文革”狂热，吴瑞燕也作为历史反革命，遭到北京红卫兵残酷批斗，剃了“阴阳头”。老太太很坚强勇敢，居然坐上挤满革命红卫兵的列车逃到了上海，来到了我们江苏路的家，和叔婶一起住在三楼。这下可不得了，经常有不知哪儿来的专案组神秘人员，半夜三更到三楼去，秘密审问这位老人。



1962年挂历，陈爱莲与我姐夫王庚尧表演舞剧《鱼美人》中的婚礼双人舞

（“四人帮”倒台以后，邓颖超亲自给王泊生夫妇平了反）

.....

我母亲实在不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疯狂整人，迫害好人。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好人，那么多好友，那么多中国的精英，抗战时日本侵略者没能杀害他们，但 20 多年以后，却被这些狂热的中国年轻人给害惨了。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母亲一直那么热爱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时就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充满爱心，什么坏事都没做过，却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唾沫，每天都在恐惧中挣扎。她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把橱柜推到二楼卧室门后面，防止红卫兵砸门冲进来。有时我母亲实在受不了，便跑到派出所去，请求拘留她，以躲过红卫兵的随意迫害。但警察不肯拘留她，让她回去。

1967 年春节，我家以前的保姆佩吉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热情邀请我和弟弟去她华山路家过年。她用手绢抹着眼泪，询问我父母的近况。她说她很想请老东家来她家吃饭，但怕为时局所不允许。她把许多很少能吃到的好菜装了好几大碗，让我们带回去给我父母过年享用。



十一婶婶父母王泊生、吴瑞燕（前排中）结婚时与宾客合影



1969年2月，上海家中，母亲怀抱醇英的宝宝与父亲合影

我弟弟一个同学的母亲在诸安浜小菜场有个鱼摊，她经常叫她年幼的孩子天不亮就给我们送些新鲜鱼过来。一来那时候鱼是稀货，很难买到，二来是怕被别人发现他们跟“黑七类”资本家家庭有来往，所以就悄悄地送到我家。多么善良的人啊。

不久，抢房风席卷上海。我们一楼客厅、餐厅被隔成四小间，住进了四家新婚的夫妇：进门房间住进一对夫妻；汽车间被改建成二层楼小房，由房地产造反派的头头一家占领；大阳台也四面砌上了墙，装了个门，搬进来一对结婚户。

我们美丽的花园也被彻底毁了。房子前面的月季花、美人蕉，花坛中的鸡冠花、蝴蝶花、凤仙花、大丽花，竹篱笆上盘缠的蔷薇花，草坪周围一圈的白兰草，东南角上的一片翠竹，都被拔得一棵不剩；屋前茂盛的夹竹桃也奄奄一息。连细柔小草也难逃厄运，青绿绿的草坪被践踏得成了无草泥地，上面还搭造了个简易工棚，堆满了水泥等建筑材料。

1966年11月，父亲的工厂改为国营上海第十八毛纺厂。自抄家以后，父亲没有了工资，只有全家每人12元的生活费。幸亏父母有在香港的好友和旧属每月汇款来救急。他的弟弟妹妹还有十三妹夫张震球也每个月寄钱来，支付八叔叔的住院费。我在1968



我在 1968 年被分配到法华镇路上的星火织布厂当工人

年被分配到法华镇路上的星火织布厂当学徒，每月十几块钱工资。我自己做衣服，还给母亲做了双中式棉鞋，连鞋底都是我一针一针扎的。她穿了哈哈笑，说是像米老鼠的鞋。“文革”中，我们一家就这么度着日子。

1969 年夏的一天，弟弟突然肚子痛，我马上用自行车把他送到离我家最近的愚园路 749 弄里的长宁区中心医院。他用手捂着肚子，痛极了，我生怕他从后面座位上掉下来。他在这当时仅有的“救命车”上总算坚持到了医院。挂了急诊，来了个护士，作为医生给他做检查。那时医生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由革命护士看病。这个女护士见我弟弟痛得死去活来，不敢轻易确诊，就出去到院子里叫了一个正在扫地的年长医生来给弟弟检查。医生看弟弟右腹下反弹疼，确诊为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动手术。我一想，怎么能让弟弟在这么混乱的医院里开刀，连个好好的医生也没有。一定得到一个最好的医院里去动手术。当时第六人民医院因为陈中伟医生的断手再植成功，成为很有名的好医院，而且就在北京西路，离我家也不太远，我就决定带弟弟偷偷逃出长宁区中心医院。运气还算好，我们找到了一辆三轮车，直奔第六人民医院。挂号后，又马上通知母亲来医院，一则需要家长签字，二则她的欧洲人外貌很引人注目，在上海是稀有的外国人。当时一般人都会注意良好的“国际影响”，所以医院一定会很重视，指派有经验的好医生来主刀。

上海又掀起送待分配青年上山下山之风。里弄居委会经常组织人拿着各种彩色标语，敲锣打鼓到我家来，要我弟弟到农村插队落户。母亲一听到锣鼓声，心就跳，血压就高，耳鸣呼呼，整个身体像是着了火。她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又有哮喘病，我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母亲一直受到惊吓，不知何时能有太平日子。

7. 申请回英国探亲难于上青天

我们想申请到英国探亲，又不敢。“文革”中如果哪家有“海外关系”是很危险的，父亲因此被扣上了许多“帽子”：里通外国、间谍、卖国贼……没有谁敢提出出国的要求，这会招致很大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

1971年9月，我到北京去看望姐姐，也想看看国庆游行。学校都在加紧操练队伍。突然，一切戛然而止，说是国庆游行取消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慢慢地，一些风声秘密流传：林彪出事了。众人惊愕。一开始，只是党内领导干部有文件传达，后来扩大范围了，党员内部传达，但仍严禁外传。据说，有一位非党人士知道了此事，有人来追查，是谁泄密了。那人说他是在厕所里听到的。“说的人长得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那人很机灵地答道：“是听到隔壁女厕所里说的。”

林彪出事后，公安局渐渐允许让东南亚归侨出国探亲了。我也壮胆提出和弟弟一起陪同母亲回英国探亲的申请。1971年12月17日，我们偷偷地去了长宁区公安局，心跳噗噗地递交了出国申请书，填写了表格。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母亲在1958年加入中国籍，是第一批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之一，是由周恩来总理签字的。那时我虽然还小，但仍记得陪我母亲到外滩上海市政府某个部门去领取国籍证的情形。由于是中国籍，所以要通过公安局申请中国护照。

每次我们到长宁区公安局询问催促，母亲都紧张得满脸通红，血压高极了。那天我搀扶她慢慢回家后，她就病倒在床上好几天。我们走投无路，心想，一定要有“贵人”帮忙才行。

当时，我们跟宋伯母的联系以及跟廖梦醒的来往都早已中断，但我们一直很想念她们。

1972年2月1日，我母亲给宋伯母写了一封信，向她问候，并恳请她帮忙，以使我们能获准去英国探亲。我还做了两个绣有十字花的新疆和朝鲜女孩的装饰品送给宋伯母。

很快，2月7日，宋伯母的秘书张珏女士就根据宋伯母的指示，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了函件，请我们收到后寄去。我们在2月11日收到了张珏秘书给母亲的信和此函，非常感动。信中写道：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住上海市江苏路 237 弄 17 号的高施嘉德 (Marjorie Gao) 和一中国人结婚，有儿女四人，久未回英国。她给宋副主席写信说，二十五年没有回家，年已六十，很想去英国探望两个年逾六十的姊姊和料理家务并说姊姊们没有孩子，想看看她的孩子，她本人眼、耳不好又患高血压。因此，要求带两个小女儿回家一趟，路上有照顾，年老的姊姊也可以看到孩子们。

高施嘉德解放前曾为中国福利会做过工作 (帮过许多忙)。宋副主席嘱我们把她的要求转达给您们并望她能取得准许去往英国旅行。

此致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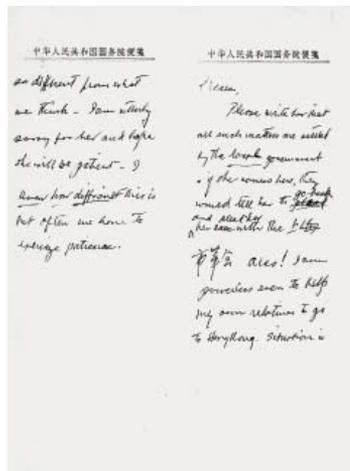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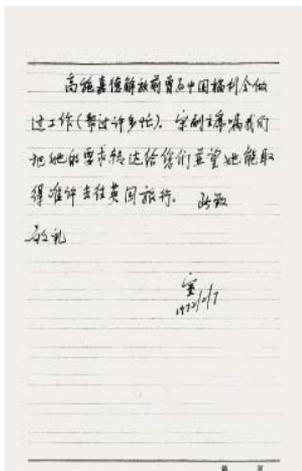
我们当天就把这封信寄给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破天荒来中国访问。一周之前，美国记者来上海，大家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马路上的行人都是单位、里弄组织的，是一些出身好的人，年轻的工农兵。整个上海就像是一个大剧场。美国记者觉得奇怪，提出疑问：怎么路上都是些年轻人？听到这些反映，里弄里就组织了老人和儿童，在尼克松来上海的那天在街上行走。

那天，除了组织好的男女老少在街上走之外，大家都留在工作单位里、学校里，



宋伯母秘书张珏根据宋伯母指示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的信



宋伯母给秘书的亲笔指示

或者家里，都不出去，免得撞上外国记者，碰上麻烦事情。我二姐醇莉所在的上海舞蹈学校休假，她在家。她说她要到布店里去买布。我们都说她疯了，出去找事。由于布票快到期了，月底前不用掉就会作废，所以她坚持要去。她回来后好高兴。原来2月中旬以来布店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但是那天，布店里就她一个顾客，她笃笃定定地慢慢挑选。难怪她那么高兴。

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之后，1972年3月，中英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借此微暖之风，我们希望出国问题能够得以解决。

3月21日，我又搀着母亲带弟弟一起去长宁区公安局询问。接待人员告诉我们，宋伯母的信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况他们都知道了。但是，能不能批准出国，决定权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

我们又等待了一个月。4月21日，我扶着母亲再次去了公安局。这次他们干脆拒绝了我们的申请，说由于我们的家庭问题，我母亲不能和子女回英国探亲。还说我们得自己琢磨我们为什么不能获准离开中国。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且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信函，他们还不批准。当我们提到这封宝贵的信函时，公安人员却冷漠地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

我母亲给气晕了，回到家来就倒在床上，我们赶快给她吃降压药。母亲在4月24日给宋伯母写了一封四页长信，把遭受拒绝的情况告诉了宋伯母，也阐述了一些我们的生活现况，表明她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之心，并希望能够到北京和宋伯母面谈。她觉得当权派阻止一个年老体弱的外国妇女回国探亲，既无理又无人性，恳请宋伯母帮忙克服这些困难。

宋伯母立刻亲笔给秘书写了指示，请秘书按照她的意思回复我母亲。她写道：

请给她回信，说明这种事情都是由当地政府处理的。如果她来这儿，他们会告诉她，回去向上海市革会申诉。况且！我连想要帮助我自己的亲戚去香港都无能为力。形势是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我完完全全为她难过，希望她能够耐心等待。我知道这是多么困难，但是我们常不得不锻炼耐心。

我们收到秘书4月29日给母亲的信后，当然很难过。但是，我母亲说，我知道孙夫人是很讲情意的，也是很坚决的。她一定会帮忙帮到底的。她不会让上海当权派那么自说自话的。她强调要我耐心，我们就耐心等待吧。

8. 去找宋伯母、廖伯母

我先去北京找廖伯母。她原先住在史家胡同 29 号，“文革”中搬到了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她见到我非常高兴，但是又不能说什么。她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问候，并说她想看英文版的《基督山恩仇记》。在那个非常时期到哪去找这本禁书，又有谁敢看？我和弟弟在上海到处问，找到一个朋友居然还藏有这部小说，厚厚的四大本。但我又不能把人家的书送到北京廖家去，怎么办呢？幸亏我家还保存着一台打字机，我就决定把这本书打印下来。我的小学三年级同学哈明明的妹妹哈聪也会英文，就来我家帮着打字。我们在大热天还总是关着窗户打字，生怕邻居听见滴滴答答的键盘声会怀疑我们在发送电报，搞间谍活动。我们偷偷地用了六个月的时间，硬是把整本书打印出来了。

我母亲说，廖梦醒不能跟我直说她心里想说的话，她知道我们像大家一样，处境很困难，也知道我们想离开中国，所以让我们看这本书，因为此书的最后一句话是：“Wait and hope”（“等待和希望”）。这句话，一直伴随我母亲度过漫长的“文革”岁月。

1972 年 11 月，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到了北京。

我先去了壁垒森严的国务院宿舍，把《基督山恩仇记》的英文打字本送给廖伯母。一进廖家，映入眼帘的是墙正中悬挂的刚去世不久的何香凝老人的遗像，像下挂着我亲手用玻璃丝编织的小白花圈。这是我寄送给廖伯母用以吊唁的。我在像前默哀致敬。

廖伯母在午睡，我不愿打扰她，就跟保姆约好，如方便，我和母亲第二天下午 4 点来看望廖伯母。

为了不使母亲引起路人和警卫的注意，受到干扰，我姐姐、姐夫给她乔装打扮了一番。首先要解决头发颜



1972 年 11 月，母亲在长城

色的问题，改黄为黑。庚尧拿出一个枝枝拉拉的短黑毛发头套，原来这是他出国演出客串花果山小猴子用的，套在我母亲的头上，把她那些会惹麻烦的金黄色头发塞了进去。好滑稽，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接着，醇英姐用一块大围巾帮母亲把头裹上，加上一个大口罩，遮住她的高鼻子，再给她戴上一副墨镜遮住她的蓝眼睛，还给她换了一双旧布鞋穿上。基本上看不出是外国人了，这才敢出门坐上公共汽车去国务院宿舍。

在大动乱中两位抗战时认识的密友相会，大家都非常激动。廖伯母关切地问及父亲和家人，大难中大都还健在，颇感安慰。母亲告诉她打算带两个孩子回英国，她沉默无语，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最后，深沉地说：“多多保重。好好照看土愚。”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廖梦醒这位有3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



1972年11月，我们和母亲（右）在长城



1972年12月，母亲在定陵

9. 寒夜中送来的柠檬蛋糕



我给宋伯母做的娃娃头暖壶套和醇英为宋伯母编织的玻璃丝玫瑰，现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12月7日是我的生日，我们去了珠市口的丰泽园晚餐。饭店人很客气，见到来了“外宾”，就请我们上二楼，引我们进了一间包间。我们要了一瓶香槟酒来庆祝我的生日。可能是房间里太暖和了吧，而且服务员也不太有开香槟酒的经验，啪的一下，半瓶酒都泼洒在墙上了。我们都乐了，说是个好兆头，可以圆梦，出国申请得到批准了。

12月25日，我母亲给宋伯母写了一封信，恭贺圣诞新年。我也亲手做了一个1973年挂历给宋伯母。知道宋伯母喜欢喝茶，我就亲手给她做了一个很别致的英国人常用的茶壶保暖套，以寄思念之情。暖壶套上面是一个漂亮的梳着辫子的娃娃头，穿着大红色绸子上衣，下面我缝上了一个粉红色织锦缎长裙，里面有棉花夹层保暖用。

信中我母亲告诉宋伯母她现在在北京。由于以往一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我们的申请之事踢到了区公安局，说是应该由区里负责，跟他们无关。而区里又说，他们对此没有权力，也没有看到宋副主席秘书的信函，不知道。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只能来北京找国务院或者外交部。母亲非常希望能够再见到宋伯母。

我顶着寒风将信、暖壶套和挂历送到后海北沿46号宋伯母的家中。宋伯母的寓所外没有门牌号，也没有警卫。我刚一按门铃，门就开了。我跟警卫员解释，那是送给宋庆龄副主席的信函。警卫员没说什么，收下了。

我们就在北京等消息。12月28日，宋伯母的秘书给我母亲来信，写道：您给孙中山夫人的信已经收到。她感谢您的日历和美好的祝愿。

宋伯母病了，正在上海治病，每天要接受两个半小时的药品静脉注射。

这时，适逢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张万申从巴黎回到上海。圣诞节那天晚上，万申来我家看望我父亲。慈祥的方妈（万申全家1961年离开上海回波兰母亲家乡时，他家的保姆方妈就到住在我家三楼的我十一叔叔家来照顾小孩。她非常宝贝万申）在厨房炒菜时，有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戴着鸭舌帽、大口罩，悄悄地上楼找到我们。原来他是宋伯母的秘书杜述周，给我家带来了一盒蛋白柠檬大蛋糕，说是宋庆龄送给我们过节享用的。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这样的蛋糕。大家都非常感动。在这最艰难的日子，宋伯母还特地请人给我家送蛋糕过圣诞节。在打倒一切、打倒宗教的“文革”的黑夜中，她还想到母亲是基督教徒，圣诞节是如何重要，惦记着老朋友，以蛋糕表示深厚情意。当时不用说圣诞节不能提，就连吃蛋糕也会被作为“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受严厉批判的。

得知万申回到上海，我马上赶回上海跟他见面。这是“文革”中万申第二次来到我家。第一次是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已经开始抄家武斗，我家尚未遭到抄家之前。这些年来变化太大了，我们感慨万分。

由于我们寄往国外的信件都是遭拆阅的，母亲不能写明我们想回英国看望姐妹，我就请万申替我们带口信给我们在英国的姨妈，请她们找英国外交部出面，让我母亲可以回英国团聚。

10. 母亲与宋伯母的最后的一面

1973年，我们得到宋伯母的邀请，去她上海淮海中路府上用茶点。那是3月18日，风和日丽。我和母亲穿戴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在江苏路自家弄堂斜对面坐上44路公共汽车，到华山路淮海路下车，过马路到达淮海中路1843号。我们一到，门就打开了，警卫员请我们进去。我们内心非常激动，静静地慢步走向房子正门。

一进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高高挂在大堂正中墙上的我亲手制作送给宋伯母的挂历。这是我用硬纸板糊上金色绸底，下面左边贴了一个放炮仗的年画式的男娃，右边一个笑嘻嘻捂着耳朵看放炮仗的女娃，中间一个大红爆竹，丝丝烟火往上，烟雾团中爆出“新年快乐”这些字。这个“手工艺品”下面挂着一个日历。我顿时很感动，也很高兴。没想到宋伯母那么喜欢我做的挂历，还把它放在家里那么重要的位置。

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向会客厅。宋伯母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接我们，亲切地拥抱我和母亲。我们都非常激动。她是那么的美丽慈祥。我给宋伯母赠送了一条我亲手做的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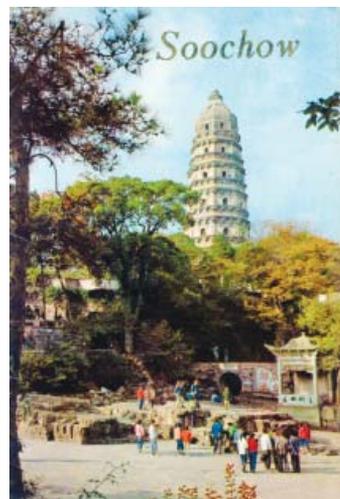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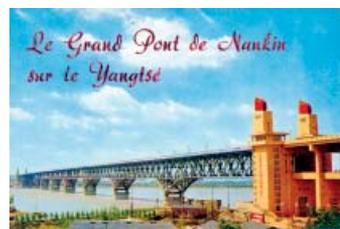


上海淮海中路宋府正门

丝双绉白围巾，上面用彩色丝绸贴绣了一个跳芭蕾舞的小姑娘，是我二姐在《白毛女》芭蕾舞剧中出演的形象：左脚立在脚尖上，右腿前屈举着，两手一上一下，头上两个小鬏鬏，斜着头笑嘻嘻的，很活泼可爱。宋伯母非常高兴地表示谢意。她跟我们说英语，关心地问到我父亲、姐弟。她请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精致的西式糕点、英国式的奶茶。问到我们申请出国的进展时，我如实告诉她：“公安局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她很平静地“噢”了一声，没说什么。

她也问起戴爱莲的近况。我说，我去北京郊区朱辛庄五七干校看我大姐时，碰到了她。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那儿养猪。宋伯母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久久未语。对于当时的情况，对于一些老朋友的不幸遭遇，宋伯母心里非常沉痛。此后不久，戴爱莲被“解放”了。我在宋伯母主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看到有关戴爱莲的介绍文章。她是最早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我想这或许跟宋庆龄的直接关怀有关。

宋伯母给我准备了一盒礼物，用嫩绿绉纸精心地包装好，系上粉红丝带。回家打开看，是一盒美国的杏仁巧



1972年出版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明信片——醇莉（后排右一）扮演小女孩

宋伯母1973年寄给母亲的明信片



宋伯母送我的美国杏仁巧克力夹心糖果的包装盒

克力夹心糖果，粉红色的圆铁盒上面写着：“ALMOND ROCA, AMERICA'S FINEST CONFECTION”（“乐家巧克力杏仁糖，美国最好的糖”），是布朗·哈雷（Brown Halley）牌的。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那时中国完全与世隔绝，根本没有“美帝国主义”的食品。这盒糖果的盒盖有点给压扁了，一定是经过许多周折，有人送给宋庆龄，她自己舍不得吃，又送给我们享用的。我一直都把盒子保留着，从上海带到香港，再带到巴黎，最后带回上海，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代为保管。

快谈移晷，我们依依不舍地与宋伯母告别。她送我们到门口，久久拥抱。我们的微笑中都含着泪水……

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宋伯母。我真后悔当时没带照相机。当然那时候大家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生怕越轨。在那种非常时期去见国家领导人，不敢私自照相。

回家后，母亲跟我说：孙夫人是非常讲义气的人，朋友的忙她一定会帮的。她说出的话是一定会做到的。她虽然没露声色，但她一定会帮到底，一定会让上海市公安局给我们办理好出国护照。



1973年夏，上海江苏路被摧毁的花园中，全家合影

11. 我为出国偷学国画

申请出国一拖两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批准的消息。我知道我们迟早要离开上海的，两手空空，带什么出国呢？中国文化！我决定学习国画。但当时国画是作为封建文化被批判禁止的。国画大师的毛笔都被红卫兵烧毁了，一些国画家的背上还被红卫兵涂上糨糊，贴上画画用的宣纸，用乌黑的墨汁写上打倒他们的口号。没有人再敢画国画，更没有人敢教国画。到哪儿去找老师呢？

我家世交马迪生的姨妈鲍亚暉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国画艺术家，曾师从王一亭、樊少云，山水、花鸟、人物题材的画都擅长，画风非常优雅。她曾和何香凝、吴青霞等一起创建女子书画会。她的画册是由马相伯题款，叶恭绰、王一亭、刘海粟题词作序。马迪生就带我去拜师。鲍老师一开始也推辞，但她请我画一幅画给她看看再说。我虽然学校里画画儿画得很好，但是从来没有画过国画。到哪儿去找国画临摹呢？国画书籍都被“破四旧”烧掉了。亲友们又四处托人找。弟弟的一个朋友家没被抄家，居然还有一小本线装美女画谱。我就借来依样画葫芦。但是没有色彩，我就自己动脑筋涂色，厚厚的，像年画，不像国画。鲍老师一看，觉得我的线条还很有功夫，有书法功底，就收了我当她的学生。她因为不愿进画院，所以没遭到红卫兵批斗抄家。她就拿出她自己画的画，还有她珍藏的古画，偷偷地指点我画国画。有人来了，她就赶快把画都藏起来。

我还有几位老师：弟弟朋友的父亲、住在江苏路的王光裔擅长仕女画，我就跟他学清朝王小某、费丹旭、改七香画派；我父亲中山公园的太极拳拳友，一位方鹤先先生，住在愚园路定西路，教我画花卉；另一位拳友秦惠亭先生，也是我小学同学秦璞的父亲，住在愚园路江苏路口，指点我书法。

我还去拜访请教过王个簃先生，他非常慈祥和蔼，很喜欢我画的国画，非常鼓励我。弟弟去黄山时，还给我买了很精致的歙砚和超顶漆烟徽墨。我很用心地学画国画。



1973 年夏，我在上海跟鲍亚暉老师偷学国画时所画的国画

12. 告别中国，告别宋伯母

我小姨妈果真给英国外交部写了信，信到了北京英国大使馆。1966年“文革”中红卫兵放火把英国大使馆给烧了，里面所有的英国侨民的资料都付之一炬，新上任的年轻领事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完全不知道在上海还有哪些英国人，全部失去联系。

1973年6月，理查森领事接到我姨妈信之后，就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说他想到上海来看她，不知是否方便。母亲接到此信，吓得心脏病都快发了。她非常想见这位故乡领事，但又不能回信表明，因为跟西方外交官有联系都会被人当成间谍的。其实他不写信就好了，来我家就是了，根本不用问母亲，她无法回答。

6月下旬，理查森和副领事到上海来看我们。我母亲也不能多说什么，只说很想带子女回英国家乡看看姐妹亲友。

我们的“里应外合”起了效应。过了几个月，公安局总算通知我们去领取护照。这回他们非常客气了，还说“欢迎你们再回上海”。

我们马上给宋伯母去信致谢。当宋伯母得知我们即将离开中国后，特地送给我们一本《中国建设》，是1973年11月那一期。封底印有一只精致的双面苏绣波斯白猫，一只蓝眼睛，一只黄眼睛，非常可爱。她在内页用英文写道：

真为你高兴，亲爱的玛菊瑞！我们的苏绣是多么奇妙！带上这只波斯猫来给你们旅途增添快活。

致以深爱。

宋庆龄

1973年11月1日



宋伯母1973年11月赠母亲的英文版《中国建设》的内页和封底

弟弟醇华陪母亲去北京英国大使馆办签证。在刺骨寒风中，母亲去了天坛——她最喜欢的壮严美丽的天坛，默默地向中国告别，向她生活了35年的第二故乡，作永久的告别。

1973年12月5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走的那天，我们非常伤心，看着饱经风霜的慈祥的父亲、亲爱的大姐，还有其他亲友，不知今后何时才能重逢，我们心酸得直掉泪，不断哭泣。

摇摇晃晃坐了39个小时的火车后，我们到达广州住进宾馆过夜。第二天一早，12月7日，母亲和弟弟用“生日快乐”的歌声叫我起床。



1973年11月，母亲与弟弟（左）
向天坛告别，向中国告别



宋伯母 1977 年 4 月赠母亲的英文版《中国建设》，内页有她的亲笔题字：“给最亲爱的玛菊瑞 宋庆龄”

我们坐火车到罗湖。关卡森严壁垒，深圳河两边和桥上都严严实实布满了好几层铁丝网，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边防军战士。我们战战兢兢地经过了海关的严密搜索，请红帽子搬运工推行李过无人区的深圳桥，没走几步路就到了香港。

我们进了香港入境处，有官员在那儿等候我们，见到我母亲，彬彬有礼、面带微笑地跟她用英语说：“您是高太太吗？欢迎您光临香港。”我母亲呆立在那儿，久久没开口。我就替她回答了，感谢他们的迎接。

出关后，我问母亲：人家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回答？我告诉母亲：“我们已经到了香港。”她说：“真的吗？我以为我们还在中国呢。”原来她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到达了香港。自 1966 年“文革”开始以来，没有任何中国人敢用英语跟她说话，所以当一位香港华人边防官员跟她说英语时，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说英语，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反应。听她这么一说，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那天阳光灿烂，温暖如春。我们上了去九龙市中心的火车，到尖沙咀下车，跟着向导走到青年会酒店。

我母亲的心被“文革”伤透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返回这片她度过了全部青春岁月、生活了 35 年的土地了。

13. 香港小住

我二姐醇莉和她丈夫李赞宏先到香港一个月。小李是东方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印尼归侨。他和我大姐夫王庚尧“文革”后期都在国家体操队教运动员舞蹈训练。大姐、大姐夫就为小李和二姐做了媒。那天吃午饭时，醇莉收到姐姐的信，打开信封，一张一寸的报名照就掉在她饭碗里。我们笑着说：得，就是他了，饭碗里的人了。果然不错。小李秘密来上海相亲，一拍即合。经过多次奔走，赞宏被批准回印尼，二姐也终于被批准同行。两人拿了结婚证书，没来得及举办任何婚礼，就赶紧双双上了火车直奔香港。

我到香港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母亲只被准许带一些购买回英国的飞机票费用，约两千人民币。

我们找到了二姐他们，他俩一到香港就靠教授舞蹈生活。校长是英国人，非常善良，招待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他们山顶上的舒适的家里。赞宏还有一手针灸绝活，也派上了用场。我就先替我二姐上舞蹈课弹钢琴伴奏。这是我拿手的，我从六岁起就给两个姐姐跳舞弹伴奏。大姐在北京舞蹈学校学习时，放暑假和同学到上海来玩，陈爱莲就住在我家。孙正廷等同学一起假座上海实验歌剧院练功时，都是我这个小妹妹给她们弹琴伴奏的。

我母亲的英国朋友跟我说，你中文那么好，应该试试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心想，我在香港举目无亲，没有人推荐，也没有任何文凭，怎么可能到大学去教课。

1974年某日是香港大学的对外开放日，我和在美孚新村的一对英国年轻人邻居一起去参观。既然到了港大，为了满足母亲朋友的善意建议，就问路去了中文系。系主任是马蒙教授，正好在，很和蔼。我壮胆毛遂自荐，说是想教外国人中文，而且我也会英文。马教授跟我聊了一会儿，见我中文很标准，就推荐我到语言中心去教外国人中文。



1974年，香港，二姐醇莉表演独创的中国芭蕾，糅和民族古典舞蹈和西方芭蕾脚尖技巧。服装是我做的，用上海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织锦绸缎块缝制而成



1974年，香港，二姐夫李赞宏表演印度舞



1974年，英国最著名的芭蕾舞大师玛格·芳婷（左三）在香港演出，醇莉（左二）和她丈夫李赞宏（右二）也同台演出，主演舞剧《葛蓓莉亚》双人舞。芳婷知道我母亲（右三）有两个女儿是杰出的芭蕾舞艺术家，特地送给她一个精致的银奶壶。母亲说，这是“文革”抄家后她收到的第一件银器。芳婷也非常喜欢我（左一）的国画，甚至跪在地上欣赏我的画，说非常非常美丽，画得好极了。赞宏还用针灸替她治疗膝盖毛病，疗效很好



1974年3月，父亲在上海

他亲自给语言中心主任英国人罗德教授（Professor Lord）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带上去见他。我很感动。我在“文革”中从上海出来，口袋里没有任何学业文凭，也没有任何人介绍，第一次见面，罗德教授就那么信任和关照。因为有了中文权威的书面介绍，罗德教授就立即聘请我在港大语言中心教中文。

我的学生有的是英国外交官，在剑桥或者牛津大学学了两年中文以后，来香港大学继续深造；也有日本商人，准备跟中国做贸易。后来还有香港本地人，港大工作的，不会普通话，也来跟我学习。一些教材都是我自己撰写或编写的。语言中心气氛非常好，大家很融洽。有一位西班牙老师，斗牛士的外貌风度，却能讲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北京话，这在当时真是很少有的。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我们有时一块儿为教材录音，像演话剧念台词一样，很好玩。因为我还能说标准的上海话和四川话，中文教学主任还准备请我参加方言研究。

我们一直设法让父亲申请来香港，母亲血压非常高，很危险。我们写了许许多多的信，到处想办法。要知道那时候一个资本家，是“黑七类”，“文革”的对象，是被抄过家、批斗过的，根本就不可能离开中国。最后在宋伯母和廖梦醒伯母的帮助下，我父亲也被批准到了香港。廖伯母在给公安局的信中清楚地说明，父亲在抗战中帮助过抗战士兵，帮助过八路军，有功劳。廖伯母很有义气，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忙。

1975年4月，父亲获准赴港。我和二姐得到父亲坐火车来九龙的消息，但是不知道他那天几点钟能够通过人满为患的海关进入罗湖，坐上火车到达九龙尖沙咀。我们就一大早去火车站等父亲。火车一班一班开来了，但就是没见到父亲的身影，到了傍晚都没有接到父亲。我们很担心，怕他没能通过海关，就给母亲打电话，谁知父亲已经

到家了。

原来，父亲离开上海时，政府部门按照规定给他换了六元港币。这是从罗湖到九龙尖沙咀的火车票价，使他能有坐火车到九龙的车费。但是当他到了罗湖，有香港官员来迎接他，并用汽车把他直接送到湾仔家里我母亲身边。因此父亲居然还是在家里迎接我和二姐，为我们开门。在“文革”中，一个那时被叫作资本家的父亲能来香港跟我们团聚，真是太不容易了，破天荒的。我们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早知道有人派汽车去罗湖接他，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去火车站白等一天了。父亲还开玩笑地说：“我也不知道还能省下这六块钱的车费。”

宋伯母得知我父亲赴香港和我母亲团圆了，非常高兴。1975年6月16日，宋伯母给我母亲写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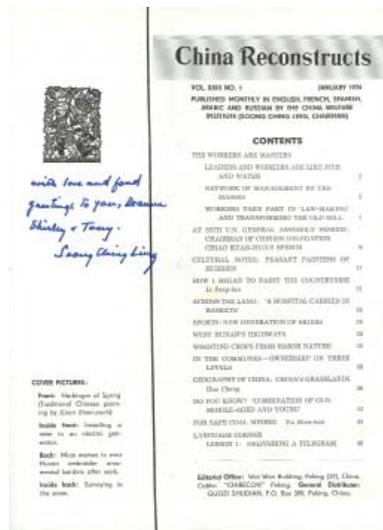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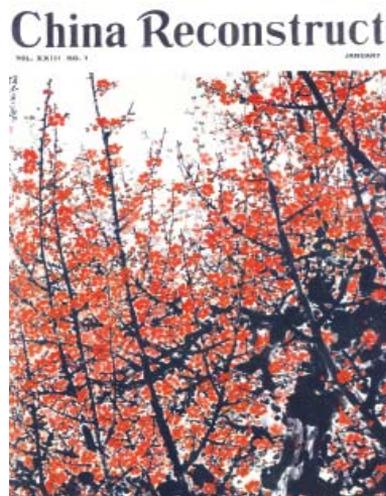
最亲爱的玛菊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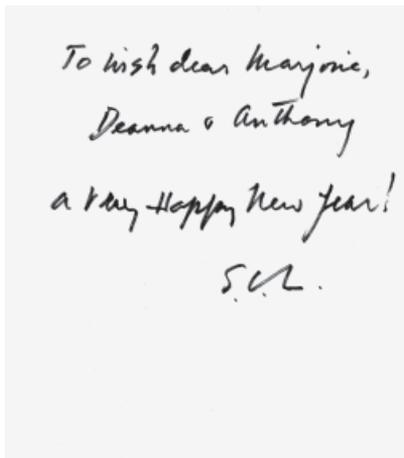
玛丽亚给我来信把你们快乐的团圆告诉了我，我能够想象你的安慰和欢乐！我希望，在你爱人的照顾下，你的身体能够迅速好起来，你的眼睛也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

请不用再给我染发剂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使用本地产品了，至今尚未过敏。

请一定要好好休息，并务必使你的身体好起来，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1974年1月，宋伯母把英文版《中国建设》寄给已在香港的我们，她在内页写道：“向你（母亲）、第娜（我）、雪莉（二姐）、托尼（弟弟）致以爱与深情的祝福。宋庆龄”





1974年底，宋伯母在便笺上写道：“祝愿亲爱的玛菊瑞（母亲）、第娜（我）、安东尼（弟弟）新年快乐！”

等玛丽亚从小产中恢复过来后，我希望她能再来我这儿。她也非常可爱，就像第娜和你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我希望能够常常见到她，我4月在楼梯上摔倒后，现在已经能够慢慢走动了。你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滑溜的地板和地毯是有潜在危险的。

向你致以深爱，并向你所有的家人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你永远的

宋庆龄

二姐和弟弟都申请移民去了美国。现在父亲来了，有人照顾母亲了，我就可以放心去欧洲了。

我有一个月的暑假，想到英国去见见我的姨妈。我同时申请了三个国家的签证：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我的大姨父是意大利人。我很喜欢各种艺术和文学，当然就很向往法国，特别是巴黎。法国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到香港演出时，法国总领事余敷华（François Geoffroy-Dechaume）邀请了我 and 二姐参加了宴会。总领事很喜欢我们一家，一次在香港调景岭年轻法国朋友戴理安（Frédéric Armand-Delille）家野餐时，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家有人想到法国来，欢迎。”我就记住了。结果法国签证先出来，我就用我一幅国画售出的钱，购买了飞往巴黎的机票。可以说，我到法国的飞机票是我自己用毛笔“画”出来的。

14. 孤身去巴黎

1975年6月17日，我只身到达巴黎。只有一个箱子，但是里面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都带着。我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过曼谷、迪拜，在伦敦转机，26个小时以后到达巴黎奥利机场。万申的姐姐张万渝和她的法国丈夫来机场接我。她母亲也就是寄给我母亲假发套的波兰朋友，招待我住在他们家里，非常热情。每天上午一桌子的美味早餐，大鸡蛋、牛奶、黄油、面包、水果、蛋糕……还有丰盛的午餐晚餐，把我都给吃胖了。

我沉浸在巴黎美妙的艺术氛围中，卢浮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这些在书上看到的名胜古迹和博物馆，现在我都亲临了，那感觉真是幸福。尤其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能从上海到法国来简直是奇迹。

我在香港总领事家碰到的第一个法国年轻朋友叫Frédéric Armand-Delille，就是住在调景岭的那个朋友。他曾在台湾学过中文，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戴理安。他家跟总领事是世交。他在离开香港时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到法国来，我请你们到我父母家来做客。”几个月后我真的到了巴黎，就跟他打电话。他马上请我到他父亲家去过周末。这是我在法国，也是在欧洲过的第一个周末。他开车来接我去。那天有些小雨。当车到他家时，道路两边两行参天大树，路到尽头豁然开朗，一个美丽庄重的城堡出现在眼前。城堡前一条蜿蜒的小溪，周围树林雾气缭绕。我感觉真像处身在一个童话世界，犹似《睡美人》的幻景，美极了。

一次戴理安请我和一些法国朋友在巴黎拉丁区看一部美国经典影片，然后一起去意大利餐馆吃比萨饼，他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我这位来自中国的朋友，并说我是艺术家，画画儿画得很好。后来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等公共汽车时，

偶尔碰到了其中一位叫 Catherine de Sèze 的朋友刚好走过，她非常热情地请我到她家去喝香槟酒，跟她朋友一起庆祝她离任，并把我介绍给一些正在筹备画展的朋友。他们听说我画中国画，便很热情地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艺术展览。1976年2月27日起，我就在巴黎十六区塔街（rue de la Tour）一栋诺曼底式的房子里，挂上了我画的《四季图》等中国国画，开始了我在巴黎的传播中国艺术的生涯。（很巧，我现在也住在这条街上。）

展览结束后，我还当大厨，给所有参展的朋友做了一顿美味的中国盛宴，有宫保鸡丁、红烧鱼、青椒牛肉、炒菜、什锦炒饭等等。当时只有一个越南人开的小店，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可以买到一些葱姜大蒜、香菜、酱油之类的基本调料，但料酒即绍兴黄酒没有，我只能用白葡萄酒取代。

我的国画吸引了法国艺术爱好者，他们就来跟我学习中国书画。我就在我住的国际大学城荷兰馆开始设帐收徒。我把着他们的手，一笔一划教他们基本功。他们都很用功。

我在上海的恩师都非常开心。在中国还处在“文革”阴影中时，我却能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教授中国书画，传授灿烂不朽的中国文化，他们都写热情洋溢的信勉励我。



1976年2月29日，画展结束后，我为参展的法国朋友做了许多好吃的中国菜，大家也都是第一次品尝中国佳肴，非常喜欢。我最后端出一条香喷喷的红烧鱼

15. “真正的艺术家”

我在巴黎国际大学城碰到一位艺术爱好者和他的著名越南画家朋友，他们非常喜欢我的国画，就自告奋勇地帮我联系展厅。在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以及法国国家亚洲艺术集美博物馆专家和索邦大学学法语的德国同学及其丈夫等热心朋友的帮助下，1977年4月28日，我在巴黎第一次举办了我的国画展览。

宋伯母闻讯后非常高兴，来信写道：

我非常亲爱的第娜：

最热烈地祝贺你成功的画展。我多么想能在那儿亲自看看你的艺术作品！

……

尤兰达 20 岁，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简尼特 18 岁，进了外语学院学英语。……你会觉得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很喜欢你的！

……

致以热切的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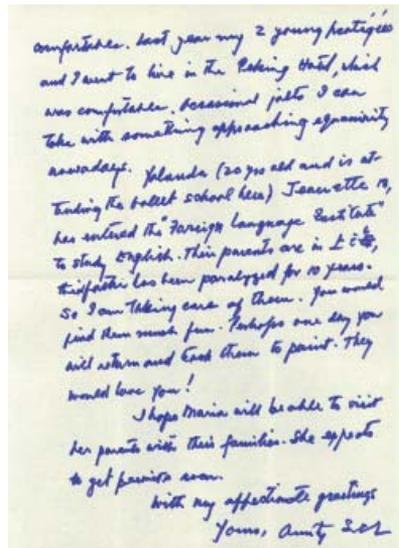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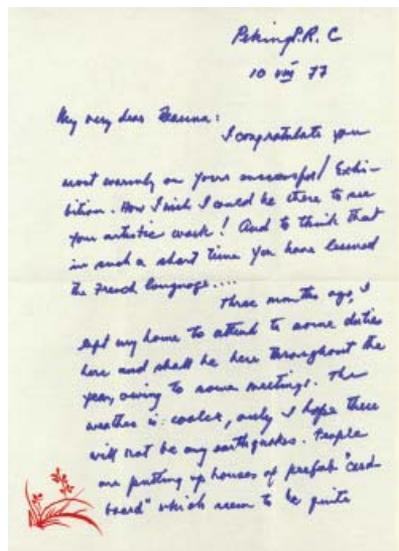
你的

宋庆龄阿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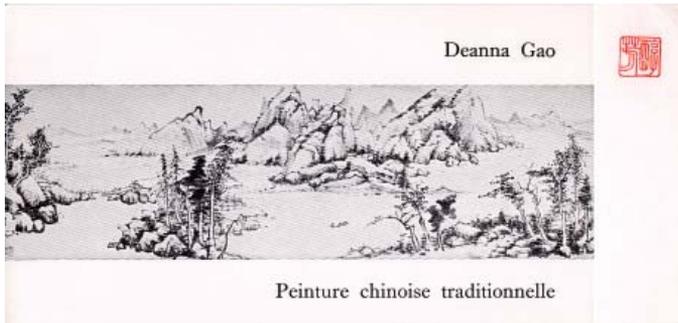
我把印有我一幅水墨山水画的请柬寄给了宋伯母。她非常高兴，给我来信写道：

最亲爱的第娜：

……你的画作极富于艺术性。我要把印有你的“中国传统国画”的请柬配上镜框，因为它的确非常引人入胜。



1977年8月10日，宋伯母来信热烈祝贺我画展成功，并说：“我多么想能在那儿亲自看看你的艺术作品！”



宋伯母来信中提到的我巴黎画展的请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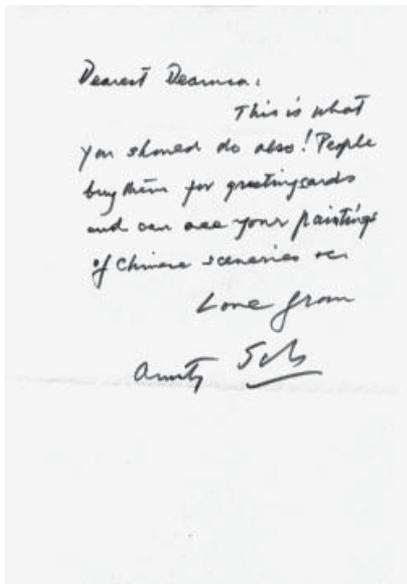
宋伯母还给我寄送了一张印有国画花卉的美国出版的小贺卡，建议我也把我的国画印制成贺卡发行：

最亲爱的第娜：

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人们买来作为贺卡，而且可以看到你的中国山水等绘画。

爱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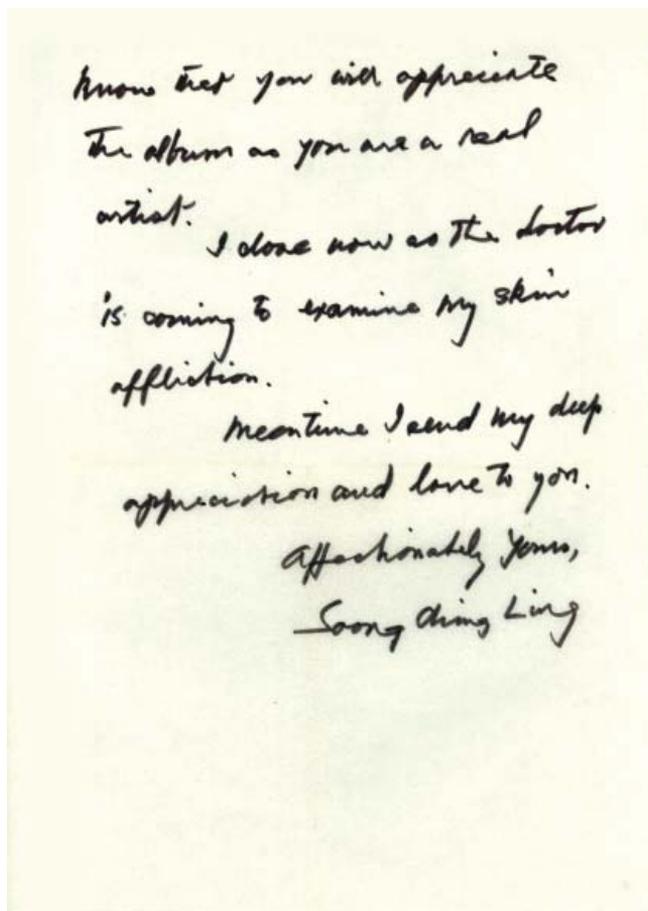
宋庆龄阿姨



宋伯母来信，建议我把我的国画印制成贺卡发行

宋伯母一直念念不忘支持鼓励我画国画。在 1978 年 3 月 13 日的信中她写道：

如果有值得寄给你的画，我会给你的。在上海家里，我有一本画得非常漂亮的古代花卉画册，有一天你会收到的，只要能可靠的人带来给你。我很爱看这些画，知道你也一定会很欣赏这本画册，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1978 年 3 月 13 日，
宋伯母来信夸奖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我画的国画：芭蕾牡丹和神态各异的猫



看到她夸奖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非常感动。有什么能比这更珍贵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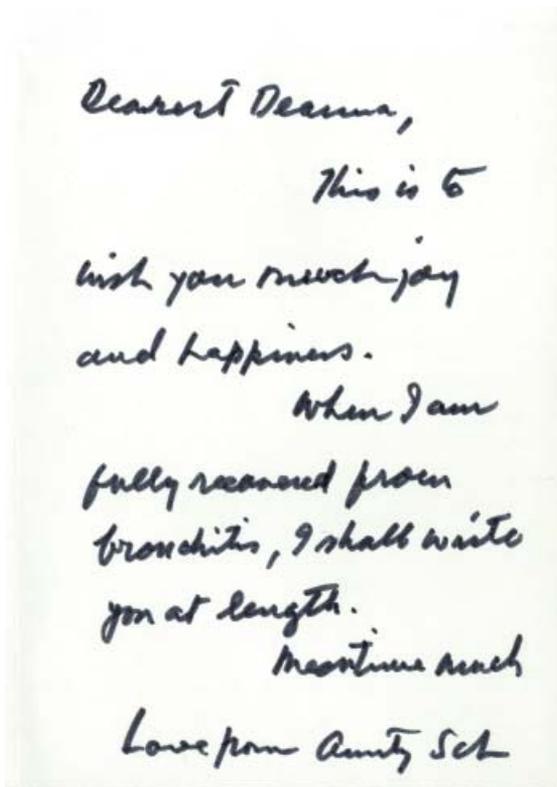
我于 1978 年 5 月在巴黎举办第二次画展，8 月到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中的温泉小镇举办画展，1979 年 6 月和 10 月在巴黎又举办了国画展览。想到宋伯母那么想来看我的画展，我都特地带上了她送给我的黑丝绒金线镶绣小玻璃镜的美丽的晚宴手提包参加开幕式，让她开心开心，也让我感到她就在我的身边，非常温暖。



宋伯母赠我的晚宴小手提包



1979 年 6 月，巴黎金昆画廊个展开幕式，我手边是宋伯母送我的晚宴小手提包



1979年8月，宋伯母在病中给我寄来贺卡，祝我快乐健康



1979年9月14日，宋伯母病刚好些，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祝贺我：

我非常亲爱的第娜：

我因患气管炎卧床一个多月，所以没能早些写信告诉你，我为你在巴黎的成功感到多么的高兴！我心里一直是想着你的，亲爱的，可爱的第娜！

1979年12月15日她给我写信道：

我最亲爱的第娜：

十分欣赏你珍贵的作品，由衷感谢你。作品是如此精美，显示出你作为画家的少见的才华。

16. 为宋伯母提供染发剂

我到了巴黎以后，宋伯母一直用英文给我写亲笔信，寄送贺年卡和《中国建设》杂志，连信封都是她自己亲笔写的。她喜欢用深蓝色粗钢笔写信，字体非常漂亮。

我知道她需要美国的露本斯坦黑色染发剂，可当时在香港只有瑞芙珑一个品牌。她皮肤过敏，只能使用露本斯坦制品。我在巴黎看到此牌的染发剂，非常高兴，马上给她买了。但是，怎么送给她？这可是个大问题。那时化妆品根本不能通过邮局寄送进口到中国。正好我碰到一对年轻夫妇要到北京使馆去工作，我就托他们把染发剂带到北京。可是我姐姐醇英被“文革”吓怕了，根本不敢见任何外国人，更不用说是外交人员了，查起来没完。我不想给她增添麻烦，就请朋友跟认识宋伯母的日本友人中村夫人联系，因为她是著名的“国际友人”，可以跟外国人接触。然后再请她跟我姐姐联系，转交给她。我姐姐到中村那儿取到了染发剂以后，就马上给宋伯母去了信。宋伯母很高兴，而且完全信任我们高家的人，想请姐姐帮她染发。我姐姐心想，国母的头发可不敢碰，太宝贵，这责任太大，而且她也不知怎么用染发剂，从来没有用过。因此就照实告诉宋伯母她不会，最好还是请专业的人员帮忙。

宋伯母的染发剂用完了，就非常客气地写信问我：

亲爱的第娜，请你是否能空邮给我一些海伦娜·露本丝坦黑色染发剂，叫作“快速染发”香波？这是唯一的一种不会引起我头皮搔痒的染发剂！我急需一些。非常感谢！

我一直给宋伯母提供黑色染发剂。一次，母亲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有一篇报道，说是一些香港知名女士有幸拜见了宋庆龄，看到她如此高龄却还是一头乌发，非常钦羡。母亲很高兴地跟我说：“她们不知道这都是我女儿的功劳呢！”我也很开心。



宋伯母寄来的露本
斯坦染发剂说明书

17. 宋伯母为醇英一家饯行

宋伯母非常关心我大姐，在1977年8月10日的来信中她写道：“希望玛丽亚能和她家人去看望她父母。她应该不久就会获准出国。”果然，1977年8月，大姐一家的出国申请批准了。

宋伯母邀请姐姐和她丈夫王庚尧、八岁的儿子尧尧（王劲小名）到她府上做客，设午宴为他们饯行。醇英他们真是特别高兴。醇英七岁时曾去过上海宋府见过宋伯母，那么多年后又能在北京见到宋伯母，她非常激动。

宋府官邸很宽敞，典雅漂亮。客厅靠北墙有一套古朴的藤制沙发，墙上正中端挂着孙中山先生的肖像。靠墙的吧台上放着醇英用彩色尼龙丝编织的一朵大玫瑰花，那是以前醇英代表我们全家向宋伯母贺新年的小小礼物。宋伯母把这朵花摆在这么显要的位置上，醇英心里好高兴。

一会儿宋伯母由秘书张珏等人搀扶着来到客厅。她是那么慈祥和蔼，她用略带上海话口音的国语和醇英、庚尧亲切交谈。宋伯母向大家介绍说“他们两位都是舞蹈家”。

宋伯母很开心，让人放起舞曲音乐，请庚尧跟张珏跳华尔兹舞。大家在一起乐融融的，宋伯母完全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谈笑风生。那一顿难忘的饯行午餐非常丰盛可口，摆满了一大桌。最难忘的是那道“琵琶大虾”，这在当时是很难吃到的佳肴。

宋伯母拿出许多礼物送给姐姐带走留作纪念，其中有一个精致美丽的晚宴小手提包，内中许多小块镜子用金丝线镶绣在丝绒上。她还请姐姐给母亲和我带了印度晚宴小手提包，并送给我们五条漂亮的真丝围巾，其中一条是印有上海南京路水彩画的乔其纱方围巾，还有一条是印度长纱围巾。姐姐一家临走时，宋伯母还亲自拿了几个好大好大的苹果给小王劲带着。



宋伯母赠我的上海南京路图案方围巾（上）和印度长纱围巾（右）



1978年9月3日，香港，父母结婚40周年，与大姐醇英、大姐夫王庚尧合影

18. 法国芥末

我很想为宋伯母效劳，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她却只想到她的朋友。来信说：

……由于有一些外国客人来看我，他们都喜欢“法国配制的芥末”和这儿供应的热狗（香肠）。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请寄给我两三罐上面说的芥末，世界上最好的芥末。

最近有一位老太太，韦尔西·费西尔，98岁，从纽约飞来看我。当我问她吃什么，她的回答是“皮蛋”和“热狗”！但她告诉我，后者“必须佐以法国配制的芥末”。她现在已经回家了，但还会有其他美国客人来看我。所以，你是否能速寄一些给我？……

我就坐车到市中心的一家食品店，挑选了四罐不同品种的芥末酱，马上给她寄了去。1978年3月13日，我收到她非常客气的来信：

我最亲爱的第娜：

百万分感谢你那么迅速就办好了我请你办的事。我刚打开了你航空寄来的两罐美味法国芥末，觉得真是鲜美好吃。当我收到你慷慨给我的另外用平邮寄来的两罐时，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哪一种。

她还很风趣地写道：

我们刚开完人大会议。极端疲劳，而且那强烈的弧光灯照得我脸都肿了，现在在我的脸就像一个膨胀的熟透了的红番茄！

1978年4月7日，她又给我写信聊天：

最亲爱的第娜：

我很高兴告诉你，刚收到那另外两罐芥末，我们今晚就品尝。那么多的美国朋友到达这儿。昨天“迪克西军使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常驻延安。

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是“美国南方人”，即从南方各州来的美国人。他们最喜欢吃烤肉，把猪放在深地坑里烧烤，特别好吃。不知道我们这些“生手”是否能做出这种烤肉来请他们。

上个月我们的人大召开，有4000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筋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不过，我坚决不坐，而是让一位年轻姑娘简尼特（我的“受保护人”）用她的有力的手臂挽扶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有摄影记者对准我们照相，她就迅速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好像我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你在电视里看到我们了吗？在美国和英国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他们看了整个过程。

今年是我帮助建立的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因此我可能6月份得到上海去参加庆祝活动。我会让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

谨此望你身体健康，不要工作太辛苦。

心爱的，感激感谢来自

宋阿姨

还告诉我：“由于现在我们与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了，这些日子我们非常非常忙，游客来自四面八方。”

46 Pei An Jie,
Peking
March 13, 1978

My dearest Kang:
A mission thanks
to you for so promptly attending
to my request! I have just opened
the 2 jars of delicious French
mustard you sent via air mail and
found them delicious indeed. When
the other 2 jars that you so generously
consigned via surface mail, I
shall let you know which kind I

like best.
We have just finished our
Congress meetings. Extreme fatigue
and the strong Kling light have
caused my face to swell, so it looks
like a swollen overripe red tomato
just now!
If there are paintings worth
to send you I shall do so. At home
in thought, I have an antique
album of beautifully painted
flowers which one day you will
receive when there is some one
trustworthy to bring to you.
I love to look at them and

know that you will appreciate
the album as you are a real
artist. I close now as the doctor
is coming to examine my skin
affliction.
Meantime I send my deep
appreciation and love to you.
Affectionately yours,
Song Bing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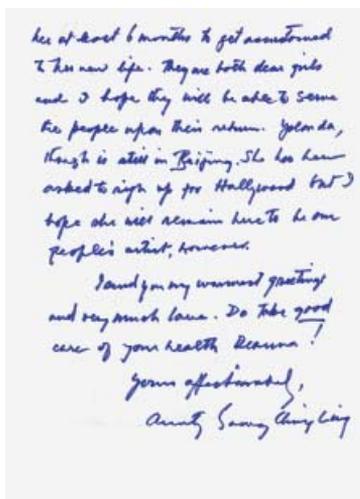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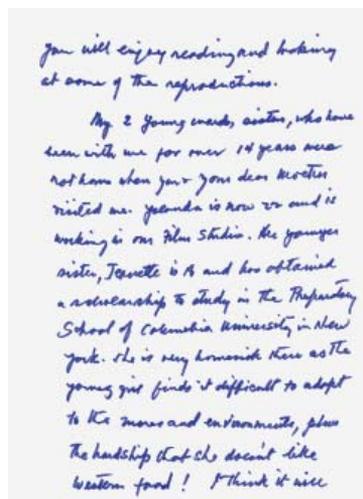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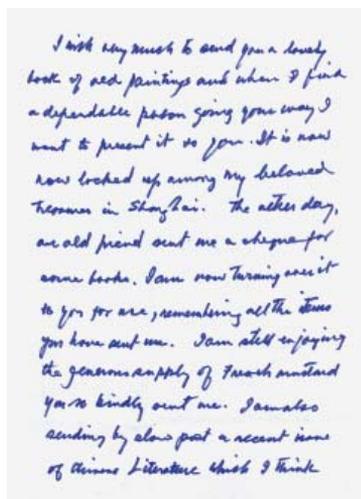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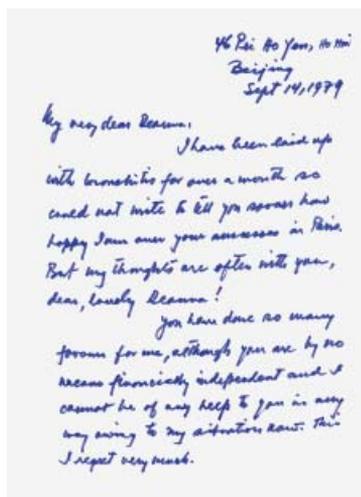
1978年3月13日，宋伯母来信，感谢我给她买法国芥末

19. 一张 25 美元的支票

1979 年 9 月，我收到了宋伯母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 25 美元的支票，用回形针别在信纸上。她在信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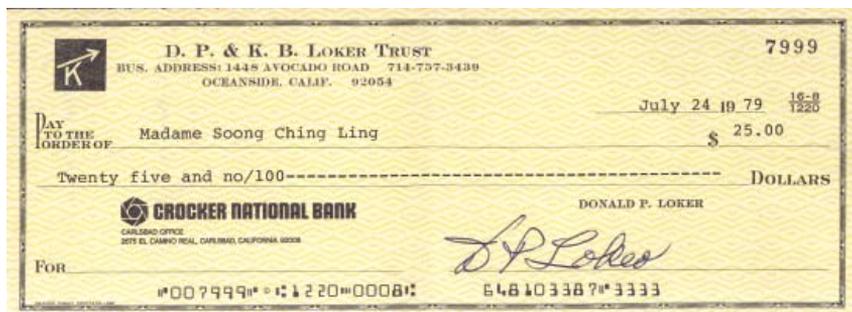
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尽管你在经济上还不能自足，而我又因现在的处境对你不能有任何帮助。为此我深感遗憾。

我非常想送给你一本美丽的古代画册。当我找到一位可靠的人去你那儿，我要把画册赠送给你。现在画册跟我的心爱的珍贵物品一起，锁存在上海。



1979 年 9 月 14 日，宋伯母来函祝贺我画展成功

宋伯母随 1979
年 9 月 14 日信
转赠给我的支票



前几天，一位老朋友寄给我一张支票，买书用的。我现在转给你使用，因为想到你送给我各种物品。我还在享用着你慷慨惠赠的那么多的法国芥末。我也平邮给你最近一期的《中国文学》，我想你会喜欢阅读和赏看里面的一些图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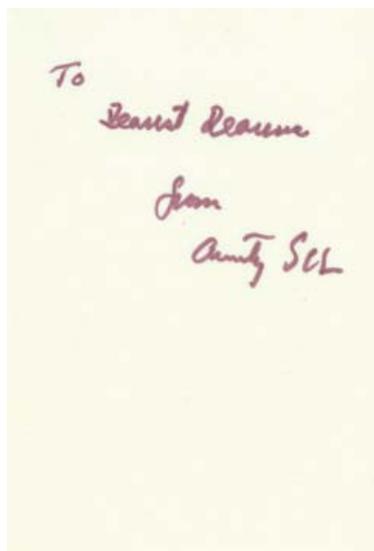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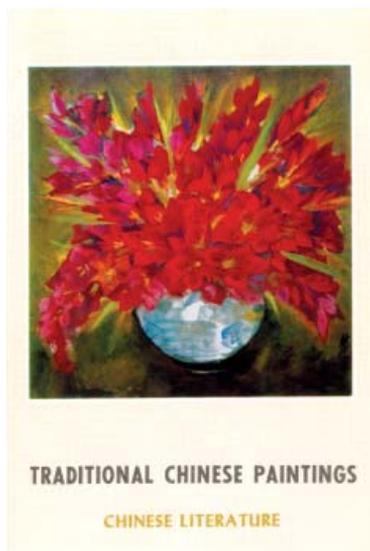
我非常感动。我能寄送给她芥末酱和染发剂，是很开心的，是我的心意。这些很小的礼物，她还那么念念不忘，一定要表示她的衷心的感谢，还为我的破费感到过意不去。她为自己力不从心而感到非常遗憾。那时国内的人没有外汇外币，连国家副主席也不例外。宋庆龄收到这张从美国加州寄来的支票，就转送给我。支票正面兑现人名字是“Madame Soong Ching Ling”，反面她用蓝色钢笔写上：“Soong Ching Ling to Deanna Gao”。

我捧着这张支票，都愣了。国母的爱心似海，太伟大了。我当然一辈子不会去银行兑现这张支票。这是无价之宝，我一直都珍藏着。想到有些人当了领导，只想人家向他“进贡”，觉得理所当然，而宋庆龄那么高的地位，我们又那么亲近，她都没觉得帮她办事是理所当然的，总是不停地向我致谢。



20. 宋伯母给我寄送国画图片、剪纸、菜谱等

在绘画艺术方面，为了让我能多多欣赏临摹国画，宋伯母到处留意，给我寄来了许多图片。当时大陆没有任何中文版的国画、古画出版物，对外也刚开始出版一些。凡是她能找到的，她都特地给我寄来。如：1979年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出的“中国名画”挂历，封面是南宋陈居中的工笔绢画“四羊图”，12个月分别为：明朝边景昭的“竹鹤图”、张路的“望月图”、仇英的“桃源仙境图”、徐渭的“牡丹蕉石图”、蓝瑛的“云林秋霁”、清朝朱耷的山水画、原济的“竹菊秀石图”、李鱣的花卉、李方膺的“兰石图”、袁江的“骊山避暑图”、吴昌硕的“梅花图”、现代徐悲鸿的“雄鸡图”，还有虚谷的“松鹤图”。1979年1月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的“中国传统绘画”，有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刘海粟、李可染、李苦禅、



宋伯母寄赠我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的“中国传统绘画”，上面有她亲笔题字：“给最亲爱的第娜·宋庆龄阿姨”

黄永玉、萧淑芳、唐云、程十发、林风眠等画家画作。她也寄给我 1979 年第 10 期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封面上是李可染的“春牛图”；还有“中国女画家作品选”，分别是何香凝、王叔晖、萧淑芳、胡絮青、郁风、陈佩秋、俞致贞、冯忠莲、周思聪、吴青霞、周练霞、常沙娜、权正环、蒋采苹、吴玉梅、张迪平的国画。这之前，她给我寄了三张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出的 1978 年袖珍年历片，都画着漂亮可爱的不同民族女娃娃，一张画着小白猫的小年历片。

宋伯母在她亲笔写的信封上，都特别用心地挑选了一些好看的她喜欢的纪念邮票贴上。如：徐悲鸿的骏马、齐白石的虾和蔬菜、长城及其他中国名胜古迹和风景、动画片孙悟空选图、民间艺术如风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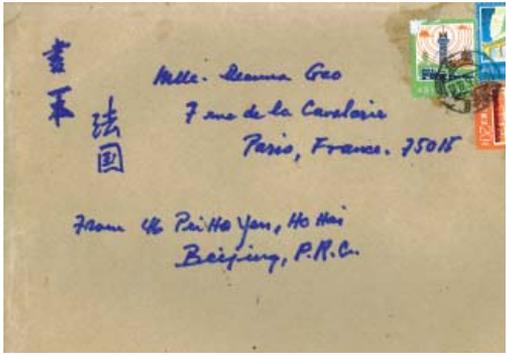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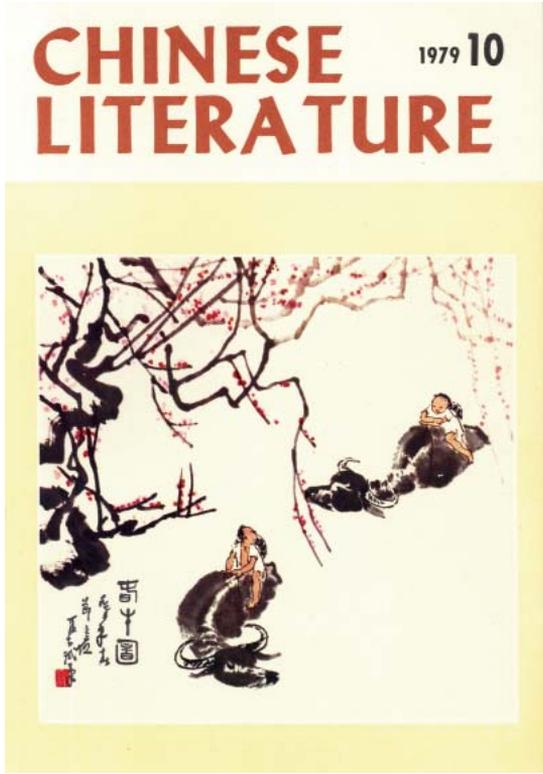
1979 年 4 月 9 日，她给我寄来了两张邮票，一张是“人物夔凤帛画”，一张是“人物驭龙帛画”，都是长沙楚墓出土画。她生怕邮票会压坏，很仔细地把邮票装在纸袋里夹在印有可爱的小天使的贺卡中。她写道：



宋伯母寄赠我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出的“中国名画”挂历



宋伯母寄赠我的 1978 年袖珍年历片



宋伯母寄赠我的 1979 年第 10 期英文版《中国文学》



宋伯母寄赠我的“中国女画家作品选”

Dearest Deanna: 4/9 '79
 I am enclosing
 a set of new stamps which I think
 you will find interesting. I am
 wondering whether you have
 already become "madame"?
 We are tremendously
 busy these days with tourists
 coming in from all directions
 now that normalization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us and the
 U.S.A. With all my love,
 Your aff. Aunt Jean.



1979年4月9日，宋伯母来
 信寄来纪念邮票、小天使贺
 卡，并关心我的终身大事



最亲爱的第娜：

附上一套新邮票，我想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她也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信中问我：“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成为‘夫人’了？”

宋伯母每年给我寄送漂亮的挂历，还想着要送给我一些法国买不到的中国食品过圣诞节用，在1979年12月15日的来信中她写道：

前几天，我给你寄了一本挂历。希望你能欣赏到我们国家的风景。

一位老太太朋友将去巴黎，所以我要请她给你带来些中国罐头过圣诞节用。她叫劳拉·马苟丽丝·江布冷夫人，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她是战争救助工作者。虽然年纪很大，她仍然在纽约、巴黎和以色列之间来回旅行。她白发苍苍，相当健康。

Beijing.
15 Dec. 1979

My dearest Deanna:
Your Treasured work is being much appreciated for which I wish to thank you with all my heart. It is so delicate and artistic, showing your own ability as a painter.

Some days ago, I sent you a calendar. I hope you'll enjoy the scenery of your country. An old lady friend will be leaving for Paris so I am asking her to bring you some Chinese porcelain for your loves. Her name is Mrs. Laura Meyer-Lin Jonathan, who was a War Relief worker during the Japanese War here in 1942. She travels back & forth from New York and Paris and Seoul,

even at this advanced age. She has white hair and is quite healthy.

Now dear Deanna, will you please send me by ^{air} post some Helena Ruben's Black Hair dye, called "frisk Hair Color" shampoos? This is the only kind that does not cause itching! I need some urgently many thanks!

I am sending you some popular ~~to~~ ^{to} which foreigners are wild about. You can use them yourself or give some to friends.

With best wishes for an Merry Xmas and New Year!

Best love from
Annetty Sch.

宋伯母 1979 年 12 月 15 日
来信，称赞我的画非常精美

可惜我没有得到这位美国老太太的任何消息。

宋伯母非常喜欢中国民间艺术，尤其是剪纸，给我寄过许多次，各种各样的。有上海剪纸、扬州剪纸、南通剪纸、熊猫剪纸，等等。她信中说：



这儿我给你寄些民间剪纸，外国人都狂热喜欢。你可以自己留用或者送给朋友一些。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圣诞快乐，新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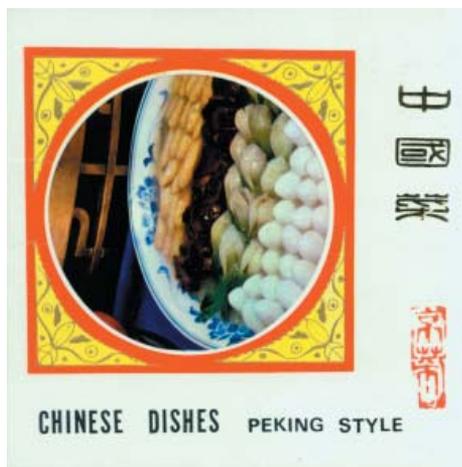
至爱 来自

宋庆龄阿姨

宋伯母也非常喜欢中国烹饪。她想到在国外不容易吃到美味的中国菜，就给我寄来了一套上海国际饭店编辑的京菜谱，印有鲜美菜肴的彩色照片，让我可以如法炮制，或者起码可以“望图止馋”。看，有北京烤鸭（这可是学不会的）、德州扒鸡（每次坐火车到北京途中一定要抢着买的）、干烤鱼翅、生焖对虾、醋椒鳊鱼、松子黄鱼、糟溜鱼片、糟溜三白，等等。



宋伯母随 1979 年 12 月 15 日信寄来的京菜谱



风中玫瑰——回忆我家与孙夫人宋庆龄的友情

21. 宋伯母给母亲和醇英的亲切来信

宋伯母经常给移居在香港的母亲和大姐写去非常亲切的信。

1978年，我母亲去了澳门一趟，给宋伯母写信并附上了两张澳门孙公馆的明信片。宋伯母在9月3日给母亲回信致谢，并在信中对孙公馆和孙中山在澳门的生活情景，作了一些说明。

我最亲爱的玛菊瑞：

收到你那附有两张卡片的美好的来信，我深表感谢。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在澳门看见的房子不是孙博士所建，而是他的儿子在他当广州市市长时所建！孙博士从未见过那幢考究的房子，事实上他连片刻都没有走进去过！他曾在澳门行医，是住在租用的简朴的写字间里。那个地方最后被拆掉了，孙科建了他的房子取而代之。在他跑到台湾去之后，他有一个妹妹住在那里。

宋伯母一直很体贴人，关心母亲的健康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信中又写道：

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会赞叹你如此秀雅的书写，你的眼睛一定又处于良好状态了。至于我，倒受了左眼皮上的麦粒肿的折磨，很顽固，医生又不敢烧灼掉它。有一位中国朋友建议我每天用热的绿茶包敷在它上面，这样里面的脓就会自己出来了。然而，我试了已经一个多月了，麦粒肿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可是就是没有脓出来。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方式可以解脱我，请让我知道。我在读写时很受妨碍，而读写是我的日常事务。

我希望玛丽亚和第娜以及雪莉都获得辉煌成功。你亲爱的儿子是在得克萨斯州学习吗？那里的生活费用是那么昂贵，通货膨胀，物价增长。我在美国的朋友都得有个工作，即便她们的丈夫也都工作。

这些天有许多朋友来看我们。

向你致以我的至爱。

你的深爱的

宋庆龄

宋伯母充满爱心。1978年9月20日，她给我大姐醇英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

最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信附在你亲爱的母亲的来信中，我已经收到了。你母亲那么好心地写信给我，但我恐怕这会伤害她的眼睛。听到人们说她看上去年轻多了，使我非常高兴。我想，这是由于她现在有家人陪伴在旁，她放心了，因为她多么爱你们大家啊。

我还没有收到旁氏护肤霜，但是请不用麻烦。你工作那么忙。

宋伯母参加会议都是非常注意形象的，宁可自己受累，也不愿意表现出她的疲劳和病痛。这是她对大家的尊重。她在此信中又写：

我们举办了好几天的妇女会议，我感觉有点疲惫，因为我有膝关节炎，不能走长的走廊，也无法上楼梯。我拒绝坐轮椅，而情愿靠强壮的陪护人员的手臂帮我走到我的座位上。

你不必费神回复此信，因为我完全了解你的工作有多么的忙。

向你亲爱的母亲和所有家人致以爱意。

你的慈爱的
“孙阿姨”

我托大姐由亲戚转送给她染发剂，她也热情致谢：

最亲爱的玛丽亚：

我已经从你的亲戚处得到了染发剂，对你的厚情和慷慨我要致以深切的谢意。使用国产货引起奇痒。终于，我可以舒舒服服地洗头了。

宋伯母没有忘记以前朋友遭的罪和出国之难，信中对戴爱莲赴英法也不免感叹：

戴爱莲即将去一趟英国和巴黎。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也被邀请去美国，但是我的关节炎会阻止这样的旅行。

宋伯母不能赴美，原因大家都明白，但她写得那么自如婉然。她还惦记醇英的健康和生活：

我希望你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在通货膨胀时谋生是不太容易的。这里某些物品也涨价了，但是低水平的工资也上升了。

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爱意。

慈爱的
宋庆龄阿姨

Beijing
May 13, 1979

Dearest Maria:

I've read the hairdyes from your relative and wish to express my deep appreciation for your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I have been using local-made ones which caused much itching. At least, I can wash hair without trouble.

Jeanette, the 18 year old girl, you met at my place has need a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New York, so she left on the 10th for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 I was so glad she phoned on the 8th announcing her arrival. We were most busy getting her proper wardrobe made.

1979年5月13日，宋伯母给醇英来信，关心她的健康和生

I know she will be homesick for some time, as her eyes were wet when she bid me goodbye. But she will be a good student and learn a lot for she is a conscientious girl and never gave me trouble.

Jolanda has just returned from Yincheng where she was filmed. She has just returned and told me she may go to Tibet later for another picture where she will ride horseback. Just hope she will not get another fall for both knee tendons were hurt!

Hsien-Tai is leaving for England and Paris for a trip. We think that before! I am also invited to America but my arthritis will prevent such a trip.

I hope you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Making a living is not so easy when there is inflation. Here certain items are also going up, but salaries have been raised for the lower levels.

My love to you and your family.

Affectionately,
Auntie Sun

22. 宋伯母对永清、永洁的爱护

宋伯母非常喜欢、非常爱护她身边的两个年轻姑娘隋永清（英文名 Yolande，音译尤兰达）和隋永洁（英文名 Jeanette，音译简尼特）两姐妹，经常在信中提到她们。

1979年5月13日，宋伯母在给醇英的信中写道：

简尼特，那个你在我这里遇到的18岁的姑娘，得到去纽约学习的奖学金，因此她于10日启程赴旧金山和纽约。我非常高兴她11日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已抵达。我们曾为制作她合适的衣着忙极了。我知道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会很想家的，因为她在向我道别时眼泪汪汪的。然而她会是个好学生并且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因为她是一个勤奋的姑娘，而且从没给我带来麻烦。

尤兰达刚从荆州拍电影回来。她刚回来就告诉我她可能要去西藏拍另一部电影，影片中她将骑马。只愿她别再摔倒，她双膝的肌腱都已受伤了。

宋伯母非常关心两个女孩的前途，特别牵挂远在美国的永洁。她在1979年9月14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你和你亲爱的母亲来看我时（指1973年春天——作者注），我的两个年轻姑娘，姐妹俩，正好不在家。她们在我这儿14年了。尤兰达现在22岁了，在我们的电影厂工作。她的妹妹简尼特18岁，得到奖学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预科学习。她非常想家，因为小姑娘觉得很难适应那儿的习俗和环境，再加上她不喜欢西方食品，很受罪。我想起码要有六个月的时间她才能习惯她的新生活。她们都是可爱的女孩子。希望她们回来后都能为人民服务。尤兰达虽然还在北京，但有人让她跟好莱坞签合同。可我希望她留在这儿当我们人民的演员，无论如何。

致以我最热情的问候和许多爱。千万注意你的身体，第娜！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阿姨

23. 宋伯母请我到家午餐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回国。宋庆龄非常高兴，2月8日给我写信道：

最亲爱的第娜：

我昨天想跟你通话但是电话没打通，所以就给我上海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去告诉你，请你一到北京就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以便我们约个时间见面。我的私人电话是444205。我的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会派我的汽车去接你来。请告诉我的秘书艾琳·张，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最方便。别忘了把你的地址告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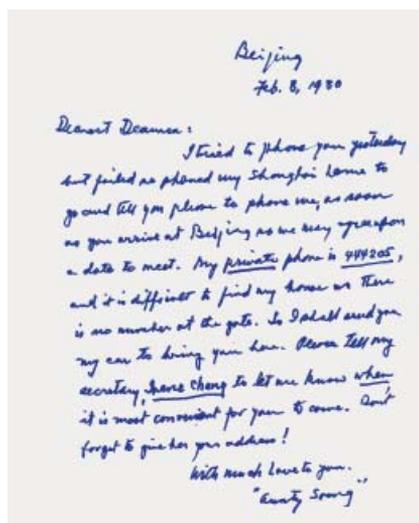
致以对你的深爱。

宋阿姨

她还同一天给李燕娥及周和康的信中特地关照：

如有电话，请通知江苏路的高第娜女士，请她到了北京后，打个电话给秘书张珏同志，以便派车接她来寓。谢谢！她刚从法国来，不熟悉我这里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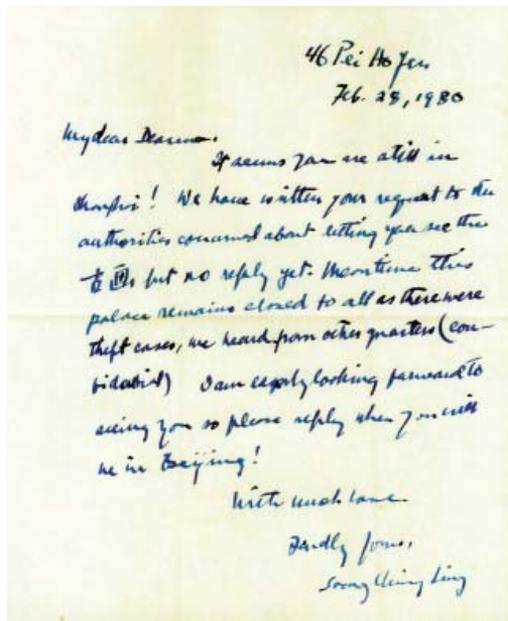
我七年没回上海，于是就在上海待了整整三个星期。我非常想早些见到我亲爱的宋伯母，她也等得很心焦。2月28日，她来信说：



宋伯母 1980年2月8日
来信，请我到京后见面



一封 25 年后才收到的
信：宋伯母 1980 年 2
月 28 日来信，表示热
切等待我到京见面



我亲爱的第娜：

好像你还在上海！我们把你的要求已经给有关部门去函让你看古画，但尚无答复。目前这宫殿仍然不对外开放，因为有窃贼事件，我们从别的部门得知（保密）。

我热切地盼望见你，所以请回复你什么时候到北京！

致以深爱。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可惜我已经离开了上海，没有收到这封信。直到 2005 年我回上海时，原先住在我們三樓的十一姨媽王珏的妹妹把這封保存了四分之一个世紀的信給了我，我這才看到了宋慶齡在 25 年前給我寫的信。

我在 3 月 1 日晚上坐軟卧離開上海，3 月 2 日到達北京，住在東城區新中街我父親的堂弟高士良家。我一到就馬上給宋慶齡打了電話。她請我第二天就去她府上見她，共進午餐。

3 月 3 日，陽光煦麗，宋府派了宋慶齡的吉姆車來我叔叔家接我。11 點準時到了她家，汽車一直開到寓所門口，宋伯母已在一樓會客廳等着，我們久別重逢，高興得不得了，熱烈擁抱。

客厅很宽敞，墙上正中端庄的孙中山椭圆形肖像赋予客厅一种特别的肃穆气氛。像下高桌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贺年卡，琳琅满目，中间放着一小盆粉红花卉。一套藤沙发椅前面有一张玻璃面的藤矮桌，房间各处还摆着一些盆花，很好看。

宋伯母穿了一身中式衣裤，上身是深蓝色的，带黑色盘纽，黑绸长裤，一双很普通的黑色方口塑料底布鞋。她非常美丽、慈祥、高雅。她请我坐在她旁边，用上海话非常亲切地和我交谈，询问家人近况。我拿出一本我大姐和姐夫在香港办的中西舞蹈学校演出的节目单送给她，她仔仔细细地逐页翻阅，直夸奖，非常开心。她非常亲密地挽着我的手一起照了相。

她给我介绍了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隋永清。她非常疼爱永清。永清略抹淡彩口红，短卷发，美丽大方，很精神。她当了电影演员，很简单。

我也给了宋伯母一张我在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拍的一幅国画的照片，请她转交给廖梦醒伯母。那是在博物馆研究中国古画藏品时，发现有一幅画旁边有廖伯母父亲廖仲恺的题字，觉得很珍贵，就拍下了照片，准备有机会送给廖伯母留念。

她问我在北京希望参观哪些地方。我说，我最希望能看到的是故宫收藏的古画。我的恩师鲍亚晖说，学画要“眼馋手勤”，要多看古画，多看好画来熏陶自己。我1976年曾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绘画馆泡了整整一个月，馆长还把库藏的珍品拿出来，陪着我看。根据规定，只有馆长才能碰这些画。我从早到晚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在巴黎我也把集美博物馆的古画，包括敦煌的画，都看遍了，也临摹了一些。我当时正在研究吴门画派文徵明的画，很想能多看到些原画。宋伯母说她一定帮我的忙。她是最喜欢我画国画了。

饭菜准备好了，工作人员请我们入座。餐厅就在旁边。一张不大的长方桌上铺着一块白色的钩花台布，上面盖着玻璃板。宋伯母请我多吃菜，还亲自用筷子把干烧大对虾放进我饭碗。

饭后，我们继续欢聊。宋伯母很喜欢我的连衣裙。她说她有点发福，请我替她设计一件上装，使她显得瘦些。我很高兴，一口答应。我想送她一双法国皮鞋。为了让我知道她的脚的大小，她把她脚上穿的鞋脱了下来，让我穿着试试。我把脚穿进她的鞋，比较松，有些大。所以我知道要替她买大我一码的，36码的差不多。

我离开之前，宋伯母和我跟全体工作人员照相，可惜照虚了。

宋伯母应该去午休了，便依依不舍地跟我拥抱道别，说希望能过两天再见到我。她还很周到地请永清带我去花园走走，请她第二天陪我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并安排自己的汽车司机跟永清一起来接我。



1980年3月3日，宋伯母请我在她北京寓所共进午餐



1980年3月3日，我与宋伯母在她北京寓所合影



24. 珍贵的玫瑰绢花

我在北京的那几天，宋伯母几乎天天给我写信，给我送礼物或画片，请秘书送到我叔叔家。我见她后第二天，3月4日，她请秘书给我送来一封信和一支美国高仕牌金笔，盒装的，还带有两个墨水添加管，信中说：

最亲爱的第娜：

请接受这支笔作为你访问北京的纪念。我知道它会在你的工作中对你很有用。

这几天我得主持一些会议（当主席），所以恐怕我不能抽出很多时间同亲爱的你在一起。但如果我找到时间，我就一定会设法接你来这儿。

昨天我把你的信和照片送去给辛西娅·廖（即廖梦醒——作者注），我希望能很快把她的感谢信转交给你，如果她可以坐起来写字的话。

带上我对你和你亲爱的全家人最热忱的爱。

宋庆龄阿姨

她还特地附加了一句：

你去参观故宫了吗？

那时故宫博物院不对外开放，更不用说书画馆了。我很幸运，有宋伯母的帮助，能进故宫博物院，还有书画专家指点。我先到办公室，拜见著名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办公室很简陋，但徐老很热情，很客气。他带我去看画，我饱享了眼福。因为我对文徵明的作品感兴趣，他就拿出了两幅画“考”我辨真伪。我自己画国画，对笔触墨色还是比较敏感的，居然一下子说对了。徐先生非常高兴，想不到法国来的“外国小姑娘”还有些专



宋伯母赠我的美国高仕牌金笔

业眼光。他又拿出了两幅署名“石涛”的画，一真一伪让我辨别。嘿，我又说对了。他高兴极了，还请我过几天到他家做客，继续研究文徵明书画艺术。他住在小石桥胡同11号，四合院，住处不大，堆满了书籍字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宋伯母深深热爱中国自己的艺术、自己的文化。她非常喜欢国画，支持我画国画，想尽办法使我能有古画临摹。3月5日那天，她的秘书给我送来一个宋伯母3月4日写的大信封，里面有她从日文版中国杂志中取下的一页，内页印有一幅南宋李嵩的工笔花篮花卉，还有一张信纸，信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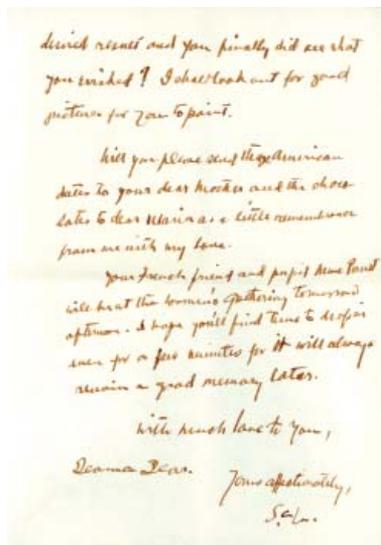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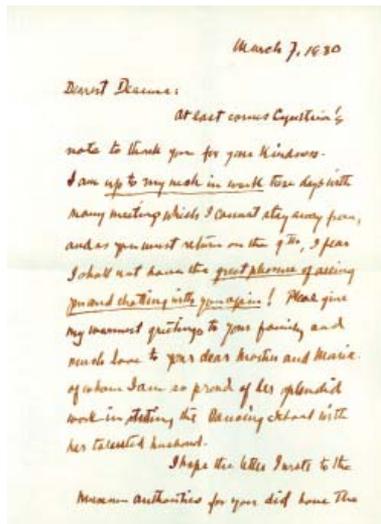
最亲爱的第娜：

请保留内页的图画。我想你可以像这张画一样画一张。

致以爱
宋庆龄阿姨



宋伯母派秘书送来供我描摹的古画印刷品



1980年3月7日，宋伯母来信向我家致以热情问候

3月7日，她为我母亲和大姐准备了一些北京稀有的糖果食品，给我来信说：

最亲爱的第娜：

终于寄来了廖梦醒感谢你好心的信件。这两天我工作忙得不得了，有许多我不能缺席的会议，而你9号就必须回去，恐怕我不会再次有见你与你聚谈的巨大欢乐了！请向你的家庭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向你母亲和玛丽亚带去许多爱。我为玛丽亚同她有才华的丈夫创办舞蹈学校取得的卓越成绩倍感骄傲。

希望我为你写给博物院领导的信能有预期效果，你最终看到了你所希望看的吗？我会留意好看的图画供你作画用。

能否请你把这些美国枣带给你亲爱的母亲，把巧克力带给亲爱的玛丽亚，以表我的心意和爱。

你的法国朋友和学生蓬赛夫人明天下午将出席妇女联欢会。希望你能抽空来一下，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因为这总会给以后留下美好的回忆。

致以对你的深爱。

亲爱的第娜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秘书张珏也给我来条说：

高醇芳小姐：

你如有功夫，想参加明日下午三时的“三八”节茶话会，请在明上午十一时前到灯市口全国妇



宋伯母随 1980 年 3 月 7 日信转来廖梦醒伯母给我的信



1983 年夏，我去国务院宿舍看望廖梦醒伯母

联合国联络部找杜学明同志，要请柬，凭柬入大会会场。

请持本条前往妇联。

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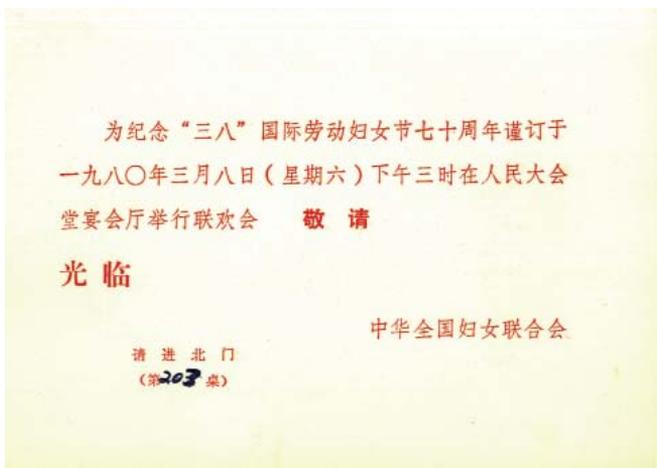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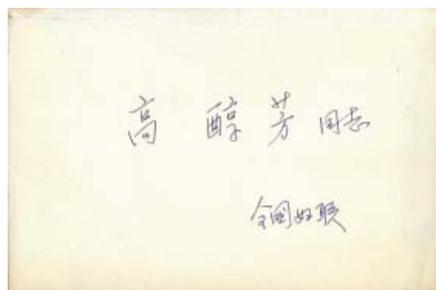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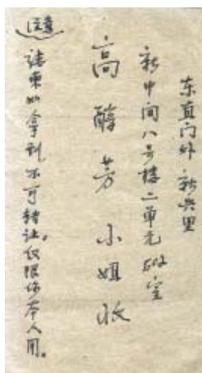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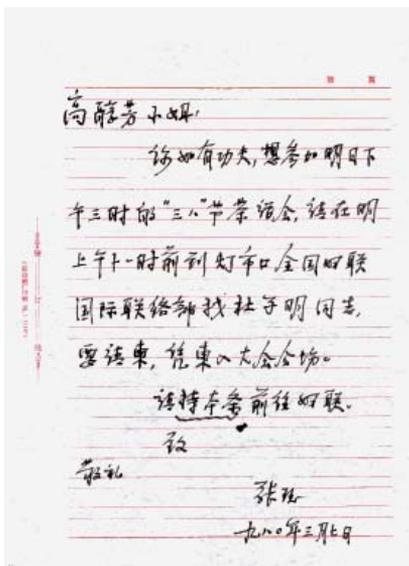
敬礼

张珏

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

她还在信封上注明：

注意 请柬如拿到，不可转让。仅限你本人用。



宋伯母秘书来信，给我寄送来全国妇联“三八”妇女节联欢会请柬

能够再见到宋伯母，我非常高兴。她那么深情慈爱地邀请我，我很感动，心里感觉好温暖。我当然不会把请柬转给别人的。

那天下午雨下个不停。我住的居民区里根本没有出租车，我又不能骑自行车到人民大会堂。我在门口公用电话处打电话找出租车，但老是占线，怎么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拨通了，等车子来接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我匆匆进入会场，开门见山地问警卫员宋庆龄主席在哪儿。他当然有点吃惊，我说我是宋主席请来的客人，他就把我带到宋伯母坐的那张圆桌子旁。宋伯母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亲亲我。我跟她说，很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找不到出租车。她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各位来宾，有各国大使夫人等，还给我剥橘子，给我拿蛋糕，要请我入座。我看见旁边警卫员好像面有难色，可能是预先不知道我来，没有安排。我就谢谢她说：“Aunty，不用麻烦，我先到那边去，一会儿再来看你。”她很舍不得，非常关心地问我：

“有人送你回家吗？”

我说没有。她就说：

“好，我送你回去。”

秘书就跟我约定，等文艺表演一结束就来宋庆龄这儿，一起走，送我回去。

宴会厅摆满了圆桌，有 5000 名妇女参加大会。秘书陪我去找座位。我看中了 237 号桌，因为跟我家上海江苏路 237 弄号码一样。稍微品尝了一些点心后，我就背了我的照相机去照相。那天有儿童们的精彩歌舞表演，可爱极了，宋伯母非常喜欢。她身边有那么多的贵宾，我不愿打扰她，就远远地给她照了相。我也拍了一些儿童演出的照片。



在“三八”妇女节联欢会会场里，我看到有 237 号桌子（跟我家上海江苏路 237 弄号码一样），就坐下请人帮我拍了这张照片



我用我的照相机拍下了会场里的宋伯母

表演刚一结束，秘书就来接我。他走得好快，我紧紧跟着。宋伯母见我来，好高兴，亲切地挽着我的手臂，满面笑容，一起走出去。她的护理搀扶着她的右臂。新华社记者都围上来照相。看我长得是外国人的样子，觉得很奇怪、很突然：这位跟宋庆龄那么亲热的外国女孩子是谁？他们问我是哪个代表团的，以便报道。因为那时，能来中国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参加代表团的。我很客气地说，我没有什么代表团。

来宾从北门出去，我们和宋伯母坐电梯走，要从另外一个门出去。我跟宋伯母的秘书说，我的黑小羊羔皮大衣存放在北门进口处。他说他们负责去取。

途中，秘书对宋伯母说，她还要接见一个加拿大代表团。宋伯母用上海话跟我说她“吃力啉”，想早点回去休息。秘书说，已经答应他们，安排好了，不太好推脱。宋伯母就不说什么，一直挽着我的手，一起进入一个会客厅。

在等候加拿大代表团到来时，宋伯母请我坐在她旁边的沙发椅上，跟我亲切交谈。她把她胸前戴的一朵粉红色的绢花摘了下来，递给我，说：

“今天过节，人家送给我这朵玫瑰花。第娜，你像花一样，我送给你留作纪念。”

这朵美丽的玫瑰花，凝聚了她多少爱心。

接见完代表团以后，我搀宋伯母走出人民大会堂。她上了第一辆红旗牌轿车，前面插有国旗，我上了第二辆红旗牌轿车。前面有警卫摩托车队呈人字形排列开道，很威严。车里很宽敞，脚下铺着厚厚的北京织花地毯。有三排座，我进车时后面已经坐了两个人。他们听到我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北京话，很惊异。我们愉快地交谈。

红旗牌轿车缓缓开进后海宋庆龄官邸，我们都下了车。宋伯母和我亲切拥抱道别，依依不舍。她已经很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我想到这就要跟亲爱的宋伯母分手了，眼睛不禁湿润了。

我换乘了她的另一辆车，车子一直送我到东城区新中街新兴里高士良叔叔家。

回到巴黎以后，我收到她的挂号信，信封背面是硬纸板，里面是两张照片，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笺包着。宋伯母为我精心地挑选了两张照片留作纪念——一张是她左手挽着我，右手挽着专门扶持她的护理人员，胸前戴着一朵绢花，满脸笑容；另一张是在会客厅里，我俩坐在沙发椅上，后面站着三个秘书和护理人员，她和我开心地亲切交谈，绢花在我的手上。我非常感动。她真是非常细心，想得非常周到。这两张照片不但是美好时光的珍贵纪念，也是史实记载：这朵美丽的粉红色玫瑰绢花是她赠送给我的，有照片为证。



手持绢花的宋伯母和我（右）在“三八”妇女节联欢会上



宋伯母送我的绢花



宋伯母将美丽的绢花送给我，称赞我像花一样

25. 两张贺年卡

我继续给宋伯母提供染发剂。我很自豪，国母那么信任我，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一头乌发，完全是由我提供保证的。我非常保密，没有人知道。我曾请了我的一些朋友把染发剂带到北京：有我在巴黎认识的英国朋友、后来负责故宫讲解器部门的名叫丹尼尔的小伙子，还有在巴黎开中餐馆和旅行社的老朋友陶志渊先生。醇英姐姐已经离开北京，我就请朋友跟我堂叔高士良、婶婶武素芹和堂妹高蓓莉联系，交给他们，然后由他们负责转交给宋伯母。每次都是杜秘书去士良叔叔家去取。他们家住在五楼，杜秘书胖胖的，爬楼爬得好辛苦，气喘吁吁的，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这是锻炼身体。

1980年6月2日我结婚。想到宋伯母对我慈爱的祝愿，我在市政府和饭店的婚礼上，都带了她送给我的漂亮的小手提包，让她也高兴高兴，借此感觉她在我身边。在家拍结婚纪念照时，我也特地用上了她的手提包。

12月，我收到了宋伯母的贺年卡，12月7日寄出的。这次她就遵照西方人的习惯，在信封上和卡上写的都是我新婚丈夫的名字：Patrick De Buc 先生和夫人。面上印有艺术照片，蓝底，几枝白梅盛开。内页印有金色隶书体“恭贺新禧”，右下角“宋庆龄”。中间她用绿色粗钢笔写着：

致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暨夫人：

祝愿你们 1981 年一切最美好！

过了两周，我又收到了她的贺年卡，同样的贺年卡。我心想，宋伯母已经给我寄过一张贺年卡了，是否忘了。大概是因为她那么喜欢我，生怕我没收到她的贺卡，就再寄了一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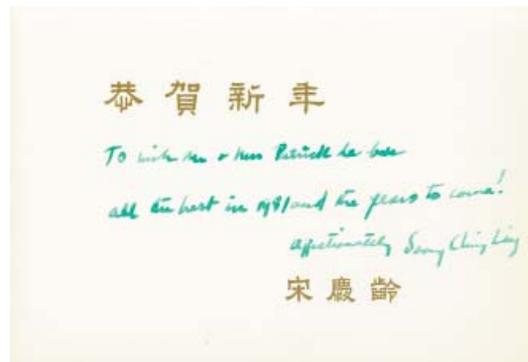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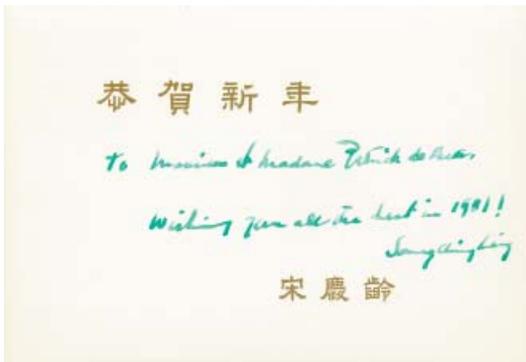
那年12月，我母亲也收到了两张贺年卡。我们当时都没明白为什么她给我们寄来两张贺年卡。过了几年以后，有记者来我家，我把我珍藏的这两张贺卡拿出来，一念给他听，我就明白了。宋伯母在第二张卡上写着：

祝愿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和夫人：

1981 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慈爱的

宋庆龄



宋伯母 1980 年 12 月 7 日寄出的贺年卡，祝福我和我的新婚丈夫 1981 年一切最美好

宋伯母 1980 年 12 月 24 日寄出的贺年卡，祝福我和我的新婚丈夫 1981 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宋伯母是在1981年5月29日去世的。她在给我们寄出第一张贺年卡后，感觉自己生命可能已经接近尽头，过不了1981年，恐怕再也不能给我们寄贺年卡了，就提前向我们贺年，让我们1981年以后每年都有她的祝愿。我念到那儿，呜咽了，流泪了。她的爱心似海，为朋友小辈想得那么周到，太伟大了！

1981年5月，我到了北京。法国外交官马腾先生非常好，招待我住在他家里。他跟我说，宋庆龄病重。我马上跟宋伯母的秘书联系好，第二天一早就去探望宋伯母。我想献给她一些鲜花，但当时北京花店极其稀少。我到处找，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束鲜花，赶到她家中。

秘书领我上了二楼，我轻轻地走进了卧室。宋伯母躺在大床上，床前有许多医疗器具，周围有不少医务人员。看见她那么虚弱，我很心酸。我让工作人员把鲜花献给她，并在耳边告诉她，高醇芳从法国来看望她，代表高家，送鲜花给她。她虽然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还说了谢谢，谢谢我来看望她，谢谢我的鲜花。我静静地站着注视着她，心酸得泪水盈眶，好久好久，只愿在她身旁久久地待着，每一秒钟都是珍贵的。我问医务人员她是否能早日复元，他们没有言语。医生要护理她了，我不得不离开。我强忍泪水，向她告别。这是永诀啊……

我一出卧室，就止不住哭泣了。秘书安慰我，还请我在寓所用午餐。我实在太伤心，不想吃饭，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走下楼梯，正好有一位先生走上楼梯，原来是廖承志来看望宋伯母。他瘦多了，我一下子没认出来。

外面阴雨连绵，天亦伤心，陪我流泪。

5月22日，我离开北京之前，到宋庆龄寓所告别。宋伯母已经昏迷，正在安睡，不便打扰。我在心中默默跟她道别，沉重离去。

26. 沉痛悼念宋伯母

5月29日，我从广州到达香港。宋伯母在晚上8点18分逝世。

6月2日，在香港跑马地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设了奠堂，隆重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奠堂正中悬挂着宋庆龄遗像，上面黑纱横幅，前面一排常青树，四周摆满了花圈。4500多名人士前来沉痛哀悼宋主席，排队缓步进堂，一一在遗像前鞠躬默哀。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美国、法国、日本等所有国家的总领事，犹太富商嘉道理爵士都前来吊唁，鞠躬致哀。

我和母亲，还有一位曾在上海洋行工作过、也曾经见过宋庆龄的外国朋友 Vera 女士，在下午4时到达奠堂。门口工作人员问我们的身份，我就回答说：宋庆龄主席的好朋友。我非常怀念宋伯母，身上也带了照片，这样人家也能相信，可以让我们进去。



The Governor paying respects to the late Soong Chingling.

Service for Soong Chingling Tributes to 'a great wonderful lady'

They came in groups or singly, the young and the old to pay homage.

And as they approached the edifice of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s Hongkong offices, they filed into the building, silently but solemnly.

Mounting the steps, they were ushered into the main hall. There, they waited for their turn, then moved forward — to stand in silent homage to the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 moment later, they were ushered out of the hall. That moment before the huge black-framed portrait of Soong Chingling was brief but all came away pensive and somewhat awed, remembering the widow of the founder of modern China, and 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Most of the people had never seen Soong Chingling. But there were a few who knew of the Grand Old Lady, if only briefly.

There was, for instance, elderly Li Vip-chor, at 88 almost the same age as Mrs Soong.

"I was a worker then. I didn't joi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but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both of them."

"With her death, China has lost a great revolutionary leader," said Mr Li.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grief-stricken was 68-year-old Mrs Marjorie Gao who had been a friend of Mrs Soong for 30 years.

Mrs Gao recalled: "I came to know her in 1940 in Chongqing where my husband operated a spinning mill."

"Mrs Soong was chairman of the China Welfare Fund of which I was a member."

Mrs Gao left China eight years ago for Hongkong and had not seen Soong Chingling again.

"But we had regular contacts. She sent me every issue of *China Reconstructs* which she founded," Mrs Gao said.

But her daughter who came to know Mrs Soong when she was a child was fortunate to have met her several times after the family left China in 1973.

They met last year at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function in Peking.

"Mrs Soong gave me a rose which was a gift to her in celebration of the Woman's Day," recalled Deanna, a painter by profession.

"She was wonderful... a great lady."

"Mrs Soong was devoted to China and the people," Deanna said.

Deanna also met Soong Chingling just before her death.

"I felt sad when I saw her as I was by her bedside," Deanna said.

Praises also came from business leaders and diplomats.

The chairman of Whe-

lock Marden, Mr John Marden, said Mrs Soong's death marked the end of an important era in China.

"Although I do not know her personally, I admire her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China," he added.

Prominent businessman Henry Fok, who was among the official mourners for half an hour, said he recalled the pleasant memories of several meetings he had had with Mrs Soong as he stood in front of the Honorary Chairman's picture.

"She is a remarkable woman," he added.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Bank of China (Peking) and the adviser of the Hongkong branch, Mr M. H. Cheng, praised Mrs Soong for her contribution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The chairman of the Harilela Group of Companies, Mr George Harilela, said Mrs Soong ha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China.

"She has made a greater China," Mr Harilela said.

The Pro-Vice-Chancell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ofessor Bayung Hsu, said Mrs Soong had tried very hard to improve the lo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rof Hsu described Mrs Soong as a "very outstanding woman."

The German Consul-General, Dr Hans Dietrich, described Mrs Soong as "a

(Cont'd on Page 7, Col 6)

Marshal Ye pays homage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82-year-old Marshal Ye Jianying, has returned to Peking from Canton and yesterday paid his respects before the remains of Soong Chingling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New Evening Post reported yesterday.

Marshal Ye's appearance in the capital, believed to be his first since he went on a tour of the country in December, ended speculation about his possible boycott of a number of major functions in Peking, including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hich is expected to take place in two weeks' time.

The New Evening Post reported that Marshal Ye went to Peking on Monday afternoon. While he was in Canton and during the time Soong Chingling was seriously ill, Marshal Ye called by telephone every day to inquire about her health and offered his sympathy.

Also present were Mr and Mrs Wu Jintan, and NPC vice-chairmen Tan Zhenlin, Yang Shangkun and Liao Chengzhi.

Mr Wu was the grandson of Mr Wu Tingfang, the first foreign minister when Dr Sun Yat-sen became the President in 1912.

Meanwhile,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report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UN Secretary General Kurt Waldheim called on the Chinese mission and expressed his condolences on the death of Soong Chingling.

The UN flag was at half-mast.

香港《南华早报》悼念宋伯母的文章，左图为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在致哀

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向宋庆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我难过得哭泣，我母亲和朋友都伤心得直流泪。当我们将要离开时，记者都围过来了。整整一天，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认识宋主席的人。记者提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认识宋主席的，等等。我们简述了宋庆龄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改称为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一些活动贡献，她的慈爱之心，跟我们的深厚友谊，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等等。《南华早报》的记者问我：“您跟宋庆龄主席有过亲密接触，您对宋庆龄主席的评价如何？”我脱口而出：“她人好极了，是一位优秀的伟大的贵夫人。”（She was wonderful, a wonderful great lady.）

第二天，《南华早报》报道吊唁宋庆龄主席文章的大标题就是“悼念‘优秀的伟大的贵夫人’”，引用了我的话。我有所安慰，能以此肺腑之言纪念宋庆龄，献给她在天之灵。以后一般都把 lady 翻译成“女性”，我觉得不太确切，lady 一词有更深的含义，不同于 woman 简单女性一词。



27. 故居画展献给宋伯母

许多年以后，我家老朋友王若驹偶然跟上海裱画大师严银龙提到我们家和宋庆龄主席的密切关系。严师傅在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就跟领导说起了我们，引起了注意。2004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陆柳莺馆长来到巴黎。我把我珍藏的宋庆龄的照片、信件、贺卡、杂志、礼物等文物给她看了。她非常珍惜，如获至宝。陆馆长提议在上海举办一个展览。我想到宋伯母生前一直非常想看我的国画展览，也喜欢我教人国画，就建议也把我和我法国学生的国画带到上海去，在她故居开个展览献给她，让她高兴高兴，实现她的遗愿。陆馆长非常支持。在秦量副主任的大力支持下，展览马上就立项了，并得到了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陈兆丰局长的关注和支持。纪念馆派了工作人员麦灵芝和蒋明来巴黎帮助我整理资料，一一照相登记。



2005年10月28日，我的国画作品及我珍藏的宋庆龄文物展览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隆重开幕，敬献给宋伯母在天之灵



展览会上，我（右）在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炜（左一）、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谢丽娟（左二）、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陈兆丰（左三）等作介绍

2005年5月，我捧着这些珍贵的信件文物，我的两个儿子和两个朋友帮忙把所有的画作带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筹备展览。我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儿子一起去陵园敬拜宋伯母。

我敬献了大花篮，带孩子在墓前三鞠躬，轻轻地说：最亲爱的伯母，我来看你了，第娜来看你了。我好想你。我永远想念你。宋伯母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泪水夺眶而出。

2005年10月28日，展览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隆重开幕，敬献给宋庆龄伯母在天之灵。

最亲爱的宋庆龄伯母，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8. 父母在休市长眠

我们一家人离开中国以后的情况，略叙如下：

我父母离开上海以后就是连根拔了，毕生心血、一切创业之产业和家当都化为乌有了，一去不复返了。此后他们一直随子女一起生活，在美国安度晚年。

我们姐弟四个都是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分散在世界各地重新创业，都生活得很好。醇英、醇莉都和她们的舞蹈家丈夫一起开过舞蹈学校，是最早在美国教授中国古典舞和民间舞蹈的，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她们还编导表演中国芭蕾舞，用脚尖跳的中国舞蹈。1984年2月，我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法中文化协会，2004年3月创办了巴黎中国电影节，一直在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教授书画、中文、烹调等等。还要照看两个漂亮的儿子，终日不得闲，忙得很开心。弟弟醇华是唯一继承父亲衣钵，搞工商业的，不愧是男孩子。大姐的儿子王劲在美国念书优秀出众，现在成为小儿科心脏专家。



1988年5月1日，父亲和母亲在美国休斯顿市醇莉家中



1997年2月在美国休斯顿市醇莉家中的合影。由左至右，前坐者为父亲、我、母亲；后站者为弟弟醇华、大姐的儿子王劲、大姐醇英、大姐夫王庚尧

華裔藝術家高醇芳獲法教育部頒騎士榮譽勳章

(本報記者金蓮惠報導)法國教育部授予高醇芳女士騎士榮譽勳章，以表彰她二十多年來堅持不懈教授中文和中國書畫所取得的成果。授勳儀式六月二十八日在著名的索邦大學隆重舉行。

高醇芳女士一九七五年六月由香港來法時，隨身攜帶的唯一一箱子裏，裝的全是文房四寶。一九七六年二月始，她自編教材，自印講義，一筆一劃地向中外弟子教授中國傳統畫，學生人數直線上升，且以洋人居多。無論是陽光明媚的春夏，還是寒風刺骨的嚴冬，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法國大大小小的城鎮和鄉村，到處都是她教學的課堂，到處都留下她美麗的身影。

雖說母親是英國人，但生於上海的高女士卻常常以華裔自居、以華裔為榮！或許緣自父親高士愚教授乃中國書法家的基因，她自幼便顯現出不凡的藝術天份，六、七歲時作的畫就被選送到北京和東京國際兒童畫展中展出。高女士的畫題甚廣，筆下的山水、花鳥、蝦蟹、人物等水墨淡彩皆相宜，她尤其擅畫栩栩如生的小貓，她的芳名作為二十世紀貓畫藝術家載入法國和瑞士出版的書中，其「小貓窺視圖」與畢加索的貓畫同頁向世人介紹。高女士的畫聲倒畫壇泰斗如英國博物館館長、巴黎東方博物館館長，「吸引了哪怕最博學的漢學家」。

一九八四年高女士創辦了法中文化協會，使得以大力弘揚中華書畫藝術文化為軸心的活動更加有組織、更加有規模的展開。高女士令人讚譽的藝術造詣、不拘一格的育才方針、通俗易懂的授課方式，加之一口地道的英文、法文、普通話、上海話和四川話，使她滿庭門徒，桃李滿天下，在藝壇和講壇上創出新天地！

華裔藝術家高醇芳女士獲法國教育部頒騎士榮譽勳章。

《星島日報》2002年7月4日報道我榮獲法國教育部頒發的騎士榮譽勳章的消息和照片



2009年9月24日，第四届巴黎中国电影节在巴黎市政府宴会厅举行招待酒会，我致欢迎词。左起：荣获奥斯卡奖的法国导演阿诺、中国演员陶红、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毛羽、中国羌族演员尔玛伊娜、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影视专员、杨洪涛等



父亲的书法作品

我父亲有一手漂亮的书法，也很喜欢画画，我鼓励他练书法画画，并写点家史。他这就留下了一些手迹。有陶渊明的诗，唐诗宋词，甚至用小楷书写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全文，非常美。从1977年起，当我在巴黎举办画展的时候，总是挂出他的书法作品，还都翻译成法语，在展出父亲的书法时，也同时介绍中国优美的古典诗词。

每次我去美国看望他们，我就请他们回忆往事，用录音录像的形式记录下来。像我一位法国好朋友说的，每一个人的家世都是真正的历史记录，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真实的普通生活、实际生活。



《美南新闻》刊登的父亲辞世报道

父亲在1993年2月4日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安然逝世，我从巴黎赶去奔丧。我敬献给父亲一幅我画的牡丹花，放在他身边，陪他上天堂。在《圣母玛利亚》的神圣乐声中，由大姐起步，我们三姊妹缓缓哀舞为他送行。

在美国，灵车是通行无阻的。父亲的灵车由警车开道，所有的交通灯都为灵车开绿灯，一直缓行到墓地。父亲生在重庆，却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入土长眠。父亲一生坎坷，饱经风霜，《美南新闻》刊登了父亲辞世报道以纪念这位卓越的中国实业家。

慈祥的父亲，一生都在做好事，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一向慷慨大方，助人为乐，非常善良。英国留学毕业后回到战火正烈的祖国，辛勤创业而建立起来的工厂，因时局变化统统没了。这位中国早期工商企业家撒手人寰时，身无分文，成了无产者，但我们从来没听他埋怨过，他没有丝毫仇恨报复的心理。他一直是乐呵呵的，喜欢喝酒、讲笑话。他的笑话我至今还在跟朋友说，甚至是用法语和英语说的，把中外朋友都逗乐了。这是他给我留下的财富：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给大家带来欢乐。

2009年2月27日，母亲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合上了她碧蓝的眼睛。把我早上献给她的12朵美丽的玫瑰，一朵一朵放在她身体两旁，正好代表了她的12个晚辈。

母亲走了。我找出一件我送给她的巴黎晚礼服，和大姐一起，配上晚礼鞋，精致的珠绣晚礼手提包和项链手镯。她躺在那儿，那么安详，那么美丽。她就像要去参加舞会，跟父亲一起去参加舞会，同父亲在天堂相会，一起翩翩起舞……

大姐用她灵巧的双手，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花圈，献给母亲，伴送母亲上天堂。

我们姐弟四个，热泪盈眶，依依不舍地送母亲入土，让她永远伴随在父亲的身边。

我们接到世界各地亲友发来的哀悼信。大家都深深怀念这位慈爱的英国大嫂，高家姆妈。

《人民网》在题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高施嘉德逝世”的报道中写道：

高施嘉德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慈祥热心慷慨勇敢。她对众多的中国弟妹、子女及朋友照顾无微不至，为保盟、中福会热忱地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组织发来唁电，深切悼念这位卓越的、慈祥的、勇敢的英国朋友。唁电如下：

高醇芳女士：

惊悉您母亲高施嘉德女士于2009年2月27日在美国不幸逝世，我们感到无比悲痛。高施嘉德女士在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时期，参与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伟大事业，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将不会忘记她。我们永远怀念高施嘉德女士。

谨请，节哀！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2009年3月16日



1992年，美国，母亲与我和我的两个儿子



1997年，美国，母亲与我的两个儿子



2003年10月31日，美国，母亲90岁大寿，摆姿势逗大家笑



2003年11月，美国，我带儿子与母亲到父亲墓前祭扫



2003年10月31日，美国，母亲90岁大寿，全家福



母亲逝世报道纪念照片

高老师，您好！

得知您母亲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都感到很惋惜，向您表示真挚的慰问！您母亲是位值得尊敬的勇敢而伟大的女性，从异国他乡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了许多的工作，也培养了你们这些优秀的子女。我虽未见过她，但从您的描述和其他旁人的叙述里，我对她充满敬意，愿她老人家一路走好！同时也希望您节哀。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 陆柳莺

高醇芳女士：惊悉您母亲去世，深感悲痛。谨代表中国福利会及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对她老人家的逝世表示沉痛和怀念。对她老人家生前对宋庆龄领导的机构和事业作出的贡献和努力永远铭刻在心！并向您及家属表示深切慰问。请节哀。

沈海平

高醇芳女士，您好！

惊闻高施嘉德女士故去，深感悲痛。

高施嘉德女士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她积极支持宋庆龄的事业，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您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我们相信她一定走得很安详。请节哀顺变！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

29. 慈爱永留人间

亲爱的宋庆龄伯母走了。

亲爱的父亲走了。

亲爱的母亲最后也走了。

你们的慈爱永远留在人间，留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人人都像你们，世界就会变得很美好。

我很幸福，有过那么好的父母，得到过那么伟大的国母的关爱。

一个人的生命再长寿，也都是短暂的。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害人之心不可有，害人之事不能做。这是我们的做人原则。但是人类能做到这点吗？答案并不乐观。

我写了这些回忆，纪念宋庆龄伯母，纪念父母，纪念那些蒙冤受难的善良的人，让子孙能了解一点这方面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我们高家和宋庆龄伯母交往的历史。



2005年4月25日，我带着两个儿子拜谒宋庆龄陵墓

附录1 宋庆龄致高醇芳函

(1) 1977年8月10日

Peking P.R.C
10 VIII 77

My very dear Deanna:

I congratulate you most warmly on your successful Exhibition. How I wish I could be there to see your artistic work! And to think that in such a short time you have learned the French language ...

Three months ago, I left my home to attend to some duties here and shall be here throughout the year, owing to some meetings. The weather is cooler, only I hope these will not be any earthquakes. People are putting up houses of prefab "cardboard" which seem to be quite comfortable. Last year my 2 young protégées and I went to live in the Peking Hotel, which was comfortable. Occasional jolts I can take with something approaching equanimity nowadays.

Yolanda (20 years old and is attending the ballet school here) Jeanette 18, has entered the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to study English. Their parents are in 上海, their father has been paralyzed for 10 years. So I am taking care of them. You would find them much fun. Perhaps one day you will return and teach them to paint. They would love you!

I hope Maria will be able to visit her parents with their families. She expects to get permits soon.

With my affectionate greetings
Yours, Auntie SCL

中国北京
77年8月10日

我非常亲爱的第娜:

最热烈地祝贺你成功的画展。我多么想能在那儿亲自看看你的艺术作品!我还想到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法语……

三个月以前,我离家来这儿履行一些工作任务。由于有一些会议,会一直待到底。天气是凉快一些了,但愿不再有地震。人们搭建起预制的“纸板”房,看上去好像还挺舒服的。去年我和我的两个年轻的“受保护人”去住在北京饭店,挺舒适的。偶尔的摇晃,我能泰然处之。

尤兰达^①20岁,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简尼特^②18岁,进了外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她们的父亲已瘫痪10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觉得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很喜欢你的!

希望玛丽亚^③能和她家人去看望她父母。她应该不久就会获准出国。致以热切的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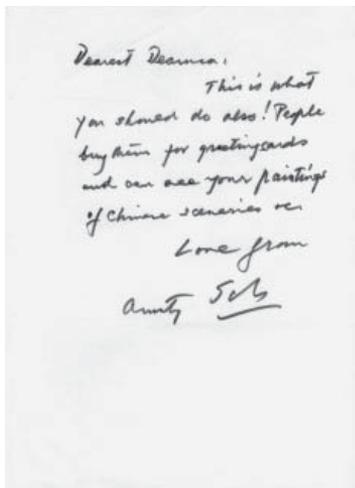
你的
宋庆龄阿姨

Peking P.R.C
10 VIII 77
My very dear Deanna:
I congratulate you most warmly on your successful Exhibition. How I wish I could be there to see your artistic work! And to think that in such a short time you have learned the French language ...
Three months ago, I left my home to attend to some duties here and shall be here throughout the year, owing to some meetings. The weather is cooler, only I hope these will not be any earthquakes. People are putting up houses of prefab "cardboard" which seem to be quite

comfortable. Last year my 2 young protégées and I went to live in the Peking Hotel, which was comfortable. Occasional jolts I can take with something approaching equanimity nowadays. Yolanda (20 years old and is attending the ballet school here) Jeanette 18, has entered the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to study English. Their parents are in Shanghai, their father has been paralyzed for 10 years. So I am taking care of them. You would find them much fun. Perhaps one day you will return and teach them to paint. They would love you!
I hope Maria will be able to visit her parents with their families. She expects to get permits soon.
With my affectionate greetings
Yours, Auntie SCL

1977年8月10日函

① 即宋庆龄警卫秘书的长女隋永清。
② 即宋庆龄警卫秘书的次女隋永洁。
③ 即高醇芳的大姐高醇英。



1978年函

(2) 1978年

Dearest Deanna: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do also! People buy them for greeting cards and can see your paintings of Chinese sceneries etc.

Love from
Aunty SC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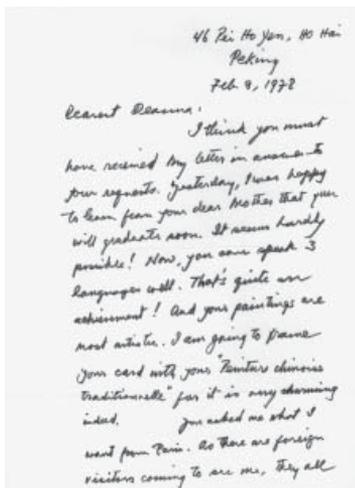
最亲爱的第娜:

这也是你应该做的! 人们买来作为贺卡, 而且可以看到你的中国山水等绘画。^①

爱自
宋庆龄阿姨

(3) 1978年2月8日

46 Pei Ho Yan, Ho Hai
Peking
Feb. 8, 1978



1978年2月8日函(1)

Dearest Deanna:

I think you must have received my letter in answer to your requests. Yesterday, I was happy to learn from your dear Mother that you will graduate soon. It seems hardly possible! Now, you can speak 3 languages well. That's quite an achievement! And your paintings are most artistic. I am going to frame your card with your "Peintur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for it is very charming indeed.

You asked me what I want from Paris. As here are foreign visitors coming to see me, they all like "French prepared mustard" with the hot-dogs (sausages) served here. So if convenient, please send me 2 or 3 jars of the above mustard which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Recently an old lady, Mrs. Welthy Fisher of New York, 98 years old flew from New York to visit me. When I asked her what food she would like, her answer was "皮蛋" and "hot-dogs"! But she told me the latter "must be served with French prepared mustard". She has left now but other American visitors will be calling on me. So will you despatch some addressed to me in my husband's name, so I don't have to pay duties for some?

With much love, meantime.
Aunty SCL

① 宋庆龄给高醇芳寄送了一张印有国画花卉的美国出版的小贺卡, 建议高醇芳也把她的国画印制成贺卡发行。

北京后海北河沿
1978年2月8日

最亲爱的黛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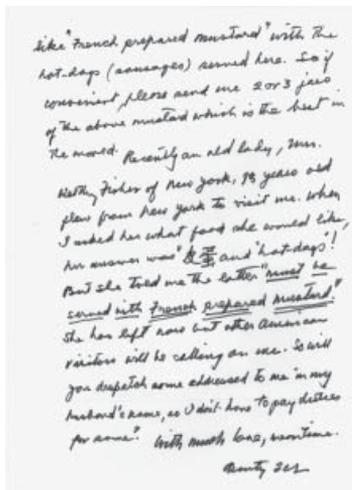
我想你一定已经收到我对你的请求的回信。昨天，我很高兴从你母亲那儿得知你即将毕业。这似乎难以实现！现在你能很好地讲三种语言。这真是一项成就。而且你的画作极富于艺术性。我要把印有你的“中国传统国画”的请柬配上镜框，因为它的确非常引人入胜。^①

你问我想要巴黎的什么东西。由于有一些外国客人来看我，他们都喜欢“法国配制的芥末”和这儿供应的热狗（香肠）。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请寄给我两三罐上面说的芥末，世界上最好的芥末。

最近有一位老太太，韦尔西·费西尔，98岁，从纽约飞来看我。当我问她想吃什么，她的回答是“皮蛋”和“热狗”！但她告诉我，后者“必须佐以法国配制的芥末”。她现在已经回去了，但还会有其他美国客人来看我。所以，你是否能速寄一些给我？用我丈夫的名字^②，这样可以减免一些税。

此致深爱。

宋庆龄阿姨



1978年2月8日函(2)

(4) 1978年3月13日

46 Pei Ho Yan
Peking
March 13, 1978

My dearest Deanna:

A million thanks to you for so promptly attending to my request! I have just opened the 2 jars of delicious French mustard you sent via airmail and found them delicious indeed. When the other 2 jars that you so generously consigned via surface mail, I shall let you know which kind I like b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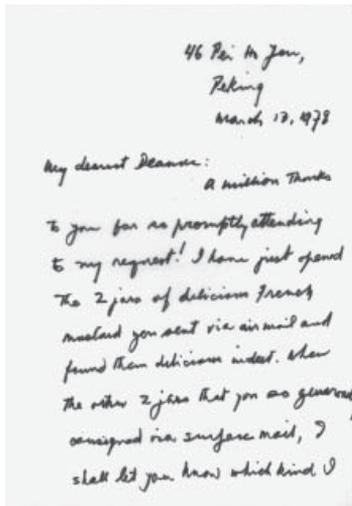
We have just finished our Congress meetings. Extreme fatigue and the strong klieg lights have caused my face to swell, as it looks like a swollen over ripe red tomato just now!

If there are paintings worthy to send you, I shall do so. At home in Shanghai, I have an antique album of beautifully painted flowers which one day you will receive when there is some one trustworthy to bring to you. I love to look at them and know that you will appreciate the album as you are a real artist.

I close now as the doctor is coming to examine my skin affliction.

Meantime I send my deep appreciation and love to you.

Affectionat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1978年3月13日函(1)

① 印有高醇芳的“中国传统国画”的请柬是高醇芳1977年4月第一次在巴黎举办国画展览的请柬。

② 高醇芳此前给宋庆龄写信时，一直用宋庆龄的化名“林泰”作为收信人。宋庆龄此信建议她使用 Madame Sun Yat-sen (孙中山夫人)。

北京，北河沿 46 号
1978 年 3 月 13 日

like heat.
We have just finished our
Congress meetings. Extreme fatigue
and the strong Kling lights have
caused my face to swell, as it looks
like a swollen overripe red tomato
just now!
If there are paintings worthy
to send you I shall do so. At home
in Shanghai, I have an antique
album of beautifully painted
flowers which one day you will
recline when there is room and
trustworthily to bring to you.
I love to look at them and

我最亲爱的第娜：

百万分感谢你那么迅速就办好了我请你办的事。我刚打开了你航空寄来的两罐美味法国芥末，觉得真是鲜美好吃。当我收到你慷慨给我的另外用平邮寄来的两罐时，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哪一种。

我们刚开完人大会议。极端疲劳，而且那强烈的弧光灯照得我脸都肿了，现在我的脸就像一个膨胀的熟透了的红番茄！

如果有值得寄给你的画，我会给你的。在上海家里，我有一本画得非常漂亮的古代花卉画册，有一天你会收到的，只要能有人可靠的人带来给你。我很爱看这些画，知道你也一定会很欣赏这本画册，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暂且搁笔，因为医生马上要来检查我的皮肤疾患。
此致以我最深的感谢和爱。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5) 1978 年 4 月 7 日

Peking
April 7, 1978

know that you will appreciate
the album as you are a real
artist.
I close now as the doctor
is coming to examine my skin
affliction.
meantime I send my deep
affection and love to you.
Affectionat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1978 年 3 月 13 日函 (2)、(3)

Dearest Deanna:

I am gla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other 2 jars of prepared mustard have just arrived and we are going to sample them this evening. So many American friends are arriving. Yesterday the "Dixie Mission" arrived. They were stationed at Yen-a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so-called because most of them are "Southern Americans", rather Americans from the Southern States. They are most fond of "barbecues", pigs roasted in deep earthen pits and are especially delicious. I wonder whether we "greenhorns" will be able to prepare this for them.

Last month our Congress was held with about 4,000 delegates attending. I went to all the meetings and even participated in 2 night sessions for discussions. So I felt exhausted. The corridors were long and tiresome, so elderly delegates went in wheel-chairs! However, I resisted so had a young girl Jeanette (my protégée) to give me her strong arm to support me. She was very clever for as soon as she spotted the cameramen aiming to shoot us, she quickly withdraw her arm, so as to appear that I was walking alone, unattended!!

Did you see us in the Television? Friends from U.S. and England wrote me that they had watched all the proceedings.

This year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中国福利会 which I helped to establish, so I may have to go to Shanghai in June for the celebrations. But will let you know when I leave.

May this find you in good health and not working too hard.

Affectionate and
Grateful thanks from
Aunty Soong.

Peking
April 3, 1978

Dearest Deanna:
I am gla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other 2 jars of prepared mustard have just arrived and we are going to sample them this evening. So many American friends are arriving. Yesterday the "Dixie Mission" arrived. They were stationed at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so called because most of them are "Southern Americans,"

rather Americans from the Southern States. They are most fond of "barbecue," pigs roasted in deep sauterpots and are especially delicious. I wonder whether the "greenhorns" will be able to prepare this for them.

Last month our Congress was held with about 4000 delegates attending. I went to all the meetings and even participated in 2 night sessions for discussions. So I felt exhausted. The con-

gress was long and tiresome, so elderly delegates went in wheel-chairs! Hmm, I resisted so had a young girl Jeanette (my protégée) to give me her strong arm to support me. She was very clever for as soon as she spotted the cameramen aiming to shoot us, she quickly withdrew her arm, so as to appear that I was walking alone, unattended!!

Did you see us in the Television? Friends from U.S. and England wrote me that they

北京
1978年4月7日

最亲爱的黛娜:

我很高兴告诉你，刚收到那另外两罐芥末，我们今晚就品尝。那么多的美国朋友到达这儿。昨天“迪克西军使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常驻延安。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是“美国南方人”，即从南方各州来的美国人。他们最喜欢吃烤肉，把猪放在深地坑里烧烤，特别好吃。不知道我们这些“生手”是否能做出这种烤肉来请他们。

上个月我们的人大召开，有4000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筋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不过，我坚决不坐，而是让一位年轻姑娘简尼特（我的“受保护人”）用她的有力的手臂搀扶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有摄影记者对准我们照相，她就迅速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好像我自己正在走，没有人搀扶！

你在电视里看到我们了吗？在美国和英国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他们看了整个过程。

今年是我帮助建立的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因此我可能6月份得到上海去参加庆祝活动。我会让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

谨此望你身体健康，不要工作太辛苦。

心爱的，感激感谢 来自
宋阿姨

(6) 1979年4月9日

4/9'79

Dearest Deanna:

I am enclosing a set of new stamps which I think you will find interesting. I am wondering whether you have already become "Madame"?

We are tremendously busy these days with tourists coming in from all directions now that normalization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us and the U.S.A.

Yours aff. Aunty Sun.

had watched all the proceedings.

This year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中国福利会 which I helped to establish, so I may have to go to Shanghai in June for the celebrations. But will let you know when I leave.

May this find you in good health and not working too hard.

affectionate and grateful thanks from
Aunty Sun.

1978年4月7日函

Dearest Deanna: 4/9 '79
I am enclosing a set of new stamps which I think you will find interesting. I am wondering whether you have already become "Madame"?

We are tremendously busy these days with tourists coming in from all directions now that normalization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us and the U.S.A. with all my love.

Yours aff. Aunty Sun.

1979年4月9日函

79年4月9日

最亲爱的第娜：

附上一套新邮票^①，我想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成为“夫人”了？

由于现在我们与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了，这些日子我们非常非常忙，游客来自四面八方。

你的慈爱的
孙阿姨

(7) 1979年5月22日

Beijing PRC
May 22, 1979

Dearest Deanna:

I am so proud of you and was most happy to hear of your success from your dear mother. I have not forgotten the precious flowers album which I wish you to have. When I return home again I shall "extract" it from the many books and send to you. My possessions have been packed in boxes so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in the short time I had to unpack every box and find it!

May this find you in the best of healths !

With warmest greetings and much love to you

Yours affectionately,
Soong Ching Ling

中国北京
1979年5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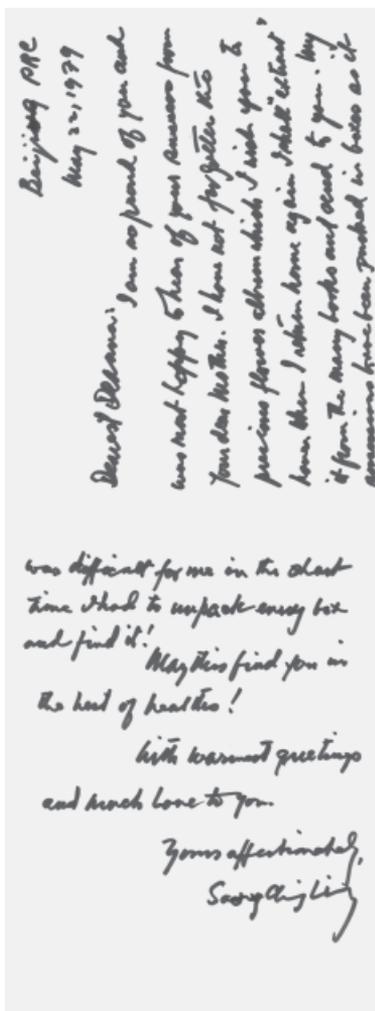
我最亲爱的第娜：

你亲爱的母亲告诉我们你们取得的成功，我十分高兴，并为你骄傲。我没有忘记我想送给你的那本宝贵的花卉画册。等我下次回家^②，我将从书堆里把它“抽”出来寄给你。我的东西都装了箱，所以，在短时间里打开每个箱子去找，相当困难。

祝你健康！

向你致以最温馨的问候和深爱。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1979年5月22日函

① 邮票有两张，是印有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夔凤帛画”和“人物驭龙帛画”。

② 指回上海。

(8) 1979年9月14日

46 Pei Ho Yen, Ho Hai
Beijing
Sept 14, 1979

My very dear Deanna:

I have been laid up with bronchitis for over a month so could not write to tell you sooner how happy I am over your successes in Paris. But my thoughts are often with you, dear, lovely Deanna!

You have done so many favours for me, although you are by no means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and I cannot be of any help to you in any way owing to my situation now. This I regret very much.

I wish very much to send you a lovely book of old paintings and when I find a dependable person going your way I want to present it to you. It is now locked up among my beloved treasures in Shanghai. The other day, an old friend sent me a cheque for some books. I am now turning over it to you for use, remembering all the items you have sent me. I am still enjoying the generous supply of French mustard you so kindly sent me. I am also sending by a low post a recent iss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I think you will enjoy reading and looking at some of the reproductions.

My 2 young maids, sisters, who have been with me for over 14 years were not home when you and your dear Mother visited me. Yolanda is now 22 and is working in our Film Studio. Her younger sister, Jeanette is 18 and has obtained a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the Preparatory School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She is very homesick there as the young girl finds it difficult to adopt to the mores and environments, plus the hardship that she doesn't like western food! I think it will (take) her at least 6 months to get accustomed to her new life. They are both dear girls and I hope they will be able to serve the people upon their return. Yolanda, though is still in Beijing. She has been asked to sign up for Hollywood but I hope she will remain here to be our people's artist, however.

I send you my warmest greetings and very much love. Do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Deanna!

Yours affectionately,
Auntie Soong Ching Ling

46 Pei Ho Yen, Ho Hai
Beijing
Sept 14, 1979

My very dear Deanna:

I have been laid up with bronchitis for over a month so could not write to tell you sooner how happy I am over your successes in Paris. But my thoughts are often with you, dear, lovely Deanna!

You have done so many favours for me, although you are by no means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and I cannot be of any help to you in any way owing to my situation now. This I regret very much.

It will take 6 months to get accustomed to the new life. They are both dear girls and I hope they will be able to serve the people upon their return. Yolanda, though is still in Beijing. She has been asked to sign up for Hollywood but I hope she will remain here to be our people's artist, however.

I send you my warmest greetings and very much love. Do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Deanna!

Yours affectionately,
Auntie Soong Ching Ling

You will enjoy reading and looking at some of the reproductions.

My 2 young maids, sisters, who have been with me for over 14 years were not home when you, your dear Mother visited me. Yolanda is now 22 and is working in our Film Studio. Her younger sister, Jeanette is 18 and has obtained a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the Preparatory School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She is very homesick there as the young girl finds it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mores and environments, plus the hardship that she doesn't like western food! I think it will

I wish very much to send you a lovely book of old paintings and when I find a dependable person going your way I want to present it to you. It is now locked up among my beloved treasures in Shanghai. The other day, an old friend sent me a cheque for some books. I am now turning over it to you for use, remembering all the items you have sent me. I am still enjoying the generous supply of French mustard you so kindly sent me. I am also sending by a low post a recent iss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I think

1979年9月14日函

北京后海北河沿 46 号
1979 年 9 月 14 日

我非常亲爱的第娜：

我因患气管炎卧床一个多月，所以没能早些写信告诉你，我为你在巴黎的成功感到多么的高兴！我心里一直是想着你的，亲爱的，可爱的第娜！

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尽管你在经济上还不能自足，而我又因现在的处境对你不能有任何帮助。为此我深感遗憾。

我非常想送给你一本美丽的古代画册。当我找到一位可靠的人去你那儿，我要把画册赠送给你。现在画册跟我的心爱的珍贵物品一起，锁存在上海。前几天，一位老朋友寄给我一张支票，买书用的。我现在转给你使用，因为想到你送给我各种物品。我还在享用着你慷慨惠赠的那么多的法国芥末。我也平邮给你最近一期的《中国文学》，我想你会喜欢阅读和赏看里面一些图画。

你和你亲爱的母亲来看我时，我的两个年轻姑娘，姐妹俩，正好不在家。她们在我这儿 14 年了。尤兰达现在 22 岁了，在我们的电影厂工作。她的妹妹简尼特 18 岁，得到奖学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预科学习。她非常想家，因为小姑娘觉得很难适应那儿的习俗和环境，再加上她不喜欢西方食品，很受害。我想起码要有六个月的时间她才能习惯她的新生活。她们都是可爱的女孩子。希望她们回来后都能为人民服务。尤兰达虽然还在北京，但有人让她跟好莱坞签合同。可我希望她留在这儿当我们人民的演员，无论如何。

致以我最热情的问候和许多爱。千万注意你的身体，第娜！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阿姨

(9) 1979 年 12 月 15 日

Beijing
15 Dec. 1979

My dearest Deanna,

Your treasured work is being much appreciated for which I wish to thank you with all my heart. It is so delicate and artistic, showing your rare ability as a painter.

Some days ago, I sent you a calendar. I hope you'll enjoy the sceneries of our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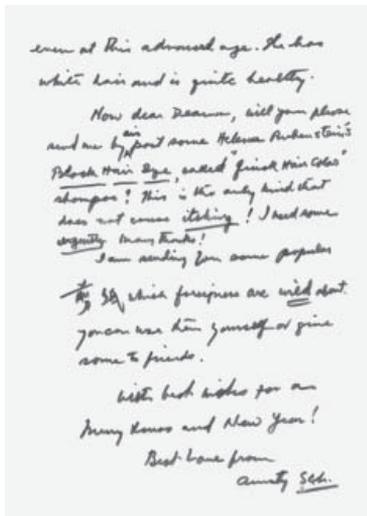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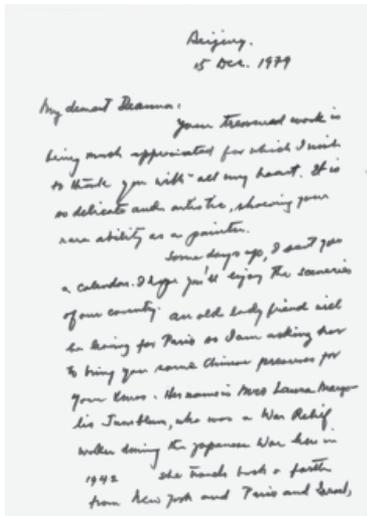
An old lady friend will be leaving for Paris so I am asking her to bring you some Chinese preserves for your Xmas. Her name is Mrs Laura Margolis Jumblum, who was a War Relief worker during the Japanese War here in 1942. She travels back and forth from New York and Paris and Israel, even at this advanced age. She has white hair and is quite healthy.

Now dear Deanna, will you please send me by air post some Helena Rubenstein's Black Hair Dye, called "Quick Hair Color" shampoo? This is the only kind that does not cause itching! I need some urgently. Many thanks!

I am sending you some popular 剪纸 which foreigners are wild about. You can use them yourself or give some to friends.

With best wishes for a Merry Xmas and New Year!

Best Love from
Auntie S.C.L.



1979 年 12 月 15 日函

北京
1979年12月15日

我最亲爱的第娜：

十分欣赏你珍贵的作品，由衷感谢你。作品是如此精美，显示出你作为画家的少见的才华。

前几天，我给你寄了一本挂历。希望你能欣赏到我们国家的风景。

一位老太太朋友将去巴黎，所以我要请她给你带些中国罐头过圣诞节用。她叫劳拉·马苟丽丝·江布冷夫人，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她是战争救助工作者。虽然年纪很大，她仍然在纽约、巴黎和以色列之间来回旅行。她白发苍苍，相当健康。

亲爱的第娜，请你是否能空邮给我一些海伦娜·露本丝坦黑色染发剂，叫作“快速染发”香波？这是唯一的一种不会引起我头皮搔痒的染发剂！我急需一些。非常感谢！

这儿我给你寄些民间剪纸，外国人都狂热喜欢。你可以自己留用或者送给朋友一些。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圣诞快乐，新年好！

至爱来自
宋庆龄阿姨

(10) 1980年2月8日

Beijing
Feb. 8, 1980

Dearest Deanna:

I tried to phone you yesterday but failed so phoned my Shanghai home to go and tell you please to phone me, as soon as you arrive at Beijing so we may agree upon a date to meet. My private phone is 444205,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my house as there is no number at the gate. So I shall send you my car to bring you here. Please tell my secretary, Irene Chang to let me know when it is most convenient for you to come. Don't forget to give her your address!

With much love to you,

“Aunty So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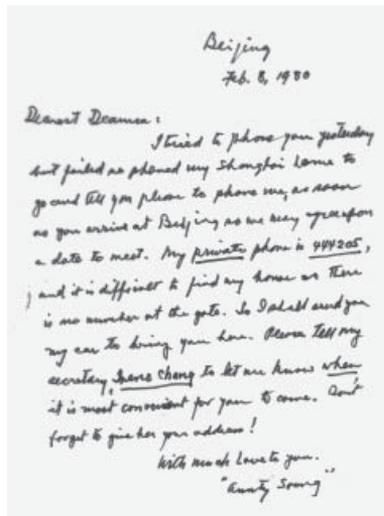
北京
1980年2月8日

最亲爱的第娜：

我昨天想跟你通话但是电话没打通，所以就给我上海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去告诉你，请你一到北京就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以便我们约个时间见面。我的私人电话是444205。我的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会派我的汽车去接你来。请告诉我的秘书艾琳·张^①，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最方便。别忘了把你的地址告诉她！

致以对你的深爱。

宋阿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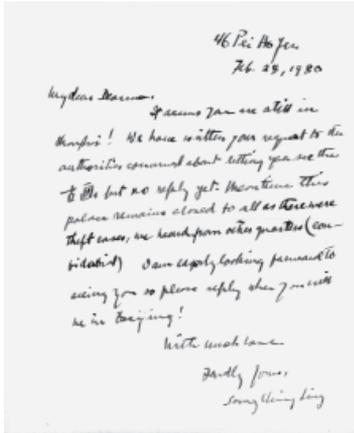


1980年2月8日函

^① 即张珏。

(11) 1980 年 2 月 28 日

46 Pei Ho Yen
Feb. 28, 1980



1980 年 2 月 28 日函

My dear Deanna,

It seems you are still in Shanghai! We have written your request to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about letting you see the 古画 but no reply yet. Meantime this palace remains closed to all as there were theft cases, we heard from other quarters (confidential).

I am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 please reply when you will be in Beijing!

With much love,

Tendly[sic] Yours,
Soong Ching Ling

北河沿 46 号
1980 年 2 月 28 日

我亲爱的第娜：

好像你还在上海！我们把你的要求已经给有关部门去函让你看古画，但尚无答复。目前这宫殿仍然不对外开放，因为有窃贼事件，我们从别的部门得知（保密）。

我热切地盼望见你，所以请回复你什么时候到北京！

致以深爱。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12) 1980 年 3 月 4 日



1980 年 3 月 4 日便笺

Dearest Deanna:

Please keep the inside picture. I think you might draw one like it.

With love

Aunt SCL

最亲爱的第娜：

请保留内页的图画^①。我想你可以像这张画一样画一张。

致以爱。

宋庆龄阿姨

① 取自一日文版中国杂志，上印一幅宋朝工笔花篮花卉。

(13) 1980年3月4日

March 4, 1980

Dearest Deanna:

Please accept this pen as a souvenir of your visit to Beijing. I know it will be very useful to you in your work.

I have to chair (当主席) several meetings these few days as I fear I shall not be able to spend much time with dear you. But if I find time, I shall certainly try to get you here.

I sent your note and picture to Cynthia Liao yesterday, as I hope to forward her acknowledgement to you soon if she is able to sit up and write.

With my warmest love to you and all your dear family.

Aunty Soong Ching Ling

Did you visit the 故宫?

1980年3月4日

最亲爱的第娜:

请接受这支笔作为你访问北京的纪念。我知道它会在你的工作中对你很有用。

这几天我得主持一些会议(当主席),所以恐怕我不能抽出很多时间同亲爱的你在一起。但如果我找到时间,我就一定会设法接你来这儿。

昨天我把你的信和照片送去给辛西娅·廖^①,我希望能很快把她的感谢信转交给你,如果她可以坐下来写字的话。

带上我对你和你亲爱的全家人最热忱的爱。

宋庆龄阿姨

你去参观故宫了吗?

March 4, 1980
Dearest Deanna:
Please accept this
pen as a souvenir of your
visit to Beijing. I know it
will be very useful to you in
your work.
I have to chair (当主席)
several meetings these few days
as I fear I shall not be able

1980年3月4日函

to spend much time with dear
you. But if I find time, I
shall certainly try to get you
here. I sent your note and
picture to Cynthia Liao your
sister, as I hope to forward
her acknowledgement to
you soon if she is able to
sit up & write.
With my warmest love to you
and all your dear family.
Aunty Soong Ching Ling
Did you visit the 故宫?

① 即廖梦醒。

(14) 1980年3月7日

March 7, 1980

March 7, 1980
Dearest Deanna:
At last comes Cynthia's
note to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I am up to my neck in work these days with
many meetings which I cannot stay away from,
and as you must return on the 9th, I fear
I shall not have the great pleasure of seeing
you and chatting with you again! Please give
my warmest greetings to your family and
much love to your dear Mother and Marie,
of whom I am so proud of her splendid
work in starting the Dancing School with
her talented husband.
I hope the little Parrot to the
Museum authorities for you did have the

desired result and you finally did see what
you wished? I shall look out for good
pictures for you to paint.
Will you please send the American
dates to your dear Mother and the chocolate
to dear Maria as a little remembrance
from me with my love.
Your French friend and pupil Mme Poncet
will be at the Women's gathering tomorrow
afternoon. I hope you'll find time to drop
in for a few minutes for it will always
remain a good memory later.
With much love to you,
Deanna Dear.
Yours affectionately,
S.C.L.

1980年3月7日函

Dearest Deanna:

At last comes Cynthia's note to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I am up to my neck in work these days with many meetings which I cannot stay away from, and as you must return on the 9th, I fear I shall not have the great pleasure of seeing you and chatting with you again! Please give my warmest greetings to your family and much love to your dear Mother and Maria, of whom I am so proud of her splendid work in starting the Dancing School with her talented husband.

I hope the letter I wrote to the Museum authorities for you did have the desired result and you finally did see what you wished? I shall look out for good picture for you to paint.

Will you please send these American dates to your dear Mother and the chocolate, to dear Maria, a little remembrance from me with my love.

Your French friend and pupil Mme Poncet will be at the Women's Gathering tomorrow afternoon. I hope you'll find time to drop in even for a few minutes for it will always remain a good memory later.

With much love to you,

Deanna Dear.

Yours affectionately,
S.C.L.

1980年3月7日

最亲爱的第娜:

终于寄来了廖梦醒感谢你好心的信件。这些天我工作忙得不得了,有许多我不能缺席的会议,而你9号就必须回去,恐怕我不会再次有见你和与你聚谈的巨大欢乐了!请向你的家庭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向你母亲和玛丽亚带去许多爱。我为玛丽亚同她有才华的丈夫创办舞蹈学校取得的卓越成绩倍感骄傲。

希望我为你写给博物院领导的信能有预期效果,你最终看到了你所希望看的吗?我会留意好看的图画供你作画用。

能否请你把这些美国枣带给你亲爱的母亲,把巧克力带给亲爱的玛丽亚,以表我的心意和爱。

你的法国朋友和学生蓬赛夫人明天下午将出席妇女联欢会。希望你能抽空来一下,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因为这总会给以后留下美好的回忆。

致以对你的深爱。
亲爱的第娜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15) 1980年12月7日^①

恭贺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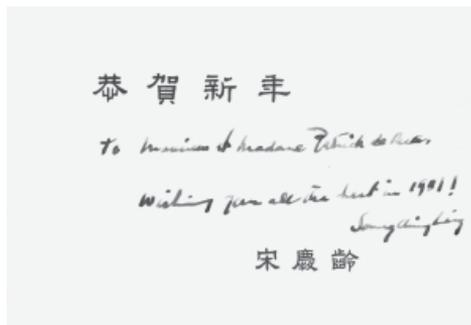
To Monsieur et Madame Patrick de Buck,
Wishing you all the best in 1981!

Soong Ching Ling
宋庆龄

恭贺新年

致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暨夫人^②：
祝愿你们1981年一切最美好！

宋庆龄



1980年12月7日贺年卡

(16) 1980年12月24日^③

恭贺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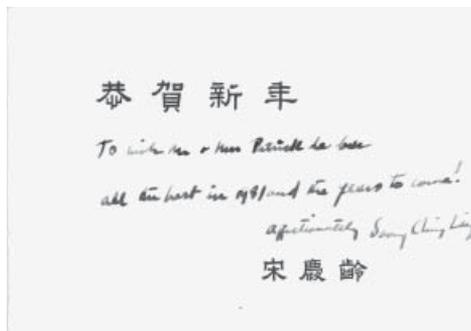
To wish Mr and Mrs Patrick de Buck,
All the best in 1981 and the years to come!

Affectionately
Soong Ching Ling
宋庆龄

恭贺新年

祝愿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和夫人：
1981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慈爱的
宋庆龄



1980年12月24日贺年卡

① 宋庆龄于1980年12月7日寄出。

② 高醇芳于1980年6月与德布克结婚。

③ 宋庆龄于1980年12月24日寄出。她于1981年5月29日逝世。

附录 2 宋庆龄与高施嘉德来往函

(1) 1972 年 2 月 1 日

Kiangsu Road
Lane 237, House 17,
Shanghai.
1st February, 1972

Dear Madame Soong,

Having had the great honour of knowing you and your kindnesses and graciousness in the past gave me the courage to write you this letter, as I have a problem which I know cannot be solved without some help.

But firstly I wish to say: Although I have not sent greeting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you have none-the-less been constantly in heart and mind. The enclosed two plaques embroidered by my youngest daughter to convey our sincerest greetings for 1972.

Secondly my problem — Next year I shall be 60 and haven't been home for a visit for the past 25 years. I now long and wish to make one, but owing to my ears, eyes, heart not good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could never make the long journey alone, so I made the application at the District Police office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户口组) for my two youngest children to accompany me. The application forms were handed in on, December 17th, 1972.

My third daughter 高醇芳 is 24 and became a cotton textile worker in 1968. In 1971 she had a very serious illness and after a thorough check up the doctors found her stomach had dropped 13.5 cm. Having this trouble is unable to work and is now on long sick leave, which makes it, I thought a convenient time.

My only son 高醇华 the youngest is 20 and has always suffered with asthma. A long sea voyage might be a cure and for my daughter the change might help her to have a much speedier recovery.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My sisters in England, one 61 and the other approaching have no children and would be extremely happy to see two of mine and settle family affairs, as my dear mother died in 1963.

A few days ago we made enquiries how our case was getting along. The application officer told us that the answer is not yet down, but prepare ourselves for two ways i.e. we can go or we cannot.

By stating this made me think, maybe, there is some difficulty concerning the children, especially my daughter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write this letter of appeal, humbly asking if you can help me in anyway to be granted this visit home, accompanied by my two youngest children, which is very necessary both to help on the journey and their aunts all wish to meet them to settle family affairs.

My husband and our two elder daughters are happily settled. The eldest one made us proud grand parents in 1969. A very cute, clever little boy.

We all send you our Warmest Regards

Yours very sincerely,
Marjorie Gao
高施嘉德

Shanghai Road,
Lane 237, House 17,
Shanghai.
1st February, 1972

Dear Madame Soong,
Having had the great honour of knowing you and your kindnesses and graciousness in the past gave me the courage to write you this letter, as I have a problem which I know cannot be solved without some help.

But firstly I wish to say: Although I have not sent greeting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you have none-the-less been constantly in heart and mind. The enclosed two plaques embroidered by my youngest daughter to convey our sincerest greetings for 1972.

Secondly my problem — Next year I shall be 60 and haven't been home for a visit for the past 25 years. I now long and wish to make one, but owing to my ears, eyes, heart not good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could never make the long journey alone, so I made the application at the District Police Office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户口组)

for my two youngest children to accompany me on the application forms were handed in on, December 17th, 1972.

My third daughter 高醇芳 is 24 and became a cotton textile worker in 1968. In 1971 she had a very serious illness and after a thorough check up the doctors found her stomach had dropped 13.5 cm. Having this trouble is unable to work and is now on long sick leave, which makes it, I thought a convenient time.

My only son 高醇华 the youngest is 20 and has always suffered with asthma. A long sea voyage might be a cure and for my daughter the change might help her to have a much speedier recovery.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My sisters in England, one 61 and the other approaching have no children and would be extremely happy to see two of mine and settle family affairs, as my dear mother died in 1963.

A few days ago we made enquiries how our case was getting along. The application officer told us that the answer is not yet down, but prepare ourselves for two ways i.e. we can go or we cannot.

By stating this made me think, maybe, there is some difficulty concerning the children, especially

my daughter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write this letter of appeal, humbly asking if you can help me in anyway to be granted this visit home, accompanied by my two youngest children, which is very necessary both to help on the journey and their aunts all wish to meet them to settle family affairs.

My husband and our two elder daughters are happily settled. The eldest one made us proud grand parents in 1969. A very cute, clever little boy.

We all send you our Warmest Regards

Yours very sincerely,
Marjorie Gao
高施嘉德

1972 年 2 月 1 日函



附件一：宋庆龄秘书室致高施嘉德函

Enclosure 1:

Letter, Soong Ching Ling Secretariat to Marjorie Gao, February 7, 1972

宋发(72)17号

Dear Mrs. Gao:

Your letter to Madame Sun has arrived.

According to her instruction, we write a letter to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t is attached in this letter. Let your husband or children read it for you & mail it.

Sincerely yours,
The Secretariat

Enclosure 2:

Letter, Soong Ching Ling Secretariat to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February 7, 1972 (be omitted)

上海市江苏路237弄17号
1972年2月1日

亲爱的宋夫人：

我非常荣幸认识您，知道您非常仁慈厚道，这给予了我勇气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有一个困难，而且我知道如果没有贵人相助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首先我要表明：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没有向您致信问候，但我心中一直深深挂念您。附上的两件装饰品是由我最小的女儿绣制的，谨致我们最诚挚的1972年新年祝福。

其次，我的困难：明年我要60岁了，而我已经有25年没有回过我老家了。我现在非常希望回家一次。但是由于我眼、耳不好，又患高血压，无法独自长途旅行，因此，我向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户口组）提出了申请，要求带我的两个最小的子女陪我一起回家。申请表格是在1972年12月17日递交的。

我的三女儿高醇芳24岁，1968年成为织布工人。1971年她得了重病，在经过检查后，医生发现她的胃下垂了13.5公分。有此病是无法工作的，她现在在休长假，我想时间上就比较方便了。

我的独生子高醇华20岁，他是女儿，一直患有哮喘。海上长途旅行也许是对他的一种治疗。而且，对我的女儿来说，环境的改变也许会帮助她尽快康复。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在英国的两个姐妹一个61岁了，另一个也年近60，她们都没有孩子，如果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她们会非常高兴的。而且我母亲已在1963年去世，所以我们还得料理一些家事。

几天前，我们去询问我们申请的进展情况。接待官告诉我们批复还没有下来，但是我们得做好两种准备：能去或者不能去。

此言使我想，或许是孩子们方面，尤其是我女儿的申请有些困难，因此给您写这封恳求信，恳请您是否能帮忙，让我获准回家，并让我最小的两个孩子陪我一起回家。这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俩在旅途上可以照顾我，而且他们的姨妈也都想见他们料理家事。

我的丈夫和两个大女儿都安居乐业。大女儿使我们在1969年成为自豪的外祖父母，（她生了）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小男孩。

我们一家都向您致以我们最热忱的祝愿。

您非常诚挚的
高施嘉德



附件一：宋庆龄秘书室致高施嘉德函（1972年2月7日）

宋发（72）17号

亲爱的高太太：

您致孙夫人函已经收到。

根据她的指示，我们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谨此附上。请您的丈夫或子女为您读信并寄出。

您诚挚的
秘书室

附件二：宋庆龄秘书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函（1972年2月7日）

宋发（72）15号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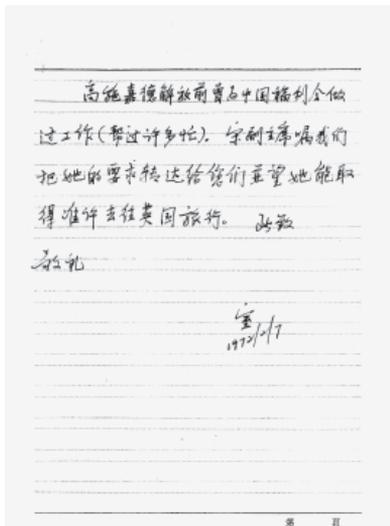
住上海市江苏路237弄17号的高施嘉德（Marjorie Gao）和一中国人结婚，有儿女四人，久未回英国。她给宋副主席写信说，二十五年没有回家，年已六十，很想去英国探望两个年逾六十的姊姊和料理家务并说姊姊们没有孩子，想看看她的孩子，她本人眼、耳不好又患高血压。因此，要求带两个小女儿回家一趟，路上有照顾，年老的姊姊也可以看到孩子们。

高施嘉德解放前曾为中国福利会做过工作（帮过许多忙）。宋副主席嘱我们把她的要求转达给贵会并希望她能取得准许前往英国旅行。

此致

敬礼

室
1972/2/7



附件二：宋庆龄秘书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函

(2) 1972年4月24日

宋收（72）72号
Kiangsu Road,
Lane 237, House 17,
2nd Floor
Shanghai.
24th April, 1972.

Dear Madame Sun,

I received on the 11th February, 1972 the letter dated 7th February, 1972,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written by your honourable secretary according to your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o my visit to England, accompanied with my two youngest children, a daughter and son, which I posted to them the very same day as received.

I thank you most sincerely. It made me feel very grateful and although I haven't seen you for more than 22 years, felt deeply that you haven't forgotten me and without any hesitation you wrote me the highest recommendation, giving me great hopes of being granted this visit to home.

Knowing at that time all these organizations were very busy, I did not start to make any enquiries until the beginning of March and after several found out your

most valuable letter had been referred to the Bureau of Public Security. On the 21st March, the officer told me there, they know all about my case and also made me feel, even though, I have such a high recommendation, they are the ones to decide I can leave or not.

I waited another month and on the 21st April went to enquire again. This time the answer was, I cannot go because of my family conditions and I must think it out for myself. The officer also asked if I have received any recent reply from you. Maybe this remark was to let me know they have written you about my application and their reason for not carrying out your honourable kind instructions of hope to my benefit.

Now I must explain myself. I was granted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by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chopped by Premier Chow En-Lai in 1958. The officer who handed me the certificate at that time, stated very clearly the policy, that I could go home at any time for a visit and can take any of my children.

Having this honour, I can swear to you, Madame Sun, and to all the great leaders of China today, never have I done anything wrong against my adopted country or her people.

Referring to my present family conditions, I cannot think of anything serious enough which could prevent me from this visit, except, probably, what I passed through dur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Naturally, hav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and a capitalist husband, the people treated me as all others: Home, things taken away, harder living and from 1968 8 families have been moved in, more than 30 people including 14 children. Hard, yes, but, I bear no ill feelings. I was brought up to live and let live. At the beginning I was much stronger in health, but as the years have passed and now nearing 60, my health is getting into a rather bad state, I decided before I either go deaf, blind or paralyzed to make this visit home to see my 3 dear sisters just once again and to settle my dear mother's and sisters affairs with the children.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today. Her leaders and people are great. I have only and only have the greatest admiration.

You have known me in the past. These authorities here have never even seen me. I would never, never, by thought, word or deed do anything unworthy against such a great country and people.

You, especially Madame Sun, are a very great and honourable lady. My faith and my trust has been and always will be in you.

There is so much I would like to say and so little space in a letter, therefore, I wish to come to Peking with my two children if Your Excellency will kindly grant us a personal interview, or to instruct your Honourable Secretary to talk to us.

Again I humbly beg your kind and gracious help to over come the difficulties with the Bureau of Public Security here, in preventing unreasonably and unhumanly a little old foreign woman from going home for a visit accompanied with her two youngest children.

With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your Good Health

Yours very sincerely,
Marjorie Gao



1972年4月24日函

Kiangsu Road,
Lane 237, House 17,
2nd Floor,
Shanghai.
24th April, 1972

The Honourable Secretar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letter & also another letter attached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which I received on the 11th February, 1972.

After my husband had translated it to me, I mailed it the same day as received.

Madame Sun has not yet explained.

Again, your most valuable help & aid is greatly appreciated.

Yours sincerely,
Marjorie Gao.

附件一：高施嘉德致宋庆龄秘书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So different from what we think - I am utterly sorry for her and hope she will be patient - I know how difficult this is but often we have to exercise patience.

Please write her that all such matters are settl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 if she comes here, they would tell her to go back and plead her case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Also! I am powerless even to help my own relative to go to Hong Kong. Situation is so different from what we think. I am utterly sorry for her and hope she will be patient. I know how difficult this is but often we have to exercise patience.

Also! I am powerless even to help my own relative to go to Hong Kong. Situation is so different from what we think. I am utterly sorry for her and hope she will be patient. I know how difficult this is but often we have to exercise patience.

附件二：宋庆龄致秘书张珏的指示

Peking
April 29, 1972

Dear Mrs. Gao,

Your letter to Madame Sun has arrived. Such matters as you mentioned have to be settl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If you come to Peking, you will be told to go back & plead your case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Madame Sun is utterly sorry for you & hope you will be patient. She knows how difficult this is but she thinks, have to exercise patience.

Yours sincerely,
The Secretariat

附件三：宋庆龄秘书室致高施嘉德函

Enclosure 1:
Letter, Marjorie Gao to Soong Ching Ling Secretary, April 24, 1972

Kiangsu Road,
Lane 237, House 17,
2nd Floor,
Shanghai.
24th April, 1972

The Honourable Secretar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letter and also another letter attached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which I received on the 11th February, 1972.

After my husband had translated it to me, I mailed it the same day as received.

Enclosed herewith my letter to Madame Sun, which is self explanatory.

Again, your most valuable help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Yours sincerely,
Marjorie Gao

Enclosure 2:
Instruction, Soong Ching Ling to Her Secretary, April 29, 1972

Irene,

Please write her that all such matters are settl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 if she comes here, they would tell her to go back and plead her case with the 上海市革会. Also! I am powerless even to help my own relative to go to Hong Kong. Situation is so different from what we think. I am utterly sorry for her and hope she will be patient. I know how difficult this is but often we have to exercise patience.

Enclosure 3:
Letter, Soong Ching Ling Secretariat to Marjorie Gao, April 29, 1972

Peking
April 29, 1972

Dear Mr. Gao,

Your letter to Madame Sun has arrived. Such matters you mentioned have to be settl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If you come here, you will be told to go back & plead your case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Madame Sun is utterly sorry for you & hope you will be patient. She knows how difficult this is but she thinks, have to exercise patience.

Yours sincerely,
The Secretariat

上海市江苏路 237 弄 17 号 2 楼
1972 年 4 月 24 日

亲爱的孙夫人：

我于 1972 年 2 月 11 日收到了贵秘书根据您的指示，就我赴英探亲并由两个最小的子女陪伴之事，1972 年 2 月 7 日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信函，我在收信当日即把信寄往市革会。

我最衷心地感谢您。虽然我已经有 22 年多没有见过您了，但是我深深感受到您并没有忘记我，毫不犹豫地为我写了至高无上的指示信函，这给了我对能够获准回国的极大希望。我非常感激。

知道这些机关当时都是非常忙的，我一直等到 3 月初才去询问。多次询问后得知您的那封最珍贵的信函已转交市公安局。3 月 21 日，警官告诉我，我的情况他们知道了，并让我感觉到，即使我有这如此高贵的指示函，我能不能出国的决定权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的。

我又等了一个月，4 月 21 日又去询问了一次。这次回复是：我不能去，说是因为我们的家庭情况，而且我得自己琢磨为什么。警官还问我最近是否收到您的回信。也许，此话是暗示我们已经就我的申请给您写了信，说明他们不执行您为我着想的尊贵仁慈的指示的理由。

现在我必须做些自我说明。1958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周恩来总理签字盖章，我加入了中国籍。当时递交给我证书的官员非常明确地阐明了政策：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带上我任何一个子女回老家探亲。

享有此荣誉，我可以向您，孙夫人，向现今中国的所有伟大领袖发誓，我从未做过任何对我第二故乡及其人民的错事。

至于我目前的家庭情况，我想不出有什么事严重到足以阻止我回家探亲，除非，或许是因为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受的一切。自然，由于持中国籍并有一个资本家丈夫，所以人们对待我就像对待所有其他人一样：家中，东西被抄走了，生活更艰难了。并且自 1968 年起，有 8 个家庭住了进来，共有 30 多口人，其中有 14 个小孩。的确，很艰苦，但是，我不怀怨恨。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待人宽厚如待己。一开始，我身体还很健康。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我年近六旬，身体状况变得很差。我决定，在我变聋、变瞎或者瘫痪之前，我要回一次老家，跟我三个亲爱的姐妹再见一次面，同子女一起去料理我亲爱的母亲和姐妹们的家事。

当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领袖和人民是伟大的。我只怀有最大的钦佩。

您过去认识我。此地这些掌权的人从未见过我。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去想、去说或去做任何损伤这样伟大的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特别是您，孙夫人，您是非常伟大而尊贵的夫人。我一直忠实地信任您。

我有许多话想倾吐，但信中篇幅有限。因此，我希望带两个孩子来北京拜见您，如果阁下您能恩赐亲自会见我们，或者指派贵秘书同我们交谈。

我再次恳求您仁爱相助。这里的公安局既无理又无情地阻止一个外国小老太带她的两个孩子回家探亲，我恳请您帮助我克服困难。

最衷心地祝您身体健康。

您非常诚挚的
高施嘉德

附件一：高施嘉德致宋庆龄秘书函（1972 年 4 月 24 日）

上海市江苏路 237 弄 17 号 2 楼
1972 年 4 月 24 日

尊敬的秘书：

非常感谢您的亲切来函，以及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信函。我是在 1972 年 2 月 11 日收到的。

在我丈夫把信函翻译给我听之后，我在当天就把信寄出了。

兹奉上我给孙夫人的信，是一些自我说明。

再次万分感谢您的最宝贵的帮助。

您诚挚的
高施嘉德

附件二：宋庆龄致秘书张珏的指示（1972年4月29日）

艾琳：

请给她回信，说明这种事情都是由当地政府处理的。如果她来这儿，他们会告诉她，回去向上海市革会申诉。况且！我连想要帮助我自己的亲戚去香港都无能为力。形势是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我完完全全为她难过，希望她能够耐心等待。我知道这是多么困难，但是我们常不得不锻炼耐心。

附件三：宋庆龄秘书室致高施嘉德函（1972年4月29日）

北京
1972年4月29日

亲爱的高太太：

您给孙夫人的信已经收到。您提到的这种事情得由当地政府处理。如果您来这儿，您会被告知，回去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申诉。

孙夫人完完全全为您难过，并且希望您能够耐心等待。她知道这是多么困难，但是她认为，不得不锻炼耐心。

您诚挚的
秘书室

(3) 1972年12月25日

Peking,
25th December, 1972.

Dear Madame Sun Yat-sen,

I have now come to Peking together with my daughter and only son and from where I send you our sincere Season's Greetings.

It is 14 years since I was last here, so you can imagine my admiration at the tremendous good change which has taken place to this Great and Glorious Capital.

The main reason of course why I am here is concerning to our visit home to England.

During this past one year of approaching various Bureaus and making appeals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where they tell me (tha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hat so ever with our case and it is for the District to handle it. The District tell me (that) they have no power and also haven't seen your gracious letter ...

Feeling much confused with all these enquiries and experiences, all to no avail, made me realize my case can only be solved either through the State Council or the Foreign Ministry.

I'm truly very sorry to have to trouble you with my problem and I sincerely apologize. But my health is really deteriorating and I do so long and want to make this last visit home to England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together with my children to accompany me.

Feeling deeply grateful for your already gracious kind concern towards me, gave me also the courage to humbly beg and implore your most valuable help, by conveying my request to the State Council, which is the only way I know that will enable me to be granted this visit.

Now that I am in Peking, it is also my greatest hope of being able to see you once again, if you will grant me this honour.

My address where I am staying is:

北京 宣武区 南华东街2号(5单元401室)

Sending you our warmest regards and very best wishes for your Good Health.

Yours very sincerely
Marjorie Gao

P.S The calendar enclosed was specially made for you by my youngest daughter.



1972年12月25日函

Enclosure: Letter, Soong Ching Ling Secretariat to Marjorie Gao,
December 28, 1972

Dear Mr. Gao:

Your letter to Madame Sun Yat-sen has arrived. She thanks you for the calendar and your good wishes.

Madame Sun is ill and is in Shanghai under treatment for a course of injections in veins, each time taking 2 hours and half. That's why she cannot attend to her duties. She is very sorry that she has not the power to decide your case. Now you are in Peking, it's better for you to approach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inally, sending you, your daughters & son, Madame Sun's greetings,

Sincerely yours
The Secretariat

北京
1972年12月25日

亲爱的孙中山夫人：

我现在已经同女儿和独子一起来到了北京，向您致以我们诚挚的节日祝福。

我上一次在北京是在14年前，所以您可以想象我对这个伟大光荣的首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钦佩。

我来此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有关我们回英国探亲之事。

在这过去的一年里，我去过各种部门，并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申诉，他们告诉我，我们的事情与他们完全无关，这事应由区里处理。而区里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看到您恩典的信函……

所有这些查询和经历使我甚感迷茫，一切都徒劳无效，让我意识到，我的问题只能通过国务院或者外交部解决。

我真的非常抱歉不得不以我的问题来麻烦您，我诚恳地致歉。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日益变坏，我热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由子女陪伴，最后一次回英国探亲。

对您已经给予我的厚道仁慈的关爱，我深深感恩，也给了我勇气，向您恳求最宝贵的帮助，将我的请求转达给国务院。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够让我回去探亲的途径。

现在我在北京，我非常希望能够再见您一面，如果您能赐与我此荣幸。

我在北京的地址是：

北京 宣武区 南华东街2号(5单元401室)

向您致以我们最热烈的敬意，至诚祝福您身体健康。

您非常诚挚的
高施嘉德

附：谨附日历是我小女儿特别为您制作的。

附件：宋庆龄秘书室致高施嘉德函（1972年12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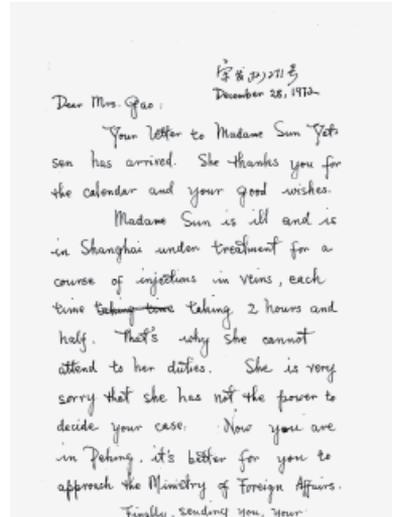
亲爱的高太太：

您给孙中山夫人的信已经收到。她感谢您的日历和美好的祝愿。

孙夫人病了，正在上海接受静脉注射治疗，每次要两个半小时。因此她不能履职。她非常抱歉没有权力决定您的这件事。您现在在北京，最好能向外交部交涉。

最后，向您、您的女儿们和儿子，致以孙夫人的问候。

您诚挚的
秘书室



附件：宋庆龄秘书室致高施嘉德函

(4) 1975年6月16日

Peking
16 VI '75

Dearest Marjorie:

Maria has written me about the happy reunion and I can well imagine your relief and joy! I hope your health will improve rapidly with your loved one to look after your health and see that your eyes also get proper trea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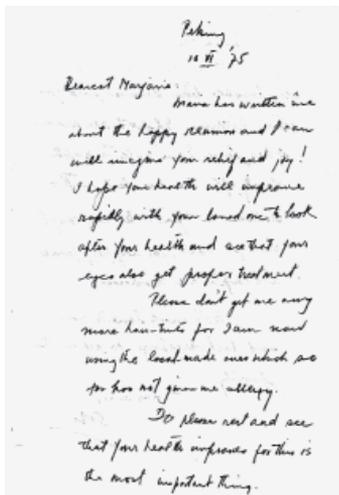
Please don't get me any more hair-tints for I am now using the local-made ones which so far has not give me allergy.

Do please rest and see that your health improves for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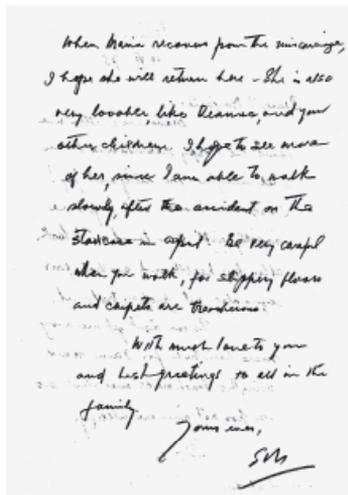
When Maria recovers from the miscarriage, I hope she will return here. She is also very lovable, like Deanna, and your other children. I hope to see more of her, since I am able to walk slowly, after the accident on the staircase in April. Be very careful when you walk, for slippery floors and carpets are treacherous.

With much love to you and best greetings to all in the family.

Yours ever,
SCL



Peking
16 VI '75
Dearest Marjorie:
Maria has written me
about the happy reunion and I can
well imagine your relief and joy!
I hope your health will improve
rapidly with your loved one to look
after your health and see that your
eyes also get proper treatment.
Please don't get me any
more hair-tint for I am now
using the local-made ones which so
far has not give me allergy.
Do please rest and see
that your health improves for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en Maria recovers from the miscarriage,
I hope she will return here - She is also
very lovable like Deanna and your
other children. I hope to see more
of her since I am able to walk
slowly after the accident on the
staircase in April. Be very careful
when you walk, for slippery floors
and carpets are treacherous.
With much love to you
and best greetings to all in the
family.
Yours ever,
SCL

1975年6月16日函

北京
75年6月16日

最亲爱的玛菊瑞:

玛丽亚给我来信把你们快乐的团圆^①告诉了我,我能够想象你的安慰和欢乐!我希望,在你爱人的照顾下,你的身体能够迅速好起来,你的眼睛也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

请不用再给我染发剂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使用本地产品了,至今尚未过敏。

请一定要好好休息,并务必使你的身体好起来,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等玛丽亚从小产中恢复过来后,我希望她能再来我这儿。她也非常可爱,就像第娜和你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我希望能够常常见到她,我4月在楼梯上摔倒后,现在我已经能够慢慢走动了。^②你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滑溜的地板和地毯是有潜在危险的。

向你致以深爱,并向你所有的家人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你永远
宋庆龄

① 1975年4月,高施嘉德的丈夫高士愚获准赴港,得以与家人团聚。

②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逝世,听闻噩耗,宋庆龄震惊得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跌伤了左脚和踝关节。

(5) 1978年9月3日

Peking
Sept. 3, 1978

My dearest Marjorie:

Your lovely letter with the 2 cards I deeply appreciated. But I must tell you that the house you saw in Macau was not built by Dr Sun, but by his son when he became Mayor of Canton! Dr. Sun had never seen that elegant house, in fact he had never stepped in even for a moment! He used to practise medicine in Macau and lived in a rented modest office. This place was finally demolished and in its stead Sun Fo built his house. He had a sister who occupied it after he ran away in Taiwan.

Every time I received your letter I am thrilled with your so artistic writing, your eyes must be in good condition again. As for me I am rather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 stubborn sty on my left eye lid which doctors dare not cauterize it. Some Chinese friend advised me to use a hot compress of green tea over it every day so the pus inside will come out by itself. However, I have tried it for already over a month and it become a bit less obvious, however no pus ever came out so if you know of some means to relieve me, please let me know. It bothers me when I read and write which is my daily chore.

I am hoping Maria and Deanna and Shirley are all getting along splendidly. Is your dear son studying in Texas? Life there is so expensive, what with inflation and the rising costs. My friends in US all have to have a job although their husbands work also.

Lots of friends are coming in to see us these days.

With my best love to you.

Yours affectionately,
SCL

北京
1978年9月3日

我最亲爱的玛莉瑞:

收到你那附有两张卡片的美好的来信,我深表感谢。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在澳门看见的房子不是孙博士所建,而是他的儿子在他当广州市市长时所建!①孙博士从未见过那种考究的房子,事实上他连片刻都没有走进去过!他曾在澳门行医,是住在租用的筒朴的写字间里。那个地方最后被拆掉了,孙科建了他的房子取而代之。在他跑到台湾去之后,他有一个妹妹②住在那里。

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会赞叹你如此秀雅的书写,你的眼睛一定又处于良好状态了。至于我,倒受了左眼皮上的麦粒肿的折磨,很顽固,医生又不敢烧掉掉它。有一位中国朋友建议我每天用热的绿茶包敷在它上面,这样里面的脓就会自己出来了。然而,我试了已经一个多月了,麦粒肿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可是就是没有脓出来。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方式可以解脱我,请让我知道。我在读写时很受妨碍,而读写是我的日常事务。

我希望玛丽亚和黛娜以及雪莉都获得辉煌成功。你亲爱的儿子是在得克萨斯州学习吗?那里的生活费用是那么昂贵,通货膨胀,物价增长。我在美国的朋友都有个工作,即便她们的丈夫也都工作。

这些天有许多朋友来看我们。

向你致以我的至爱。

你的深爱的
宋庆龄

Peking
Sept. 3, 1978
My dearest Marjorie:
Your lovely letter with the 2 cards I deeply appreciated. But I must tell you that the house you saw in Macau was not built by Dr Sun, but by his son when he became Mayor of Canton! Dr. Sun had never seen that elegant house, in fact he had never stepped in even for a moment! He used to practise medicine in Macau and lived in a rented modest office. This place was finally demolished and in its stead Sun Fo built his house. He had a sister who occupied it after he ran away to Taiwan.

to Taiwan.
Every time I received your letter I am thrilled with your so artistic writing. Your eyes must be in good condition again. As for me I am rather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 stubborn sty on my left eye lid which doctors dare not cauterize it. Some Chinese friend advised me to use a hot compress of green tea over it every day so the pus inside will come out by itself. However I have not tried it for already over a month and it become a bit less obvious, however no pus ever came out so if you know of some means to relieve me, please let me know.

Lots of friends are coming in to see us these days. With my best love to you,
Yours affectionately,
SCL

1978年9月3日函

① 澳门孙公馆由孙科于1917年所建,1958年作为澳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孙科1917年时任广州大元帥府秘书,1921年任广州市第一任市长。
② 即孙婉。

附录3 宋庆龄致高醇英函

(1) 1978年9月20日

Peking
Sept 20, 1978

Dearest Maria:
Your letter was read
in your dear Mother's home arrived.
Your mother so kindly wrote to me
but I fear it will hurt her eyes. It
made me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people
say she looks much younger. Because,
I think, she now has her family with
her, her mind is at rest, for she loves
you all so very much.

I have not received any Pond's
but please don't bother you as he is occupied
with work.

We held a Women's conference
for several days and I feel somewhat
exhausted as I can't walk long corridors,
climb the stairs, owing to my
arthritic knees. I refused to sit in
wheelchairs and preferred the arm
of a strong companion to help me
to my seat.

Don't bother to answer this letter
for I know fully how busy you are
with your work.

My love to your dear mother,
and family members.

Affectionately yours,
"Aunt Sun"

Dearest Maria:
Your letter was read
in your dear Mother's home arrived.
Your mother so kindly wrote to me
but I fear it will hurt her eyes. It
made me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people
say she looks much younger. Because,
I think, she now has her family with
her, her mind is at rest, for she loves
you all so very much.

I have not received any Pond's
but please don't bother you as he is occupied
with work.

We held a Women's conference
for several days and I feel somewhat
exhausted as I can't walk long corridors,
climb the stairs, owing to my
arthritic knees. I refused to sit in
wheelchairs and preferred the arm
of a strong companion to help me
to my seat.

Don't bother to answer this letter
for I know fully how busy you are
with your work.

My love to your dear mother,
and family members.

Affectionately yours,
"Aunt Sun"

1978年9月20日函

Peking
Sept 20, 1978

Dearest Maria:

Your letter enclosed in your dear mother's had arrived. Your mother so kindly wrote to me but I fear it will hurt her eyes. It made me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people say she looks much younger. Because, I think, she now has her family with her, her mind is at rest, for she loves you all so very much.

I have not received any Pond's but please don't bother. You are so occupied with work.

We held a Women's conference for several days and I feel somewhat exhausted as I can't walk long corridors, climb the stairs, owing to my arthritic knees. I refused to sit in wheelchairs and preferred the arm of a strong companion to help me to my seat.

Don't bother to answer this letter for I know fully how busy you are with you work.

My love to your dear mother, and family members.

Affectionately yours,
"Aunt Sun"

北京
1978年9月20日

最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信附在你亲爱的母亲的来信中,我已经收到了。你母亲那么好心地写信给我,但我恐怕这会伤害她的眼睛。听到人们说她看上去年轻多了使我非常高兴。我想,这是由于她现在有家人陪伴在旁,她放心了,因为她多么爱你们大家啊。

我还没有收到旁氏护肤霜,但是请不用麻烦。你工作那么忙。

我们举办了好几天的妇女会议,我感觉有点疲惫,因为我有膝关节炎,不能走长长的走廊,也无法上楼梯。我拒绝坐轮椅,而情愿靠强壮的陪护人员的手臂帮我走到我的座位上。

你不必费神回复此信,因为我完全了解你的工作有多么地忙。

向你亲爱的母亲和所有家人致以爱意。

你的慈爱的
“孙阿姨”

(2) 1978年12月25日

25 XII, '78

Dearest Maria:

Thank you so very much for the 2 jars of Ponds' cream which we got from your uncle last night. You are always so thoughtful and generous!

I am leaving for Shanghai end of this week to get some needed peace and rest. Life has been rather hectic after the news of US-China normalization on January 1st. These days I've been bombarded with "Hurrah Gan Bei" and dozens of letters from my U.S. friends, which required answe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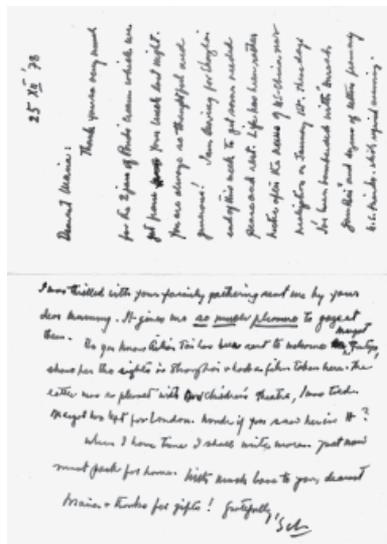
I was thrilled with your family gathering sent me by your dear mummy. It gives me so much pleasure to gaze at them.

Do you know Ailien Tai has been sent to welcome Margot Fonteyn, show her the sights in Shanghai & had a film here. The latter was so pleased with our Children's Theatre, I was told. Margot has left for London. Wonder if you saw her in H?

When I have time I shall write more. Just now must pack for home.

With much love to you, dearest Maria & thanks for gifts!

Gratefully,
SCL



1978年12月25日函

78年12月25日

最亲爱的玛丽亚：

非常非常感谢你送给我两罐旁氏护肤霜，我们昨晚从你叔叔那儿取到了。你总是这么体贴周到，慷慨大方！

本周末我将去上海，以得到我所需要的一些安宁和休息。中美（关系）将于1月1日正常化的消息（公布）后，生活变得相当兴奋。这些天我被大量的“干杯”欢呼声所包围，还有几十封美国朋友的来信，都需要回复。

你亲爱的妈咪寄给我你们家庭团聚的（照片），我深感快乐。凝视这些照片，给我带来极大的欢欣。

你知道吗，戴爱莲被派去欢迎玛格·芳婷^①，陪同她参观上海景点，并拍摄了一部电影。有人跟我说，玛格·芳婷非常喜欢我们的儿童剧院。玛格去伦敦了。不知你是否在香港见到她？

当我有时间时我会再多写些。现在我得为回家准备行装。

给予你许多爱，最亲爱的玛丽亚，并且谢谢你的礼物！

衷心感谢的
宋庆龄

① 即英国著名的芭蕾舞大师。

(3) 1979年5月13日

Peking
May 13, 1979

Beijing
May 13, 1979

Dearest Maria:

I've rec'd the hair dyes from your relative and wish to express my deep appreciation for your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Have been using local-made ones which caused much itching. At last, I can wash hair without trouble.

Jeanette, the 18 year old girl, you met at my place has rec'd a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New York, so she left on the 10th for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 I was so glad she phoned on the 11th announcing her arrival. We were most busy getting her proper wardrobe made. I know she will be homesick for some time, as her eyes were wet when she bid me goodbye. But she will be a good student and learn a lot for she is a conscientious girl and never gave me trouble.

Yolanda has just returned from Yinchow where she was filmed. She has just returned and told me she may go to Tibet later for another picture where she will ride on horseback. Just hope she will not get another fall for both knee tendons were hurt!

Ailien Tai is leaving for England and Paris for a trip. Unthinkable before! I am also invited to America but my arthritis will prevent such a trip.

I hope you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Making a living is not so easy when there is inflation. Here certain items are also going up, but salaries have been raised for the lower levels.

My love to you and your family.

Affectionately,
Aunty SCL

北京
1979年5月13日

I know she will be homesick for some time as her eyes were wet when she bid me goodbye. But she will be a good student and learn a lot for she is a conscientious girl and never gave me trouble.

Jolanda has just returned from Yinchow where she was filmed. She has just returned and told me she may go to Tibet later for another picture where she will ride horseback. Just hope she will not get another fall for both knee tendons were hurt!

Ailien Tai is leaving for England and Paris for a trip. Unthinkable before! I am also invited to America but my arthritis will prevent such a trip.

I hope you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Making a living is not so easy when there is inflation. Here certain items are also going up, but salaries have been raised for the lower levels.

My love to you and your family.

Affectionately,
Aunty SCL

1979年5月13日函

慈爱的
宋庆龄阿姨

① 即湖北荆州，隋永清时在当地参与电影《小花》的拍摄。

附录4 十一叔叔高士怒致友人函

各位老南开：你们好！

沈祖慎兄来电说，看了电视上关于我大嫂高施嘉德的报导“英国女郎的中国缘”之后，余念未了。恐亦有同感之校友。沈兄即嘱我写两点补充，一是我大哥高士愚离开祖国之后，何去何终？二是我大哥大嫂的三女一子后况如何？我回答说现在“47级刊”也没有了，大家都“老别”了。他说现在都是在网上交流，我是个网盲，没有电脑，不知网上是个什么世界，它对我极为奇妙。我过的是老式生活，同老伴去买份晚报，买点东西回家烧来吃。我们经历了一生的战争与动乱，终于三生有幸，迎来了“和谐社会”。上海的黄昏美极了！儿女们要给我们买电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有个老友，整天乐于上网，不去锻炼身体，不会走路了。所以我选择了每天走路，不去上网。现在83岁了，还能从15楼的住处走下去拿信，再走上来。言归正传，我所知不多，沈兄说知道的写点就行。现遵嘱。

我大嫂高施嘉德，华籍英人，金发碧眼。年轻时嫁到中国。且不说她为抗日战争效力，也不说她在历次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凌辱，只说小事一桩。“文化大革命”把她家抄光，她没有哭，而她的小种爱犬“阿丽”遭到厄运，她哭了。在黑暗中她坐在门前水泥台阶上哭泣。现在的人一定能够理解，如我们居住的小区，宠物狗不少，有的冬天还有衣服穿，有的还有鞋子，有的有祖孙三代疼爱，有的忙人家有保姆附带遛狗……总之，“文革”挺了几年之后她觉得是走的时候了。她得老友国母宋庆龄的亲助，两年之后才拿到护照，于1973年由三女儿高醇芳及小儿子高醇华陪同去了香港。而我大哥高士愚又过了两年之后才批下来拿到护照去香港与家人团圆，于1975年春天启程。他乘车去火车站，我因要上班只能送他出弄堂走一程。他拿着约二尺的长形拎包，一把黑布雨伞及一把城隍庙买来的木宝剑。我问道：“你怎么带着木宝剑？”他回答说：“我最近在学舞剑，带着锻炼身体。”那只长形的拎包，经过数次运动抄家，当然没有黄金美钞了，只有一些零散衣物。后来我才知道里面有六块钱港币，是按规定换给他的赴港的盘缠，即从罗湖到尖沙咀的一张火车票钱。他留下毕生的事业、产业、家园走了。我凝视着远去的大哥，思绪万千。他将回到那昔时思念祖国的“异国他乡”。他自己也说不出将流落到何国何乡，时年63岁。后来我寄过一点他喜欢的上海牙粉及一点零食给他。后来他得到女儿们、儿子及朋友的帮助移民到美国。我们去美国后，全家四口曾开车由鳕鱼角去新泽西州看过大哥大嫂。那时他们暂住在三女儿高醇芳的富翁朋友家里。后来他俩跟着女儿、儿子搬到休斯顿定居。我们只通信及电话。数年后大哥身体欠佳，想再做点什么的愿望已成泡影。醇芳鼓励他写了点回忆录，还有一些漂亮的书法。多年前大哥听宋庆龄的话回新中国参加建设。直至得宋庆龄之助离开中国，时已退休，生活困难。好在国外有儿女们、女婿及儿子等的悉心照料，平安地走完最后的路，终年81岁，寿终正寝。这确是一个很奇特的轮回。重要的是没有人听说过他的一句怨言。他助人为乐，希望所有人都快乐。他热爱祖国。慈祥的大哥安息吧！

之后大嫂高施嘉德思念故乡亲友，回到英国。我们通电话时她经常想念重庆及上海。她在电话中常要听我爱人王珏及我唱歌拉琴。有一次想听“*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但此曲我们已记不清了，乃求助于波士顿的王一中兄。他和刘广恒是当时流行歌曲之王。由王一中兄背下此曲，我们学好之后，在电话中唱给大嫂听，她非常之开心。之后还按她要求将我们这首女高音及提琴曲的录音带寄给她，以慰她对年轻时的中国情结。1993年夏大嫂回到利兹时查出癌症，马上住进公费医院开刀，起死回生，疗养康复了。数

年后子女们接她到美国休斯顿高醇英家中，由长女及长女婿——舞蹈家王庚尧及长孙尧尧（医生）悉心照料。次女、三女及儿子经常去看望。她在美国安度晚年，走时 95 岁。

大哥大嫂之长女高醇英，是北京舞蹈学校首届毕业生，中国第一批的优秀芭蕾舞家。她曾经去怀仁堂、天桥剧场、人民大会堂等处为周总理、陈毅外长及国宾演出，担任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海侠》等的主角，名字载入中国舞蹈史。“文化大革命”开始，演完最后一场《天鹅湖》后，随芭蕾舞团下农村干校种葡萄、苹果。“四人帮”倒台后，举家去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教学演出了几年。现退休与夫婿王庚尧住美国得克萨斯州。

大哥嫂的二女儿高醇莉也是芭蕾舞家，上海舞校毕业。舞蹈团出国，另安排人代她去，因为她有半个外国人的面孔，即使父母都是中国籍，也不行。她不但不能出国演出为国争光，连男朋友也因此被迫跟她分手。也算是生不逢时，不像现在上海交响乐团在全世界招人。高醇莉后来嫁给海外归国舞蹈家李赞宏，并和丈夫一起移民美国，在美演出及办舞蹈学校，很有名气。现虽到了退休年龄，仍致力于舞蹈艺术，至今演出及教学不断，很活跃，每年都有照片或 DVD 碟片寄来。现住美国佛罗里达州。

大哥嫂的三女儿高醇芳，在巴黎的著名中国画家——就是在电视中几次受访问的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上海话及重庆话的那位。她不但有绘画天才，还会弹钢琴、拉提琴，甚至在香港和巴黎的乐团拉过小提琴演出。也许因此她的画极富诗意。法国最有名的出版公司选中她的画，用它们出版了好几年的年历全集。国母宋庆龄非常喜欢她。她在宋庆龄的上海故居开过画展。由于思念中国，她创办了法中文化协会，至今仍担任其主席。近年还创办了巴黎中国电影节，热衷于推荐及安排中国的电影去法国放映。

大哥大嫂的小儿子高醇华，他来往于美国、泰国，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做生意。常住在泰国，因为那儿热，他很喜欢。在上海他也有公寓小住。他在上海上幼儿园时喜欢我送他去上学，不喜欢他妈送他。因为他妈金发碧眼，受围观，遭白眼辱骂，使他很不舒服。

总之，高家长在重庆，祖辈是蒙古人。游牧民族，总是“向前看”，各处开花结果，随遇而安，热爱着祖国。

久不提笔，如千斤重。若有错误，请沈祖慎及唐一平二兄纠正。其实我年龄比他们都大点。昔时语文老师所教，凡同学皆称“兄”也！在南开时我同沈祖慎虽不在一个组，但我们很熟。大概是他那和蔼可亲的性格及甜蜜的笑容所致。在上海他是远洋轮的船长，他到我们家来玩，我爱人王珏也是南开 51 级的。我们都去过他家，他也请过我们全家去他的远洋轮玩过。在船上他不再像以前的小弟的模样了，而真是风度翩翩，俨然一位如电影上的远洋大船长。现在退休了，他又回到以前的小弟的模样，“甜蜜的笑”。总之感谢沈祖慎、唐一平二兄把有关我大哥大嫂及其子女的一些信息放到南开的网站上，以释关心的同学之挂念。

此祝各位
健康快乐

47 级友 高士恕 于上海
2010 年 7 月 13 日

后记

当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量主任、赵福祥副主任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陆柳莺馆长向我郑重提议撰写一本关于宋庆龄与高家友谊的书时，我很感动。的确，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从小就特别珍惜宋庆龄和我父母的友情，经常听到父母谈起，感到非常光荣。但我们从来不张扬，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我家和宋庆龄的关系。一来是低调，二来也算是“保密”吧。我首先要向这三位领导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原先是准备出版一本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的宋庆龄给我的信件等珍贵文物的全部照片资料，我写一篇简短的纪念和回忆文章。我以为两三页就写完了。谁知我一提笔，亲切的回忆就滚滚流注，越写越多，居然写了两万多字。我给孙宋文管委看了，他们很高兴。具体负责我这本书编辑的是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黄亚平，当时他向我提出，需要增加一些关于我们高家的内容，因为读者肯定是想了解的。我就简单写了一些，也很小心地避开了所有的政治运动。我们是在“文革”后期离开中国的，还心有余悸。但是编者说，正因为我们是在“文革”中离开上海的，也是由于得到宋庆龄的帮助才得以离走，对当时的情况，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得有个交代才行。而且现在这也不是个禁题，让我放心。我就照实写了。

几稿以后，黄亚平主任又提出，大家对于我家，尤其是我父母离开中国以后的情况也很关心，建议我再补上，我就又补充了这些内容。我很感谢他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忙。

书中有许多很珍贵的历史照片。原来我只提供了宋庆龄和我家的照片。后来黄主任觉得要图文并茂比较好，我也就听取了他的建议。这个翻找照片的工夫可是非常大的，近百年以来的照片，要一一找出分类选用，工程浩大。

我家原有的照片在“文革”中都被烧毁了。我在上世纪70年代去英国时，我母亲的姐姐丽莲（Lilian）以及朋友玛菊瑞·芝瑞珂（Majorie Drake），我父亲的同学梅波（Mable）都把母亲和父亲寄给她们的照片给了我。玛菊瑞还珍藏着我母亲给她写的所有的信，包括我母亲在1938年刚抵达中国时给她寄的信。我很感谢我父母年轻时候在英国的老朋友，那么真挚的友谊，永恒的友情。

我还步随父母的踪迹，去了利兹大学纺织系、染料化学系，去了父亲的大学宿舍德文榭馆（Devenshire Hall）。系主任和馆长都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把资料库保存的1934年到1938年的学生资料照片都翻找出来给我看，还特地复制了大照片给我寄到巴黎来。

父亲跟我说过中国留英学生每年在伦敦附近一个小镇里开年会，但是地址不完整，也不太准确。我就像个侦探似的，先查地图，看到伦敦北部有个小镇地名有点像，就坐火车去了那儿。经过一番仔细询问打听，去了一个会议中心。毕竟是过了40多年了，那里的变化很大。房子很大很漂亮，但是花园完全荒芜了。我找到了负责人，说明了我的来意。70年代，英国小镇从来没有见过来自中国的人，我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没有听说过什么3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年会，但是他们很热心，马上帮我翻找资料，结果找到了那本签名照相本。我好高兴，用相机一页一页拍了下来。但愿这本珍贵的册子现在还保存着。

还有的照片是我大姐醇英保存的，“文革”时她大胆地把相册藏在她丈夫王庚尧父母家里，免遭抄毁。我外婆、母亲、大姐、二姐在宋庆龄上海靖江路家花园里的合影，就是醇英保存下来的。还有一张是陆柳莺馆长在宋庆龄相册中找到的。这是宋庆龄在上海靖江路住所仅有的照片，也是宋庆龄跟一家三代人合影的仅有的照片。最近醇英姐又提供了她

珍藏的宋庆龄寄往香港给我母亲的两封信，以及给她本人的三封信，亦载入本书。一些情况，醇英和王庚尧都帮助一起回忆，以求准确。士良叔婶、弟弟醇华、小时候在上海一起玩的老朋友张万申、张英申也相助回忆起一些细节，谨此致谢。

我也特别感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的何大章主任。他在2003年到巴黎来我家，我给他看了我珍藏的宋庆龄给我的信件等文物。他发现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非常重视。回北京以后，就留意寻找有关高家和宋庆龄关系的文件，认真地作了许多研究。他找到了我母亲1972年就申请回英国探亲问题而写给宋庆龄的几封信件，宋庆龄给秘书的指示便条，秘书的回复以及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信函。何大章主任欣然为本书提供了这些封存信件资料。

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沈海平副秘书长热心推荐下，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由张路亚编导在2007年录制了《宋庆龄的忘年交》，2009年又录制了《英国女郎的中国缘》，深受电视观众的欢迎，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我家的朋友看到后都纷纷跟我们联系，询问近况。我80多岁高龄的十一叔叔高士恕就给他南开大学的同学校友写了一封回复，很有意思，也特此收入本书内。

我这本书也得到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朱玖琳的帮忙整理。她很仔细很负责，把照片分插到各个章节里，文学修养也很高。我也很感谢她。

关于书名，原来经过和各位朋友的共同推敲，定为“我家和宋庆龄伯母的友情”，只是准备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作为历史资料内部出版。现在由于要公开出版发行了，就想增加一个诗意一点的名字。我就想到：风雨叶飘茫。我的感触是，有些人喜欢呼风唤雨，很神气，而我们许多人什么坏事都没做，却像一片片的叶子，都给吹走了。现在很多所谓新鲜事物，发展的先进事物，其实我们那时早就有了，只不过当时是被批判的、被打倒的。我们可惜是太“前卫”了。

朱玖琳告诉我，本书责编、东方出版中心的刘丽星副编审也认为我的书名很有文学意境，但略微遗憾的是它没能突出我家和宋庆龄之间的情谊。她建议用“风中玫瑰”。因为第一，英伦出玫瑰，玫瑰是我母亲故乡的象征，这个标题就与我母亲联系起来；第二，宋庆龄曾赠我一朵玫瑰花，赞我像花儿一样美丽；第三，“与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个标题也寓意了宋庆龄对我家的友情；第四，这一标题部分保留了我原标题的意境。我觉得不错，就用“风中玫瑰”吧。

30年前，我捧着鲜花去宋庆龄身边看望她。据北京宋庆龄故居、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何大章考证，我是最后一位见到宋庆龄尚清醒的探望客人。我看望她的当天晚上，她就进入昏迷状态，一直到长眠。我为能够在宋庆龄生命弥留之际献给她她最喜爱的美丽花朵，深感欣慰。

在宋庆龄伯母离开我们30周年之时，我深切地想念她，谨以这本回忆录，献给她的在天之灵。宋庆龄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心中，我永远怀念她。

我想我的这本书可以让大家略微看到一些我所了解的宋庆龄的慈爱风貌，一些上海这座她喜欢生活的城市的情景。

写这本书，我也同时纪念父母，纪念各位先走了的亲人、朋友、老师、同学，也寄托了我对我出生、生长之地上海的同学和朋友的思念，对各位中外朋友的思念。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书。

高醇芳

2011年2月16日